



六韬 三略

张亮
译注

精英典藏本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六韬 三略](#)

[前言](#)

[六韬](#)

[文韬](#)

[文师](#)

[盈虚](#)

[国务](#)

[大礼](#)

[明传](#)

[六守](#)

[守土](#)

[守国](#)

[上贤](#)

[举贤](#)

[赏罚](#)

[兵道](#)

[武韬](#)

[发启](#)

[文启](#)

[文伐](#)

[顺启](#)

[三疑](#)

[龙韬](#)

[王翼](#)

[论将](#)

[选将](#)

[立将](#)

[将威](#)

[励军](#)

[阴符](#)

[阴书](#)

[军势](#)

[奇兵](#)

[五音](#)

[兵征](#)

[农器](#)

虎韬
军用
三陈
疾战
必出
军略
临境
动静
金鼓
绝道
略地
火战
牟虚
豹韬
林战
突战
敌强
敌武
乌云山兵
乌云泽兵
少众
分险
犬韬
分合
武锋
练士
教战
均兵
武车士
武骑士
战车
战骑
战步
三略
上略
中略
下略

版权信息

书名：六韬 三略

作者：姜尚 黄石公

出版方：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1日

ISBN：978753928605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六韬 三略

前言

《六韬》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又称作《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朝的姜尚（即姜子牙，吕望）著，现在普遍认为是后人所作，托伪姜尚，作者已不可考，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期。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它通过周文王、周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

《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万字。卷一《文韬》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做好战争准备。如对内先要富国强民，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卷二《武韬》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在做战前必须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深入了解，进行比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制胜。卷三《龙韬》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指出在战争中要如何选择将

帅、严明纪律，然后确定如何发号令、通信息。卷四《虎韬》主要论述在宽阔地区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五《豹韬》主要论述在各种特殊地形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六《犬韬》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

《三略》又称作《黄石公三略》，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相传作者为汉初隐士黄石公。但据考证，《三略》的成书应不早于西汉中期，它是后人在吸收先秦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总结秦汉初期政治统治和治军用兵的经验，假托前人名义编纂而成，其中有许多独到之处。

《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三部分，共3800余字。与前代兵书不同，它是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尤其侧重阐述政略，这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专著。《三略》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引用古代兵书《军谡》、《军势》中的内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共引用了700余字，约占全书的1/6，因而为后人保留了这两部佚兵书的部分精华。

《六韬》与《三略》作为我国古代的两种著名兵书，在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二者在宋代都被收入经典的《武经七书》之中，成为后代武学的传统教科书。

六韬

文韬

文师

【原文】

文王将田①，史编布卜②曰：“田于渭阳③，将大得焉。非龙、非螭、非虎、非罴，兆得公侯④，天遗汝师。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⑤占，得皋陶⑥，兆比于此。”文王乃斋三日，乘田车，驾田马，田于渭阳，卒见太公，坐茅以渔。

文王劳而问之曰：“子乐渔耶？”太公曰：“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吾渔，甚有似也，殆非乐之也。”文王曰：“何谓其有似也？”太公曰：“钓有三权：禄等以权，死等以权⑦，官等以权。夫钓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观大矣。”

【注释】

①文王：商末周部族的领袖，姓姬名昌。田：通“畋”，打猎。

②史编布卜：史：官职名，先秦时主要掌管记事、祭祀及占卜诸项事务。编：人名。布卜：占卜。

③渭阳：渭水北岸。渭：渭水。阳：水的北面。

④兆：预兆。公侯：古代爵位的名称。五等爵位中第一等称公，第二等称侯。

⑤禹：传说中我国古夏后氏部落的领袖，以治理洪水而闻名。后其子启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

⑥皋陶：传说中东夷族的领袖，舜时曾主管刑狱，后又辅佐禹。

⑦权：权术。

【译文】

周文王姬昌准备外出狩猎，命太史编占卜吉凶。太史编占得卜兆说：“您此次在渭河北岸狩猎，将有很大的收获。所得的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也不是黑，而是一位公侯之才，他是上天赠给您的老师，辅佐您成就功业，并且还将使您今后三代继承人都得益。”文王问：“卜兆是如此吉祥吗？”太史编回答说：“我的远祖太史畴过去曾为夏禹王占卜，也曾得到过这种卜兆，因此他就得了皋陶这位贤臣，今天所得的卜兆和那次相似。”文王于是斋戒三日，排除杂念，集中思想，然后乘狩猎用的车马，到渭河北岸狩猎，在狩猎期间，终于遇见了太公姜尚，当时他正坐在长满茅草的河岸上钓鱼。

文王下了车，向太公致意，并关心地询问他，说：“您十分喜欢钓鱼？”太公回答说：“臣听说君子乐于实现自己的志向，常人乐于做好自己愿意做的事。现在我钓鱼，其道理和这相似，而并非乐于钓

鱼这件事而已。”文王问：“怎么见得和钓鱼的道理相同呢？”太公回答说：“钓鱼这件事体现了用人的三种权术：用厚禄收买人才，这是一种以饵诱鱼的权术；用重金招揽勇士，使其慷慨赴死，这也是一种以饵诱鱼的权术；用官职授予臣僚，使其效忠尽力，这更是一种以饵诱鱼的权术。钓鱼和求贤都是为了有所收获，所以这里面的道理十分深邃，我们从这里可以悟出治理国家的大道理。”

【原文】

文王曰：“愿闻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鱼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长，木长而实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亲合，亲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语应对者，情之饰也；言至情者，事之极也。今臣言至情不讳，君其恶之乎？”

文王曰：“惟仁人能受直谏，不恶至情。何为其然？”太公曰：“缙①微饵明，小鱼食之；缙调饵香，中鱼食之；缙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缙；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②。呜呼！曼曼绵绵③，其聚必散；嘿嘿昧昧④，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各归其次，而树敛⑤焉。”

【注释】

①缗（mín）：钓丝。

②毕：古时狩猎用的网，此处意为取得。

③曼曼绵绵：曼曼，同“漫漫”，指幅员辽阔。绵绵，指持续长久。

④嘿嘿昧昧：嘿嘿，同“默默”，寂然无声。昧昧，纯厚隐晦，不显露于外。

⑤树敛：使人心凝聚。

【译文】

文王说：“我想再听您进一步说说这里面的详细情况。”太公说：“水的源流深，流水就不息，流水不息则鱼便于生长，这是合乎情理的；树木的根扎得深，就枝叶繁茂，枝叶繁茂，果实就累累，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君子情意相投，就能互相亲密合作，亲密合作，事业就能成功，这同样是合乎情理的。一般的言语应对，通常是用来表达感情的；如果能说出真情实话，那是最好的事情。现在臣所说的，就是肺腑之言而毫无忌讳，你听了不会生气吧？”

文王说：“凡是有仁德的人都能接受正当的规谏，不会厌恶肺腑之言。我怎么能不希望听你的话呢？”太公说：“细小的钓丝和明显的鱼饵可以钓小鱼，钓丝适中鱼饵味香可以钓中等大小的鱼，粗的钓丝和大的鱼饵可以钓大鱼。鱼贪吃香饵，就会被钓丝牵住；人拿了国家的俸禄，就会服从君主的驱使。所以用饵取鱼，鱼可以捕获；用爵禄网罗人才，人才会搜罗尽。以家庭为基础去取国家，这个国家必定会被攻克；以国家为基础去夺取天下，天下就会服从君王的统治。”

太公感慨地说：“土地幅员广大，国土绵延久长，但如果不得人心，聚集在一起最后还会散去。但若能实施清明政治，其光华必能长久照耀。微妙啊！圣人之德，就在于独到且潜移默化地争取人心。高兴啊！圣人之虑，就是使天下的人各得其所，人心能够凝聚。”

【原文】

文王曰：“树敛若何，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①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文王再拜曰：“允②哉！敢不受天之诏命③乎！”乃载与俱④归，立⑤为师。

【注释】

①擅：专擅、独自享用。

②允：诚然，信然。

③诏命：上天或皇帝的命令。先秦时多指上级对下级的命令。

④俱：都，全。

⑤立：拜，作为。

【译文】

文王又问：“怎样凝聚人心而使天下归顺呢？”太公回答说：“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共同拥有的天下。若能与天下人共同享受利益的，就能取得天下；而独自垄断天下人所有利益的，就将失去天下。天有四季，地生财富，能和天下人共同分享利益的，就称为‘仁’；‘仁’存在的地方，天下人自然前去归顺。能够免除人们的死亡，解救人们的危难，接济人们的急需，这就是‘德’；‘德’存在的地方，天下人都会归向那里。和普天下人共同享受欢乐，共同分担忧虑，爱恨相同，就叫作‘义’；‘义’存在的地方，天下的人自然奔赴而去。人无不憎恶死亡而乐于生存，追求仁德寻找利益，能使人民获得一定利益的，这就是‘道’；‘道’存在的地方，天下人会纷纷前去归附。”

文王再次拜谢说：“说得对呀！我岂敢不接受上天的诏命呢！”于是，文王就用狩猎的车子把太公载回到都城，拜他为师。

盈虚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①，一盈一虚②，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③，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④。”

【注释】

①熙熙：纷扰杂乱的样子。

②盈：充满。虚：空虚。盈虚：意指盛衰。

③不肖：不贤。

④天时：天地自然变化演衍的时序。此处意为天命。

【译文】

文王询问太公道：“天下如此纷纷扰扰，有时强盛有时衰弱，有时安定有时混乱，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这是因为国君贤与不贤的差别，还是因为天命变化自然形成的结果呢？”

太公回答说：“君主不贤明，则造成国家危险而民众混乱。君主贤明，则国家安宁而民众恪守本分。所以，国家的祸福在于君主贤明与否而与天命变化无关。”

【原文】

文王曰：“古之圣贤，可得闻乎？”太公曰：“昔者，帝尧①之王天下，上世所谓贤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②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③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宇不垩④，薨桷椽楹不斫⑤，茅茨遍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⑥之饭，藜藿⑦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⑧。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⑨，表其门闾⑩。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赈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贤君之德也。”

【注释】

①尧：上古传说中部落联盟的领袖。

②锦绣文绮：指做工精细、华丽漂亮的丝织品。

③玩好之器：供欣赏玩乐的奢侈品。

④垩：可供粉刷用的白土。此处意为粉刷。

⑤薨：屋脊。桷：横排在屋梁上的方形木条。椽：椽子。楹：厅堂前部的大柱子。

⑥粝粱：粗劣的粮食。

⑦藜藿：野生粗劣的菜蔬。

⑧无为：道家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指顺应自然，效法天地，以清静求安定。

⑨淑：善良，美好。慝：邪恶。底本作“德”，疑误。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⑩闾：里巷的大门。

【译文】

文王说：“古时候的圣贤君主的情况，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太公回答说：“过去帝尧治理天下，被称为上古贤明的君主。”

文王又问：“他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呢？”太公回答说：“帝尧治理天下时，不用金银珠宝作为装饰品，不穿锦绣绮罗的衣服，不观赏奇瑰珍异的宝物，不把贵重的器物作宝贝，不听淫逸靡靡之音，不用白土粉饰宫廷的墙壁，不去雕刻装饰宫殿的建筑，不修剪庭院中的草地。用鹿皮大衣御寒，用布衣遮蔽身体，吃粗粮做的饭，喝野菜煮的汤羹。不因为征发劳役而去耽误农民耕织的季节；抑制自己的欲望，用仁德去感化民众，做到无为而治。对于官吏，忠诚正直、奉公守法的，升高他的爵位；廉洁爱民的官吏，增加他的俸禄。对于民众，有孝顺父母慈爱幼小的，去尊重爱护；全力以赴耕作农桑的，去勉励慰问。区别善恶良莠，表彰褒扬善良的人家。用公正无私、合情合理的原则处理事物，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约束邪恶奸伪的人。即使是自己所憎恶的人，他若有了功劳也同样给予奖赏；对于自己所喜欢的人，他

若犯了罪也同样给予处罚。对于百姓中的鳏、寡、孤、独的人，养活他们让他们生存下去；对于遭受天灾人祸的家庭，及时给以救济。至于帝尧他自己的俸禄也很微薄，向百姓征收的赋税劳役也很轻微。因此天下的老百姓富足快乐而没有忍饥挨饿的情况。百姓像敬仰天上的日月一样爱戴他，像亲近自己的父母一样亲近他。”文王听了，说：“帝尧真是一位伟大贤明的君主啊！”

国务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①。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

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予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②则与之；俭宫室台榭③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④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⑤，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注释】

①务：要务。

②敛：征收赋税。

③台榭：台，高而平的建筑物；榭，在台上盖的高屋。本为存放武器之所，后成为游观之地。

④驭：驾驭，治理。

⑤忧：担忧。

【译文】

文王询问太公道：“我希望听一听治理国家的方略，如果想使君主受臣民爱戴，百姓安居乐业，应该怎么办好？”太公立即回答说：“治国的关键，是爱护百姓罢了。”

文王又问道：“怎样去爱护百姓呢？”太公回答说：“要利于百姓，不要对他们加以伤害；安抚成全百姓的家业，不要加以毁败。让百姓生存，不要杀害；给予百姓，不要夺取他们的利益。让百姓安居乐业，不要使他们劳顿困苦；让百姓高高兴兴，不要让他们怨怒。”

文王说：“我想请您再具体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太公回答说：“百姓不失去工作，就有利；农民不耽误耕种收获的时节，就有收成。减免刑罚，就等于给了百姓活路；减轻赋税，就等于给了百姓好处。少建宫室台榭，节省民力，百姓就高兴；官吏清廉，不用苛捐

杂税骚扰百姓，百姓就欢喜。相反，百姓失去工作，就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耽误农民耕种收获的时节，就是损坏了他们的农事。民众无罪而妄加惩罚，则等于杀害了他们；加重民众的赋税，则等于夺取了他们的财物。多营建宫室台榭，使民力疲惫，则等于增加他们的困苦；官吏昏浊苛刻，骚扰民众，就会激起他们的怨怒。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管理民众像父母怜爱子女，像兄长爱护弟弟。见他们饥寒就为他们忧虑，见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痛；赏罚百姓，像赏罚自己一样；向民众征收赋税，就像取走自己的财物一样。所有这些，就是爱护民众的重要道理。”

大礼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君臣之礼如何？”太公曰：“为上唯临①，为下唯沉②。临而无远③，沉而无隐④。为上唯周⑤，为下唯定⑥。周，则⑦天也；定，则地也。或天或地，大礼乃成。”

【注释】

①临：居高临下。引申为洞察下情。

②沉：深沉隐伏。引申为谦恭顺服。

③远：意为疏远民众。

④隐：隐匿私情，不尽忠诚。

⑤周：周遍，普遍，意指普施恩德。

⑥定：安定，稳定，意指安分守纪。

⑦则：意为效法。

【译文】

文王询问太公道：“君臣之间的礼节，应当怎样确立才合适？”太公回答说：“作为君主，应当洞察下情；作为臣民，应当顺服虔敬。洞察下情就不会与百姓疏远，顺服虔敬就不会隐瞒私情。作为君主，要普施恩惠；作为臣民，要安分行事。普施恩惠，要像苍天播撒霖雨给予万物；安分行事，要像大地培育万物。君主效法苍天，臣民效法大地。这样，就可以确定君臣之间的礼制了。”

【原文】

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静，柔节先定①。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

文王曰：“主听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②。许之则失守③，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

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④并进，则明不蔽⑤矣。”

【注释】

①安徐而静，柔节先定：人居位当安徐而有静，以和柔为节，先能定己然后可以定人。

②勿妄而许，勿逆而拒：不能轻易接受，也不能一概加以拒绝。

③守：操守，引申为内心的主见。

④辐凑：辐条内端集中于轴头。凑：同“辏”，会合，聚合。

⑤蔽：蒙蔽。

【译文】

文王问：“作为君主，应当怎样处理政务才合适？”太公回答说：“君主要宁静而安详，温和而有节度，不能浮躁急切。要多施恩惠，不与民争利。谦虚谨慎，不骄傲自满。公正无私，不偏不袒。”

文王问：“作为君主，应当怎样听取别人的意见和要求呢？”太公回答说：“君主听别人说话，既不能轻率地赞许，也不能粗暴地拒绝。轻率地赞许就会失去自己心中的主见，粗暴地拒绝就堵塞了臣民以后进言的途径。君主的气质风度，要像高山一样，使人仰望不能窥

见其峰顶；要像深渊一样，使人俯视无法测度其深浅。养成神圣英明的君德，经常保持公正宁静的原则。”

文王问：“作为君主，如何保持内心清明，洞察全局呢？”太公回答说：“眼睛贵在看得清楚，耳朵贵在听得远，心贵在充满睿智。君主用纵观天下的眼睛去观察，那么天下的事就没有看不见的；用广听天下的耳朵去倾听，那么天下的事就没有听不见的；用思虑天下之心去思考事物，那么天下的事就没有不知道的。如果天下的情况像车轮上的辐条通向车轴一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君主那儿，那么君主就能洞幽察微不至于耳目闭塞了。”

明传

【原文】

文王寝疾①，召太公望，太子发②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③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

太公曰：“王何所问？”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④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⑤则吉，怠胜敬则灭。”

【注释】

①寝疾：卧病。

②太子发：文王次子，名发。文王死后，继位为君，灭亡商朝，建立周朝，史称武王。

③属：通“嘱”，委托，托付。

④胜：超过，压倒。

⑤敬：不怠惰。怠：懈怠。

【译文】

文王卧病在床，召见太公望，太子姬发也在一旁。文王叹息说：“唉！我的病没有好转的迹象，恐怕上天将要遗弃我了，周国的社稷就托付给您了。现在我想听您讲讲至理名言，把安邦济世的方法，以便明确地传授给我的子孙。”

太公问：“君王，你今天想问什么？”文王回答说：“古代圣贤安邦济世之道，废止和兴盛的情况，可以说给我听吗？”

太公回答说：“看见了善事不去办反而滋生懈怠的念头，时机到了又犹豫不决，明知有错却泰然处之，这三种情况是先圣治国之道中所要废止的。谦和而能宁静，恭敬而能谨慎，强大而能自居弱小，隐忍而能刚正处事，这四点是先圣治国之道中所要推行的。所以，道义胜过私欲，国家必然昌盛；私欲胜过道义，国家必然走向灭亡。恭敬胜过懈怠，国家必定祥和；懈怠胜过敬谨，国家必定覆灭。”

六守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与①也。人君有六守、三宝②。”

文王曰：“六守者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文王曰：“慎择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人君无以三宝借人，借人则君失其威。”

文王曰：“敢问三宝。”太公曰：“大③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④，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⑤。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⑥。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全，则国安。”

【注释】

①与：给予，托付，引申为任用人才。

②六守：守：遵守，奉行。此处指挑选任用臣僚的标准。六守，即用人的六项标准。三宝：宝，宝贵。此处指国家经济命脉。三宝，即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三件大事。

③大：重视、发展的意思。

④乡：行政区划单位。泛指城市以外的地方。

⑤虑：焦虑不安。

⑥都：大城邑。国：国都，首都。

【译文】

文王询问太公道：“统治国家管辖民众的君主，为什么会失掉他的权力和民众的支持呢？”太公回答说：“这是由于他用人不慎所造成的。凡是作为君主的，必须谨慎地做好‘六守’、‘三宝’。”

文王问：“什么叫作‘六守’呢？”太公说：“我所说的六守，一是仁爱，二是正义，三是忠诚，四是信用，五是勇敢，六是智谋。”文王又问：“怎样才能挑选到具有这‘六守’标准的人呢？”太公说：“给他财物，看他是否逾越礼法；给他显贵的爵位，观察他是否骄傲凌人；托付他以重任，观察他是否一心为公；指派他处理事务，观察他是否隐瞒欺骗；让他置身危难，观察他是否临危不惧；派他去解决突发事件，观察他是否有应变的才能。富足而不逾越礼法的，是因为心中存有天理公心，这就是‘仁爱’；显贵而不骄傲凌人的，这就是‘正义’；肩负重任而能毫不犹豫去做，尽力为君主效力的，这就是‘忠诚’；有所作为，丝毫不隐瞒欺骗的，这就是‘信用’；处于危难，面对困难而不畏惧的，这就是‘勇敢’；面对突发

事件而能随机应变的，这就是“智谋”。以上几点，都是任用人才的原则。同时，君主不能把处理‘三宝’的权力交给别人，如果把“三宝”交给了别人，那么君主就会丧失自己的权威。”

文王问道：“请问什么是‘三宝’？”太公又解释说：“三宝就是农业、工业、商业，这三件事情称为“三宝”。让农民聚居在一个乡里，互助耕耘，就没有荒芜的土地，粮食自然充足；让工匠聚居在一个乡里，工具交流使用，器具自然充足；让商人聚居在一个乡里，相互进行贸易，资金流通，货物自然充盈。让这三大行业的人安居乐业，民众便不会寻思变乱了。为了保持这种局面，不要拆散百姓居住的地点，也不要打乱农、工、商三大行业乡村经济组织。臣民不能比国君富，都邑不能比国都大。具有“六守”标准的贤才得到任用，那么君主的事业就昌盛；“三宝发展完备”，那么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

守土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掘壑而附丘①，无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②，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③不救，炎炎奈何！两叶④不去，将用斧

柯。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无借人利器⑤，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而不终其世也。”

王曰：“何谓仁义？”太公曰：“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⑥。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⑦。敬之无疑，天下和服。”

【注释】

①无掘壑而附丘：不要挖掘深谷之土而增附于土山之上。引申为不要损下而益上。

②彗：暴晒。

③荧荧：极其微弱的火光。

④两叶：草木萌芽时的两片嫩叶。

⑤利器：锐利的兵器。引申为国家权力。

⑥纪：纲纪，基本原则、准则。

⑦绝之以力：用武力加以灭绝。

【译文】

文王询问太公道：“守卫国土，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太公回答说：“不要疏远宗室亲族，不要怠慢了天下的民众，要安抚左右邻

邦，要控制驾馭四方的人才。对内，要有高度统一和集中，不要让治理国家的权力落到别人手中，如果落到别人手中国君就失去了权威。不要损下益上，舍本逐末。太阳在正午时，正是晒东西的良机；手中握有利刃时，正是分割物品的良机；手中持斧时，正是攻伐的良机。所以，太阳当顶时不晒东西，就是失去时机；操刀不割，就是失去了便利的时机；执斧不去攻伐，坏人就会来。细小的水流不加堵塞，将会汇成滔滔江河；微弱的火星不去扑灭，将会燃成熊熊大火；刚萌芽的嫩叶不去摘除，将会长成合抱大树，得用斧头去砍伐。所以，君主一定要让国家变得富裕，国家不富裕无法让民众富裕，也就难以施行仁义。不施行仁义也就无法团结宗亲。亲族疏，众心离，国家就会败亡。不要将国家的统治权力交给别人，统治权力交给别人，就会被人所害，不能善终。”

文王问：“什么是‘仁义’呢？”太公回答说：“恭敬地对待天下民众，诚心团结宗亲而不疏远。恭敬对待民众就天下和睦，诚心团结宗亲就会普遍喜悦，这就是施行仁义的准则。不要让人削弱了你的权威。要做到明察是非，顺着常理行事。对于顺从自己的人，就施以恩德加以任用；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就动用武力加以消灭。遵循上述原则而毫不疑虑，天下人自然信服了。”

守国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守国奈何？”太公曰：“斋，将语君天地之经①，四时所生，仁圣之道，民机之情。”王斋七日，北面再拜而问之。

太公曰：“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②之。故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寻③。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圣人配④之，以为天地经纪。故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至道其然也。圣人在天地间也，其宝⑤固大矣。因其常而视之，则民安。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⑥；为之先唱，天下和之。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让。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

【注释】

①经：常道，通理，一般规律。

②牧：治理，管理。

③寻：《武经七书直解》作“静”，隐藏不动的意思。

④配：相配。引申为参照仿效。

⑤宝：指圣人的地位和作用。

⑥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发：孕育，发展。阴：暗中，秘密。会：际会、时机。阳：光明正大。全句意为隐蔽秘密地发展力量，抓住时机，正大光明地进行讨伐。

【译文】

文王问太公道：“人君要想让国家稳定，有什么办法吗？”太公回答说：“君王请您先行戒斋，然后我将告诉你天地运行的规律，四季生长的缘由，以及仁圣治理天下的道理，民众的心理变化。”于是文王斋戒了七天，执弟子之礼再度拜谒太公，询问稳定国家的道理。

太公说：“天有四季的交替，地有万物的生长。普天之下有众多的民众，他们是由圣贤统治。春天主要是种植，所以万物能够欣欣向荣；夏天主要是生长，所以万物才能够繁荣茂盛；秋天主要是收获，所以万物才能够饱满成熟；冬天主要是收藏，所以万物才能够潜藏不动。万物成熟就要收藏起来，收藏到了春天，则又重新滋生。这样四时变化，不知道哪儿是结果，哪儿是开始。圣人也是参照天地运行的规律而治理国家的。所以，天下太平时，仁圣的功劳就显露不出来；天下动乱时，仁圣拨乱反正，拯救百姓，这就是必然的规律。所以，圣人处于天地之间，意义十分重大。天下的形势，通常遵循常理而治天下，百姓总是平静而安定。但百姓如怀有怨怒与愤恨，就会产生天下动乱的契机。一旦出现这种契机，那天下必然就有得失之争了。这时圣人就秘密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就公开地进行征讨，首先为之倡导，天下必然群起响应。当变乱平息，一切形势恢复到正常状态时，既不要争夺功劳，也不要让位。如能做到以上几点，就可以与天地一样光耀千秋。”

上贤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王人者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贼①、七害。”

文王曰：“愿闻其道。”太公曰：“夫六贼者：一曰：臣有大作宫室池榭，游观倡②乐者，伤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农桑，任气游侠③，犯历④法禁，不从吏教者，伤王之化。三曰：臣有结朋党⑤，蔽贤智，障主明者，伤王之权。四曰：士有抗志高节，以为气势，外交诸侯，不重其主者，伤王之威。五曰：臣有轻爵位，贱有司⑥，羞为上犯难者，伤功臣之劳。六曰：强宗侵夺，凌侮贫弱者，伤庶人之业。七害者：一曰：无智略权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谨勿使为将。二曰：有名无实，出入异言，掩善扬恶，进退为巧，王者谨勿与谋。三曰：朴其身躬，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利，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博闻辩辞，虚论高议，以为容美，穷居静处，而诽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五曰：谗佞⑦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轻死，以贪禄秩⑧，不图大事，得利而动，以高谈虚论，说于人主，王者慎勿使。六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时，王者必禁之。七曰：伪方奇技⑨，巫蛊左道⑩，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尽力，非吾民也；士不诚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谏，非吾臣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以安万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故可怒而不怒，奸臣乃作；可杀而不杀，大贼乃发；兵势不行，敌国乃强。”文王曰：“善哉！”

【注释】

①贼：伤害，损害。

②倡：古代表演音乐歌舞的人。

③任气：放任，意气用事。游侠：侠士，亦常常被认为以武乱法者。

④犯历：触犯，侵犯。

⑤朋党：结党，相互勾结，为了某种私利而集结在一起的人。

⑥有司：有关部门的官吏。

⑦谗佞：巧言谄媚进谗言的人。

⑧禄秩：官吏的薪俸。

⑨伪方奇技：骗人的方术，狡诈的技艺。方技为古代星、卜、医、相之类的总称。

⑩巫蛊：用巫术毒害人。左道：不正之道。

幻惑良民：蛊惑善良的人民。

止：阻止。

调和阴阳：调和万物之理。

怒：谴责。

大贼：祸乱国家的人。

兵势：用兵，打仗。

【译文】

文王问太公道：“君王使用的人，何种人应居上，何种人应居下，何种人可以使用，何种人应除去，何种事应严禁，何种事应制止？”太公回答说：“贤明的人应居于上位，不肖的人应处在下位，取用诚恳守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制止奢侈的挥霍。所以，君王应警惕‘六种坏事’、‘七类坏人’。”

文王说：“我希望听听其中的道理。”太公回答说：“所谓的六种坏事有：一是臣下有大肆营建宫室亭池台榭，专供游玩观赏舞乐的，就会败坏君王的德行；二是百姓有不务农种桑，游手好闲，多次违法，不服从官吏管教的，就会败坏君王的教化；三是臣下有结交朋党，排挤贤智，有意蒙蔽君王了解下情的，就会损害君王的权力；四是士人有自负清高，抗志不屈，自以为是，在外与诸侯私下结交，不尊重自己的君主，就会损害君王的威严；五是臣下有轻视爵位，藐视主官，耻于为君王冒险犯难的，就会挫伤君臣的积极性；六是强宗大族争相侵夺，欺凌贫弱的，就会损害民众的生业。至于所谓七类坏人有：一是无智略权谋，为了以重赏爵位的目的而恃勇逞强，轻视战略战术的运用，侥幸取胜而立功，君王切勿用这种人担任将领；二是徒有虚名而无实际才能，说话言辞互相矛盾，掩盖他人的善事，宣扬他人的坏处，专门投机取巧，君王切勿与这种人共谋大事；三是外表朴素，衣服粗劣，开口说无意于功名而实际上追逐功名，闭口说没有欲

求而实际上追求实利，这是虚伪的人，君王切勿与这种人亲近；四是穿戴奇装异服，博闻善辩，夸夸其谈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不得志时躲在一边诽谤现实，这是奸诈的人，君王切勿宠信这种人；五是谄媚逢迎，只贪图苟且求得官职，鲁莽急躁，贪图立功，为了小利盲目轻动，不顾全大局，用浮夸的言辞博取君主的欢心，这种人君王切勿轻易任用；六是专门从事雕文刻镂、技巧华饰一类奢侈工艺，以至于妨害农耕的，君王必须对此加以禁止；七是用虚假的丹方、诡异的邪术，以及用巫蛊等左道旁门、妖言咒语，去迷惑善良的民众，这种人的行径，君王必须加以制止。所以，民众不能尽力从事耕作，就不是君主的好民众；士人不能诚恳守信，就不是君主的好士人。臣子不能中肯地提意见，就不是君主的好臣子；官吏不能公正廉洁爱护民众，就不是君主的好官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天下秩序，稳固君主的地位，匡正群臣的言行，赏罚严明，使民众安乐，就不是君主的好宰相。所以做君主的，有如隐而不现的龙头，置身于极高处，看得很远，又能看得很深，做到洞幽察微。显露出一庄严威仪的高大形象，让人感到畏惧，隐蔽喜怒哀乐的真情，让人无法猜测，就像高高的天空那样无法穷极；有如无底的深渊，深不见底无法测量。所以，作为君主，如果在应谴责之时而不谴责，那么奸邪佞臣就会蠢蠢欲动；对于应杀的人而不杀，更大的祸害就会发生；对于应当讨伐的国家不去讨伐，那么敌国就会强盛大起来。”文王说：“你讲得很好。”

举贤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能获其功，世乱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

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①之所誉，而不得其真贤也。”

【注释】

①世俗：一般指平常、凡庸的人。

【译文】

文王问太公道：“君主招揽天下贤才，但往往又得不到贤才的辅佐。局势混乱越来越厉害，甚至陷于危亡的境地，为什么呢？”太公回答说：“推荐上来的贤才不加以任用，是空有举贤的虚名而没有用贤的实际行动。”

文王说：“导致这种过失究竟是什么原因？”太公回答说：“导致这种过失的原因在于君主喜欢任用世俗所称誉的人，却没有任用真正的贤才。”

【原文】

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①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②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

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③。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也。”

【注释】

①党：党羽。

②比周：串通勾结，结党营私。

③举人：举用人才。

【译文】

文王不解地又问：“为什么这样说呢？”太公说：“君主把世俗所称誉的人当做贤才，把世俗所诋毁的人认为是不肖之徒，那么拉帮结派的人得到任用，缺少朋党的人就遭到排斥。这样，那些奸邪之徒就互相勾结在一起，结党营私，阻挡贤臣受到重用。忠心耿耿的臣子本没有什么罪过，却因被诬陷致于死地；奸臣贼子用虚假的荣誉从君王那儿骗到爵位。因此而导致社会动乱愈演愈烈，国家也就难以避免陷于危亡的境地了。”

文王问：“那应该怎样举荐贤人呢？”太公说：“将领和宰相分别举荐，并根据所需要的官职推举入选，按照官吏的职责标准审核其实际工作成绩。选拔上来的人才，考查其能力强弱，使其德才条件与官位相符，这样才算掌握了举用贤人的基本要领了。”

赏罚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赏所以存劝①，罚所以示惩。吾欲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②矣。夫诚，畅③于天地，通于神明，而况④于人乎？”

【注释】

①劝：鼓励、劝勉的意思。

②阴化：暗中变化，潜移默化。

③畅：畅行无阻的意思。

④况：何况。

【译文】

文王问太公道：“奖赏是用来勉励人的，刑罚是用来警戒人的。我现在想奖赏一个人达到勉励百人的效果，惩罚一个人达到教育众人的效果，你看应该怎么办好？”太公回答说：“凡是奖赏贵在讲究守信，惩罚贵在有令必行。赏罚分明，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赏罚虽然在看得见听得到的范围内实行，但是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也会因此而潜移默化。这种诚信畅通于天地神明，何况对于人呢！”

兵道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于一①。一者，能独往独来②。黄帝曰：‘一者，阶于道③，几于神④。’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今王已虑其源，岂忧其流乎。”

武王问曰：“两军相遇，彼不可来，此不可往，各设固备，未敢先发。我欲袭之，不得其利，为之奈何？”太公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外钝而⑤内精。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

武王曰：“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奈何？”太公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⑥击其不意。”

【注释】

①一：事权专一，指挥统一的意思。

②独往独来：自由行动，不受牵制。

③阶于道：阶：阶梯，指逐步通向。道：规律，道理。

④几于神：几：接近。神：神妙莫测。

⑤钝：不锋利。引申为疲软、衰弱。

⑥疾：迅速。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用兵有什么原则吗？”太公说：“一般用兵的原则，最重要的在于指挥上的高度统一。指挥统一，军队就行动自由，所向披靡。黄帝曾经说：‘做到统一指挥，就是掌握了用兵的规律，从而能达到神妙莫测的境界。’统一指挥这一原则运用在于掌握战机，在于集中兵力形成威势，成功的关键在于君主的所作所为。所以古代圣王常称战争为凶器，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发动战争。现在商纣王只知道国家还存在，不知道将要灭亡，只知道寻欢作乐，不知道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国家的存在不要只在乎眼下存在的事实，重要的是要做到居安思危；君主能否寻欢作乐，不要只在乎眼前享乐的本身，重要的在于能做到乐而不忘忧。现在武王您已经考虑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又何必担忧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呢！”

武王说：“如果敌我两军相遇，敌人不能向我这边进攻，我也不能向敌人进攻，双方都有坚固的守备工事，没有一方敢先发动进攻。现在我想袭击敌人，但又不具备有利的条件，你看怎么办？”太公回答说：“要示敌以假象，外表假装混乱而实际上内部严整，看似缺粮而实际上给养充足，看似战斗力疲弱而实际上十分强大。让队伍或合或离，士卒或聚或散。隐瞒我军的作战计谋，保守行动的秘密。加高巩固自己的壁垒，巧妙埋伏自己的精锐将士，士卒行动和要隐若无形，寂若无声，从而使敌人不知我方的作战准备。计划攻打敌人西边，但要佯装袭击其东边。”

武王说：“敌人如已掌握我军的情况，识破我军的作战计谋，那将怎么对付？”太公说：“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要周密地查明敌情，把握住有利的战机，在敌人意识未及情况下，予以猛烈的打击。”

武韬

发启

【原文】

文王在酆①，召太公曰：“呜呼！商王虐极，罪杀不辜，公尚②助予忧民，如何？”

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贤③惠民，以观天道④。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⑤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⑥，大兵无创⑦，与鬼神通。微哉！微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启⑧之；害天下者，天下闭⑨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然则皆有以启之，无有闭之也。无取于民者，取民⑩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无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今彼殷商，众口相惑，纷纷渺渺，好色无极。此亡国之征也。吾观其野，草菅胜谷；

吾观其众，邪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刑，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大哉！圣人之德，独闻独见。乐哉！”

【注释】

①酆：古都邑名，文王曾建都于此，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沔河西岸。

②公尚：指太公。

③下贤：尊崇礼遇贤能之士。

④天道：自然规律，此处指天命。

⑤人道：此处指人事好坏。

⑥全胜不斗：意指不经过战斗而取得全胜。

⑦大兵无创：全军临敌而不受损伤。

⑧启：打开，开启。此处可理解为敞开胸怀，竭诚欢迎的意思。

⑨闭：关闭，封闭。此处可理解为拒绝、反对的意思。

⑩取民：取得民心。

鸷鸟：鹰、雕之类凶猛的飞禽。

卑飞：低飞。

弭耳：把翘起的耳朵平贴起来，以示温驯，欺骗对手。

动：发动，有所作为。

愚色：愚钝、笨拙的样子。

纷纷渺渺：国内十分混乱。纷纷：纷杂混乱的样子。渺渺：无穷无际，没有止境。

无极：没有止境。

征：征兆，特征。

草菅：野草。

大明：阳光。

大义：光明正大的义举。

发：发动，出动。

服：服从。

独：独自。

【译文】

文王在酆邑召见太公，叹息道：“唉！商纣王现在十分残暴，杀害了许多无辜的百姓，您协助我考虑如何救助天下的百姓，你看怎样？”

太公回答说：“君王要修养德性，礼贤下士，要恩惠百姓，并观察天道吉凶。当天道没有降下祸殃的时候，不能先去倡议诛伐暴行；当人道没有出现灾变的时候，不能先谋划出动军队。一定要看见了上天降下祸殃的征兆，又看见下民发生灾变的行为，才能谋划兴师征讨。一定要看到商君公开言行，又了解他的秘密活动，才能够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一定要看到他的外在表现，又要掌握他的内在情况，才能知道他的本来意图；必须看到他在疏远什么人又亲近什么人，才能洞察他的真情实感。按照一定的程序推行治国治军的方案，政治理想就可以实现；遵照一定的途径前进寻找理想，统一天下的目的就可以实现；按一定的秩序建立礼乐制度，这样的制度就一定能取得成功；按照一定的方法争强，强大的敌人就可以战胜。而以智谋取得全胜而不通过战斗，以大军邻敌而能完整无损，这种不战而胜，精微莫测的智慧，真可谓用兵如神。实在是微妙啊！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同疾苦而相救援，同情感而相成全，同憎恶而互相帮助，共同爱好而共同追求。这样，就没有军队也能战胜敌人，没有冲击城墙的战车也能攻击敌人，没有沟垒也能坚守。大智的人，不显现地运用智慧；大谋的人，不显现地运用筹谋；大勇的人，不显现出外表的勇敢。谋大利的人，不显现为表面的利益，为天下人谋利益的，天下人就举手欢迎；危害天下的人，天下人都反对他。天下，并不是哪个人的天下，乃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夺取天下的人，好像逐杀奔跑的野兽一样，天下人都希望能分到肉吃；又好像坐在一条船上共同横渡江河一样，渡河成功则大家分享成功，渡河失败则大家遭受灾难。这样与天下人利害相关，天下人自然都开诚相接，不会反对他了。看似没有从民众那儿掠取利益，实际上却是从民众那里得到利益；看似不是从别国掠取利益，实际上却是从别国得到利益；看似不是从天下掠取利益，实际上却是从天下取得利益。不掠取他国利益的，他国就给予他利益；不掠取天下利益的，天下就给予他利益。所以，道的神妙之处，是在于众

人无法发现，事情秘密得让众人看不见，胜利巧妙让众人不知道。真是微妙啊！凶猛的鸟儿将要攻击猎物之前，必定先低空飞行，收敛双翼；凶猛的野兽将要与对手搏击之前，必定先伏下身子，垂下双耳；圣贤将要采取行动之前，也要先向人显示出愚笨的样子，借以迷惑敌人。现在商纣王听信奸佞惑乱的言论致使社会混乱不堪，而统治者却依然荒淫奢侈，这是国家要灭亡的征兆。我看他们的田野，野草多于五谷；我观察他们的群臣，奸邪之徒多于忠直之士；我观察他们的官吏，暴虐无端，残害百姓，违法乱纪，乱施酷刑，而他们全国上下却都没有认识到这种危害，这正是亡国的时候到了。旭日当空则天下万物都能沐浴阳光，正义所至则天下万物都可蒙受利益，大兵兴起则天下万物都会沛然归附。伟大啊，圣人的德行，他独到的见地，无人能及，这真是最大的欢乐！”

文启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圣人何守？”太公曰：“何忧何嗇①，万物皆得；何嗇何忧，万物皆適②。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优之游之③，展转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复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名彰④。古之圣人，聚人而为家，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分封贤人，以为万国，命之曰大纪。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⑤化直，变于形容⑥。

万国不通⑦，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曰大定。呜呼！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⑧。天下之人如流水，障⑨之则止，启⑩之则行；动之则浊，静之则清。呜呼！神哉！圣人见其所始，则知其所终。”

【注释】

①何忧何嗇：既不忧虑什么，也不制止什么，一切听其自然，无为而治的意思。嗇：阻塞、制止。

②遒：强劲、坚固，此处指繁荣滋长。

③优之游之：从容不迫、悠闲自得的样子。

④彰：彰显。

⑤曲：不公正、邪僻。

⑥变于形容：移风易俗的意思。变：改变。形容：指旧的不好的习气。

⑦通：即“同”。

⑧大失：最大的失误。

⑨障：阻碍。

⑩启：打开，开启。

【译文】

文王问太公道：“圣人应坚持何种原则，才能治理天下？”太公回答说：“不必忧虑什么，也无须节制什么，天下万物自然各得其所；不去节制什么，也不去忧虑什么，天下万物自然生长繁荣。实行政令，要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化；就好像时间那样，在不知不觉中推移。圣人能做到这一点，天下万物自然潜移默化受到影响。这样周而复始，就不会穷尽。这种优游自如的无为政治，圣贤必须反复探求。如果已经探求到了，就必须秘密地隐藏在心中。既然把它隐藏在心中，就不能不在治理国家中实行；既然已经实行，自己一定不要宣扬。天地不显示自己的规律，所以才能促成万物自然生长；圣人不炫耀自己的英明，所以才能造就功业卓著。古时候的圣人，将人聚集到一起组成家，将家聚集到一起组成国，将国聚集到一起组成天下，分封贤德的人，使之成为万国的诸侯，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对于各个诸侯国，依循民众原来的政治教化，顺从民众原有的风俗，让民众行为不正当的部分改正过来，改变不好的习气。这样，虽然各个国家的风俗不一致，但使人都各得其所，民众都爱戴他们的君主，这可以叫作天下太平。唉！古时的圣人致力于清静无为，古时的贤人致力于端正身心，愚蠢的君主不能端正自己的身心，所以会同民众抗争。做君主的热衷于惹是生非，就会导致刑罚繁多；刑罚繁多民心便忧惧，民心忧惧百姓便流离失所。上下不能安生，万物得不到休养生息，这是国家政令不正确导致的。天下百姓的向背如同流水一样，阻碍它就停止，启导它就流动，静止它就清澈。呜呼！太神妙莫测了。在这方面，唯有圣人才能见到它的开始，进而就能推断出它的结果。”

【原文】

文王曰：“静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①，民有常生②。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协予怀，夙夜③念之不忘，以用为常④。”

【注释】

①常形：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四时变化的经常性现象。

②常生：最基本的经常性的生计活动。

③夙夜：早晚。

④常：常法，常则，也指基本原则。

【译文】

文王又问：“圣人想要使天下太平无事，有什么良策吗？”太公回答说：“天有一定的运行轨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百姓有也有一定的生活原则，春耕夏耘，秋收冬息。君主如果能和百姓共同遵守休养生息的规律，那么天下自然平安无事。所以说，最好的政治是顺从事物本性治理国家。其次，用教化形成风俗。百姓受到教化，就会服从君主的政令。所以，上天无为却能使万物生长，民众无须施与却

都自然富足。这是圣人的仁德啊！”文王说：“您的话正符合我的心意，我当朝思夕念，永志不忘，把它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

文伐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文伐①之法奈何？”

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节②：一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③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④，国将生害。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⑤，彼将不争，奸节乃定⑥。五曰严⑦其忠臣，而薄其赂，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信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国乃可谋。六曰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⑧，敌国内侵，国鲜不亡。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八曰赂以重宝，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⑨。重亲之积，必为我用。有国而外，其地大败。九曰尊之以名，无难其身，示以大势，从之必信。致其大尊，先为之荣，微饰圣人，国乃大偷⑩。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应事，如与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时及将至，若天丧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无不重贵与富，恶死与咎。阴示大尊，而微输重宝，收其豪杰。内积甚厚，而外为乏。阴纳智

士，使图其计；纳勇士，使高其气；富贵甚足，而常有繁滋。徒党已具，是谓塞之。有国而塞，安能有国。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己见，乃伐之。”

【注释】

①文伐：指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

②节：项。

③奸：底本作“好”，疑误。今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④身内情外：身处此方而实际向着对方。

⑤顺命而合：指顺从敌人的心意。

⑥奸节乃定：指邪恶行为一定会发展下去。

⑦严：尊敬。此处可理解为与其结好以从中行间的意思。

⑧外相：即相外。相：帮助。

⑨重亲：重是重复，亲是亲善；意为加深友好。

⑩国乃大偷：国事懈怠以致废弛。偷：苟且自安。

塞：阻隔，指横在国君和臣民之间的可以闭塞国君视听的臣子。

咎：灾祸，祸患。

阴示大尊：暗示其可以得到高官厚爵。

微输重宝：悄悄地运去重要的宝物。

繁滋：荣华富贵。

惑：迷惑。

武事：军事行动。

【译文】

文王问太公说：“不用出动军队，凭借非军事的方法打击敌人，究竟怎样运用？”

太公回答说：“用文事进攻敌人的方法有十二种：一是根据敌国君主的喜好，顺从他的欲望。那么敌国将会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必定任意为非作歹。我们如果能因势利导，将来一定可以除掉他。二是亲近、拉拢敌国君主宠爱的近臣，以分化削弱敌国的威力。帝国近臣如果怀有二心，则他的忠信就会降低，这时敌国朝廷中如果没有忠臣加以谏诤，那么这个国家必将面临危机。三是暗中贿赂敌国君主左右之大臣，让他们与我们建立深厚情谊。那些人虽然身居国内但心向着我们，这个国家必将遭受祸殃。四是助长敌国君主放纵的享乐行为，来增强他的荒淫欲望，送给他大量的贵重珠宝玉器，赠送美人供他娱乐，低声下气，曲意听从，顺从他的命令，迎合他的心意。这样，敌人会丧失斗志，而将放肆纵容自己的邪恶行为。五是故意尊敬敌国的忠臣，少送礼物贿赂他们。当他出使前来交涉问题时，要故意拖延时间不急于交涉。敌国如果改派别的使者时，则迅速诚恳地给以答复，

让后来的使者亲近我相信我，自此敌国将会重新和我友好。这样，敌国君主必然会疏远他的忠臣，这个国家就可以谋划如何去取胜了。六是收买敌国内部知情的大臣，离间敌国朝廷外的大臣，派有才干的大臣里通外国，造成敌国内部互相倾轧，这时，如果有别国去攻打这个国家，将没有不成功的。七是用厚重的礼物贿赂敌国君主，让他对我方深信不疑。收买他左右最信任的大臣，暗中许诺给他们种种好处，让他们荒废事业，以致储藏的资财空虚。八是赠送敌国国君重要的宝物，然后乘机与他国谋第三国。同谋后再给他好处，他贪图利益必定相信我们。这种密切关系的发展，其结果便可以为我所利用。他自己有国家却被外国所利用，这个国家必定灭亡。九是以崇高的名义尊敬敌国君主，不让他经历危难；给他以势倾天下的假象，屈从他的意志，以取得他的信任，他必定妄自尊大，进而懈怠废弛国事。使他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先夸耀他的殊世功绩，再假意恭维他德比圣人。这样，这个国家一定会有大祸害。十是以低微的身份去侍奉敌国君主，必定会取得他的信任，这样可以了解到敌国的情况。顺从敌国的意见去办事，友好得如同亲生兄弟。既然已经了解到敌国的内情，便可以秘密地采取措施，等到时机到来，像上天要灭掉它一样自然，这个国家必定要失败。十一是利用各种方法去阻塞敌国君主耳目：凡是大臣没有不渴望地位与财富的、害怕危险和犯错误的。所以要暗中派人去向他表示许诺尊贵的官位，秘密赠送大量的宝物，贿赂并收买敌国的英雄豪杰。我们积蓄充足，但表面上要假装很贫乏。秘密地派有才智的人策划战胜敌国的计谋，暗中收纳敌国勇士作为羽翼，使他与自己共图大计。这样，敌国的豪杰、智士、勇士转而成为自己的党徒，便会遮蔽敌国君臣的耳目。有国家耳目却被遮蔽，怎能说算是一个国家呢？十二是扶植敌国的佞臣，用来迷惑敌国君主的心智；进献美女和淫乐用来惑乱敌国君主；赠送良马好犬使敌国君主身体疲劳，并且经常用虚假的形势使他更加骄傲自大。然后观察有利时机，和天下人

共同谋划攻取敌国。以上十二种文伐方法如果实施完备，才可以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所谓的上察天时，下观地利，等待有力的征兆显现，就可以兴兵讨伐敌国了。”

顺启

【原文】

文王问太公曰：“何如而可为天下？”太公曰：“大盖天下①，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②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③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④之。彻⑤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⑥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⑦处之。”

【注释】

①大盖天下：指器量包容天下。大：器量、度量。盖：包容，覆盖。

②约：约束、控制。

③怀：赢得，归附。

④贼：毁坏、杀害。

⑤彻：顺从，顺应。

⑥灾：意为视之如灾星，避之唯恐不及。

⑦有道者：有道德的人。

【译文】

文王问太公道：“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呢？”太公回答说：“度量盖过天下，然后才能包容天下；诚信盖过天下，然后才能约束天下；仁爱盖过天下，然后才能怀柔天下；恩泽盖过天下，然后才能保有天下；权势盖过天下，然后才能不失掉天下；遇事能当机立断而不犹疑，则天运不能改变，四时更替变化也不能改变。这六个方面都具备，然后就可以治理天下。所以可以使天下人获利的，天下人将开门欢迎他；祸害天下人的，天下人将反对他。养育天下人的，天下人将称颂他的仁德；杀害天下人的，天下人将杀掉他。能通晓天下人的，天下人都能拥护服从他；使天下人穷困的，天下人将都把他视为仇敌。能使天下人安定的，天下人将把他视为依靠；使天下人处于危险境地的，天下人将他视为灾星。天下并非是哪个人的天下，惟有道德的人能久处君位。”

三疑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强、离亲、散众①。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②，慎谋，用财。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③。太强必折④，太张必缺⑤；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凡谋之道，周密为宝。设之以事，玩之以利，争心必起。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无使得志。彼贪利甚喜，遗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后攻其强，毁其大⑥，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啖之以利，养之以味，娱之以乐。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⑦，莫觉其意，然后可成。惠施于民，必无忧财。民如牛马，数食之⑧，从而爱之。心以启智⑨，智以启财⑩，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

【注释】

①散众：指分化瓦解敌国的军队。

②因：顺应，利用。因之：意为因势利导。

③张：嚣张。此处比喻骄傲自满，忘乎所以。

④折：遭受挫折。

⑤缺：损坏。

⑥大：此处指庞大的国家机器。

⑦扶而纳之：指用各种手段引诱敌人入我之圈套。

⑧数食之：用美食填满他的肚子。

⑨心以启智：细心研求，启迪思路。

⑩智以启财：智慧可以开启财源。

财以启众：财源可以启发民众。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我想建立功业，但我有以下三方面疑问：担心我的兵力不能进攻强大的敌国，不能离间敌人的亲信，不能驱散敌人的士众，你看怎么办好？”太公说：“首先要因势利导，周密计谋，适当地使用财力。攻取强大的敌人，必先助长它的强暴，然后乘机攻取。离间他的亲信臣子，必先收买他的另一亲信散布流言蜚语，才能达到目的。要瓦解敌人的军队，必须给敌军以恩惠，让敌人的士卒归向我。运用计谋，必须以周密为好，设想许多方案对付敌人，用丰厚的礼品引诱敌人，这样，敌人必定起争夺之心。想离间敌国君臣之间的关系，要根据他们的喜爱，并通过与他所宠信的大臣接近，赠送他们喜爱的物品，许诺给他们厚利，让他们散布流言，拨弄是非，通过这些以疏远他们与其君主的关系，使他们不能有所作为。敌人见有厚利，喜不自禁，便不再怀疑我方的谋划了。凡是攻击强大的敌人时，必须先遮蔽堵塞他的戒备心，让他昏头昏脑，然后伺机攻打他的军队，毁坏他的装备，来为民除害。具体方法是：用女色使他淫乐，用厚利满足他的欲望，用美食填满他的肚子，用靡靡之音使他沉醉。既已离间了他的亲信大臣，必须进一步让他远离自己的民众，不能让他识破我方的计谋。这样诱导敌人不知不觉堕入我方的计谋，然后攻击

强敌的愿望便可实现。以仁德厚惠普施于天下百姓，一定不能吝惜财物。老百姓像牛马一样，经过喂养他们，他们就会追随并亲近主人。对于攻强、离亲、散众三个难题，只要细心去研求，必然会启迪心智，启迪心智可以开启财富，财富可以赢得民众，民众中可以涌现贤人，贤人的涌现和效劳，便可以辅佐君主统治天下了。”

龙韬

王翼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①，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受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②。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

武王曰：“请问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赞谋应卒③，揆天消变④，总揽⑤计谋，保全民命。谋士五人，主图安危，虑未萌，论行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历⑥，候风气⑦，推时日，考符验⑧，校灾异，知天心去就之机。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形势⑨，利害消息，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讲论异同，行事成败，简练兵器，刺举非法。通粮四人，主度饮食，蓄积备通粮道，致五谷，令三军不困乏。奋威四人，主择材力，论兵革⑩，风驰电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忽往来，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难，修沟塹，治壁垒，以备守御。通材三人，主拾遗补过，应偶宾客，论议谈话，消患解结。权士三人，主行奇谲，设殊异，非人所识，行无穷之变。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扬威武，激励三军，使冒难攻锐，无所疑虑。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

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法算二人，主计会三军营壁、粮食、财用出入。”

【注释】

①股肱（gōng）羽翼：比喻帝王左右得力的辅佐大臣。股：大腿。肱：手臂从肘到肩的部分。羽翼：翅膀。

②天道：天象，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古代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节气，分一年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根据自然现象变化的征候，说明节气、候的变化。这是所谓的天道之一。“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就是以七十二人应七十二候。

③卒：同“猝”，突然。此处指突然发生的事变。

④揆（kuí）天：测度天象，窥知天意。揆：测度。变：灾变。

⑤揽：实施。

⑥星历：星象历数。历法与天文有关，所以星历并称。

⑦候风气：观测风向及时气的变化。

⑧符验：指天降的祥瑞与人事符合应验。

⑨形势：地形地势。

⑩论兵革：选用各种武器装备。论：同“抡”，选择、挑选之意。兵革：武器装备。

符节：古代传达命令或征用军队的凭证。

忽：忽来忽往，模糊不清。

奇譎（jué）：诡诈，奇谋权譎。

设殊异：实施能产生广泛影响的特殊事件。

开阖：或张或闭，任由控制、操纵。阖：关闭。

金疮：金属锋刃造成的创伤。

痊：使痊愈。

法算：管理财务的人。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君王率领军队出征，必须有得力的人左右辅助，才能成为威武神奇的军队，你认为应怎么办？”太公回答说：“凡是出动军队准备战争，必须任命将领为军队指挥。指挥在于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要做到这一点，将领必须有左右辅助的臂膀，并根据他们的才能安排职务，其各取所长，灵活使用，使之成为一种制度。所以作为将领的必须有左右辅佐人员七十二人，以便顺应天道。按这种方法设置人数，详细了解他们，合理任命他们，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这样就万事齐备了。”

武王又说：“请您再具体地说给我听听。”太公说：“要有心腹一人，主要负责出谋献策，应付突然事变，观测天象，消除祸患，总揽大计，以便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谋士五人，主要负责谋划军队行动的安危，消除隐患，评价人的品德才能，制定奖罚条例，授予各种官职，判决嫌疑真假，裁定事情可否办理。管天文气象的三人，主要负责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观测风向气象，推测时日的吉凶，考查吉祥瑞兆，核验灾异现象，以便掌握天下百姓的人心所向。懂得地利的三人，主要负责掌握军队行军、宿营的地形地势，分析其利弊消长，远近险易，水源涸竭，高山阻碍，使作战不失去地利。通晓兵法的九人，主要负责分析讲解敌我双方战争态势的特点，作战成败的原因，选择练习使用各种不同条件中作战的兵器，检举揭发各种非法行为。管理粮草的四人，主要计算粮食消耗，储备积蓄物资，疏通运粮道路，运送粮食，使军队供给不至于发生困难。管振作威武的四人，其主要负责选拔有才能的人，讨论研究兵车战术，以保障军队像风一样迅速，像雷电一样猛烈，出其不意打击敌人。执掌鼓旗的三人，主要负责用鼓旗传达号令，让三军明白无误地了解将领意图，或者用假的符节、号令欺骗敌人，使敌人无法猜测我军的行动，这样暗中忽来忽往，神出鬼没。得力干将四人，主要担负重大任务，掌握难以处理的事情，修理壕沟挖陷阱，整理修缮营房堡垒，以备防御。学识渊博多能多才的三人，主要负责指出将帅的过失，以弥补他的过失，接待外来的使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消除隐患，排解纠纷。懂得权谋的三人，主要策划出人意料的奇谋妙略，实施能产生广泛影响的特殊事件，并且让一般人难以识破，做到变化无穷。侦探七人，主要负责与外县来往，探听敌方言论，观察动静，收集各国反应及其军队的情况。鼓舞士气的五人，主要负责鼓舞斗志，激励三军杀敌勇气，使将士甘冒艰难，去攻击敌人精锐而毫无畏惧。羽翼四人，主要负责宣传将帅的威名声誉，达到威震远方，动摇周围敌人军心，以便削弱敌军

斗志的目的。间谍八人，主要负责刺探敌人的奸邪行为，等候策动变乱，掌握敌人动态，观察敌人意图，承担间谍任务。术士二人，主要以诡譎欺诈的手段，假托鬼神，以扰乱敌国的军心。方士二人，主要负责制造各种药品，以便治疗战场负伤的将士，治愈各种疾病。管财务的三人，主要任务是核算军队的营垒、粮食及财用收支等事宜。”

论将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论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将有五材十过①。”

武王曰：“敢问其目②。”太公曰：“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③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④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⑤者，有懦而喜任⑥人者。勇而轻死者，可暴⑦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好利者，可遗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⑧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诳⑨也；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缓者，可袭也。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⑩也。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

可不察也。故曰，兵不两胜，亦不两败。兵出逾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国，必有破军杀将。”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材：指优秀的品质。过：缺点，不良的品质。

②目：细节，细目。

③不忍人：不忍心伤害别人。

④不爱人：指将帅为保持自身廉洁，对部属过于苛求，不能给予士兵物质上的优厚待遇。

⑤自用：刚愎自用。

⑥任：依赖。

⑦暴：使之暴怒，即激怒。

⑧窘：处境困迫，没有办法。

⑨诳：欺骗，迷惑。

⑩欺：怠慢，轻视。

辅：辅佐。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怎样评论将帅的优劣得失呢？”太公回答说：“作为将领应该具备五种美德，避免十种过失。”

武王又问：“能再具体给我讲讲吗？”太公说：“所说的五种美德，是指勇敢、智明、仁慈、诚信、忠贞。勇敢就不可侵犯，明智就不会被惑乱，仁慈就会富有同情心，诚信就不会欺骗他人，忠诚就不会怀有二心。所说的十种过失，是指有的虽然勇敢但却轻易去送死，有的性情急躁急于立功，有的秉性贪婪喜好贪图小利，有的性情仁慈而不忍心伤害对方，有的虽然机智但胆小怯懦，有的虽然诚信但容易轻信别人，有的本性廉洁但刻薄待人，有的虽然有才智却反应迟缓，有的虽然性格刚强但十分自负，有的天性懦弱喜欢依赖他人。对于勇敢无畏但轻易送死的，可以激怒他；对于性情急躁而沉不住气的，可以拖延时间让他等待；对于贪婪喜好占便宜的，可以用财物贿赂引诱他；对于性情仁慈而姑息的，可以不断骚扰烦劳他；对于虽有智慧但心中胆小怯懦的，可以胁迫他；对于诚信但容易轻信别人的，可以欺诈他；对于廉洁但苛求部下的，可以侮辱怠慢他；对于虽然有才智但优柔寡断的，可以突然袭击他；对于坚强而刚愎自用的，可以算计他；对于天性怯懦但好依赖别人的，可以用计谋欺骗他。所以说，出动军队发动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着生死存亡，战争的胜败全在于将帅。将帅，是国家的辅佐，历代君王一贯重视将帅的任免，所以任命将帅不能不认真审察。因此说，大凡战争不可能两方面都获胜，也不可能两方都失败。只要军队越出了国境，十天之内，胜败便可见出分晓，不是敌国灭亡，便是被敌军击败，将领被杀害。”武王道：“说得很好。”

选将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王者举兵，欲简练英雄，知士之高下，为之奈何？”

太公曰：“夫士外貌不与中情①相应者十五：有贤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谨而内无至诚者，有精精②而无情者，有湛湛③而无诚者，有发好谋而不决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恹恹④而不信者，有恍恍忽忽⑤而反忠实者，有诡激⑥而有攻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肃肃⑦而反易人者，有⑧而反静慤⑨者，有势虚形劣而外出无所不至、无所不遂者。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见其际。此士之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征⑩：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

【注释】

①中情：内情，内心。

②精精：精而又精，意为精明强干。

③湛湛：为人敦厚的样子。

④恫恫：形容诚恳真挚。

⑤恍恍惚惚：神志不清，精神恍惚。此处可理解为犹豫动摇。

⑥诡激：奇异的辩论。

⑦肃肃：严正的样子。

⑧（hāo）：严厉，冷酷。

⑨恻（què）：诚恳。

⑩征：征验，征兆。

谍：底本作“谋”，疑误，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难：灾难，患难。

则贤、不肖别矣：那么贤与不贤，便会有分别了。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君王出动军队准备打仗，要选拔英明而有权谋的人才担任将领，要想了解他德行才能的高下，应当怎样挑选呢？”

太公回答说：“士的外貌和内情不相符的有十五种情况：有外貌严谨但其实无才无德的，有貌似温和善良但实际是盗贼的，有外貌待人恭敬但内心傲慢的，有外貌廉洁但内心并不真诚的，有外貌精明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才学的，有外貌敦厚但实际上无诚信的，有外似多谋但缺少果断的，有看似果敢但实际上无所作为的，有外表老实但实际上不守信用的，有表面上摇摆不定而其实忠实可靠的，有口头上言

语过激而办事却有成效的，有貌似好像勇敢而实际上内心怯懦的，有外表虽十分严肃但平易近人的，有外貌严厉但办事沉静诚恳的，有外形孱弱丑陋，但游历四方无所不至，奉使各国都能完成使命的。天下众人看不起，但圣人独自器重。这是一般的常人所不知道的事情，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人的英明远见，看不到实际情况。以上这些，便是士的外貌和内情不相符合的情况。”武王问：“这样的话，真实情况怎么能够了解呢？”太公回答说：“要想知道真实情况，有八种方法可以检验：一是向他询问问题，来看他能否把问题解释清楚；二是详尽盘问，来看他的机敏和应变能力；三是在他身边安插间谍，来看他是否诚实；四是明知故问，来看他有没有隐瞒的情况，来观察他的德行；五是让他处理钱财事务，来观察他是否廉洁；六是用女色进行试探，来看他是否保持贞操；七是将他置于困难危险之中，来看他是否勇敢；八是用美酒将他灌醉，来看他能否保持常态。用以上八种方法进行测试，那么一个人贤还是不肖，便会很清楚了。”

立将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立将之道奈何？”

太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将军帅师应之。’将既受命，乃命太史卜。斋三日，之太庙，钻灵龟①，卜吉日，以授斧钺②。君入庙门，

西面而立；将入庙门，北面而立。君亲操钺持首，授将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柄，授将其刃，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则士众必尽死力。’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③不可以事君，疑志④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⑤。君许之，乃辞而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⑥。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骛⑦；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吏迁士赏，百姓欢悦，将无咎殃⑧。是故⑨，风雨时节，五谷丰熟，社稷安宁。”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钻灵龟：即占卜。在商周时每遇重大事情，总要求神问卜。其方法是用烧红的小铜棍炙烙龟甲或兽骨，观察骨甲的裂痕以决定吉凶。

②斧钺（yuè）：斧：斧头。钺：较宽大的斧。斧钺都是古代军中行刑的兵器，是军权的象征。

③二心：怀有异心，不忠心耿耿。

④疑志：志存疑虑，犹豫不决。

⑤将：率领军队。

⑥无有二心：指完全服从主将之命。上文已经提到君主授予主将全权行事之权，所以兵士要完全服从主将的命令。

⑦驰骛：奔驰的骏马。驰：车马疾驰。骛：交驰、迅急。

⑧将无咎殃：将领没有受到任何责备。

⑨是故：这样。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任命主将的方式是怎样的？”

太公回答说：“凡是有国家有危难时，君王避退正殿，而在偏殿召见准备任命的大将。向他下达诏令说：‘国家的安危全在将军身上。现在某国不遵守臣属的职分，希望将军率领军队前去讨伐。’将军接受任命后，国君就命令太史进行占卜。太史先斋戒三日，然后前往太庙，钻灵龟，卜问吉日，以便向大将颁授斧钺的典礼。到了吉日，国君先入太庙正殿的大门，面朝西站立。主将随后进入，面朝北站立。这时，国君亲自捧着钺的头部而将柄授予主将，申明：‘从此，军中上至于天的一切事务，都由将军全权管理。’然后国君拿着斧柄，将斧刃授予主将，申明：‘自此，军中下至于渊的一切事务，都由将军全权管理。授予主将军用兵，看见敌人虚弱可乘就前进，看见敌人兵力强大难胜便要停止。不要因为三军人多就轻视敌人，不要因为自己的责任重大就以死相拼，不要认为自己身份尊贵就鄙视别人，不要凭着自己的一己之见就违背众人意愿，不要认为能言善辩就是正确的而偏听偏信。士众没有坐下将军不能先坐，士众没有吃饭将军不能先

吃，严寒酷暑都要和士众同甘共苦。这样，士众一定能奋死效力作战了。’大将接受了君王的诏令后，又跪拜向君王并回答说：‘臣听说国家的大事，处理决断都必须依靠君王，不能受外面的干预。军队作战不宜由君主在朝廷内遥控指挥。如果臣下不是忠心耿耿，便不能报答君王；如果臣下犹豫不决，便不能专心迎敌应战。臣既然接受君王命令，负责指挥战争，臣不能获胜不敢生还，但希望君王授予臣全权指挥的权力，使臣能够不受任何牵制。君王如果不答应臣这个要求，臣不敢接受担任主将的任命。’君王答应了主将的要求，主将就辞别君王，率领军队出征。自此军队中所有的事务，不听君王的诏谕，只听大将的命令。迎敌决战，没有任何顾虑。这样，上不受天时的限制，下不受地形的阻隔，前无敌人敢阻挡，后无君王从中节制。所以，有才智的人愿尽力为君主出谋献策，勇敢的人愿意奋不顾身为君王战斗，士气高昂，青云直上，行动敏捷，快如飞驰的骏马。战斗还没有开始，声势已迫使敌人屈服。战争取胜于国外，功勋建树于朝廷，有功的官吏得到升迁，士卒得到奖赏，百姓欢天喜地，将领没有任何罪过灾殃。于是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了。”武王说：“你说得很好。”

将威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将何以为威，何以为明，何以为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将以诛大①为威，以赏小②为明，以罚审③为禁止

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④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⑤、马洗⑥、厮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

【注释】

①诛大：诛杀地位尊贵的人。

②赏小：奖赏地位低微的人。

③审：审慎。此处意为适当。

④当路：指执掌大权、身居要职。

⑤牛竖：牧牛的童仆。

⑥马洗：马夫。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将领如何树立威信？如何做到明察秋毫？如何做到命令颁布当禁止的便能止，当奉行的便奉行？”太公回答说：“主将以能够诛杀地位高的人来树立威信，通过奖赏地位卑贱的人来体现明察秋毫，用奖惩谨慎得当而令行禁止。所以杀一人足以使三军震惧的，就杀掉他；奖赏一人足以使三军欢悦的，就奖赏他。诛杀，贵在敢杀地位高的人，奖赏，重在奖励地位低的人。诛杀身居要职地位很高的人，是刑罚能够达到上层的表现；奖赏包括牧牛、洗马、养

马的士卒，是奖赏不拘对象，通于下层的体现。刑罚能及于最上层，奖赏能达到最下层，那么主将的威信自然而然能够树立。”

励军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吾欲令三军之众，攻城争先登，野战争先赴，闻金声而怒，闻鼓声而喜，为之奈何？”

太公曰：“将有三①。”

武王曰：“敢问其目。”

太公曰：“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身服礼②，无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名曰力将；将不身服力③，无以知士卒之劳苦。军皆定次④，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名曰止欲将；将不身服止欲，无以知士卒之饥饱。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⑤，士争先赴。士非好死而乐伤也，为其将知寒暑、饥饱之审，而见劳苦之明也。”

【注释】

①三：三种方法。

②不身服礼：意为不能亲身执行礼法，即不能以身作则。服：从事，执行。

③不身服力：意为不能身体力行。力：劳力，勤劳。

④定次：驻扎宿营。

⑤合：合战、交锋。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我想让三军的士卒，攻城时能争先恐后攀登，野战时能奋不顾身杀敌；听见退军的金声就怒不可遏，听见前进的鼓声就喜不自禁。你看应当怎么办好？”

太公回答说：“将领要做到三点。”

武王又说：“请说说它的具体内容。”

太公说：“作为将领，隆冬不穿皮裘，夏天不摇扇，雨天不撑伞，和士卒共寒暑，这样的将帅叫礼将。将领如果不以身作则，也就不知道士卒的冷暖。行军时，经过艰险的关隘，跋涉于泥泞道路时，将领一定要先下马，与士卒步行，这样的将领叫力将。将领如果不身体力行，也就不知道士卒的劳苦。军队宿营时，全军都已驻扎完毕，将领才能就寝；士卒饭菜都熟了，将领才能吃饭。军队不能生火做饭，将领自己也应不先开火，这样的将领叫止欲将，将领如果不亲自节私欲，怎么能知道士卒的饥饱。将领能与士卒同寒暑共劳苦，三军士众就会听到进军的鼓声便喜不自禁，听到退兵的金声就怒不可遏。

攻打高大的城墙、深峻的护城河时，即使箭石如雨，士卒们也能争先恐后攀登；如果遇上野外作战，两军刚一交锋，士卒便争先恐后冲锋向前，以死相拼。士卒并不是喜欢送死，乐于伤残，而是作为将领的能够了解自己士卒寒暑饥饱，体恤自己的劳苦，士卒们才愿尽死力相报效。”

阴符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三军卒有缓急①，或利或害。吾将以近通远，从中应外，以给三军之用，为之奈何？”

太公曰：“主与将，有阴符②。凡八等：有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擒将之符，长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却敌报远之符，长七寸；誓众坚守之符，长六寸；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败军亡将之符，长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诸奉使行符，稽留③，若符事闻，泄者告者皆诛之④。八符者，主将秘闻，所以阴通言语，不泄中外相知之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缓急：情势缓急、军情安危。

②阴符：古代军中的一种秘密通信方法。符以铜版或竹木版制成，面刻花纹，一分为二，以花纹或尺寸长短为秘密通信的符号。

③稽留：停留，耽误。

④若符事泄，闻者告者皆诛之：底本作“若符事闻泄告者皆诛之”，疑误，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率兵深入到诸侯国的境内去作战，如果三军突然遇到急迫的情况，有些对我军有利，有些对我军不利，我想从近处通知远方，以满足三军应急之用。你认为该怎么办？”

太公回答说：“君主和将领联系可用秘密的兵符，共有八等兵符。有我军大获全胜战胜敌人的兵符，长一尺；有夺取敌军擒拿敌将的兵符，长九寸；有夺取敌人城池占领敌人都邑的兵符，长八寸；有击退敌人报知远方战情的兵符，长七寸；有激励士卒坚固防守的兵符，长六寸；有请求粮饷、增强兵力的兵符，长五寸；有通报我军战败、将领阵亡的兵符，长四寸；有报告我军失利、士兵阵亡的兵符，长三寸。凡是奉命传递兵符的，大家都要遵命行使兵符，如有延误时间，泄露机密者，无论是传播的还是听传播的，都一律处死。这八种兵符，君主和将领只能秘密掌握，它是用来暗中传递消息，不泄露朝廷与战场之间秘密的通讯手段。敌人即使聪明之极，也不能识破它的奥秘。”武王说：“你说得很好。”

阴书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主将欲合兵①，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其事繁多，符不能明；相去辽远，言语不通。为之奈何？”

太公曰：“诸有阴事大虑，当用书，不用符。主以书遗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相知情也。此谓阴书②。敌虽圣智，莫之能识③。”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合兵：集结兵力。

②阴书：古代秘密通信的一种方法，能比阴符传递更具体的消息。

③莫之能识：没有能识破的。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率兵深入诸侯国境内作战，君主与将领想集合队伍，变化战术，打击敌人，达到出其不意，克敌制胜的目的。但事情复杂繁多，用兵符不能说明问题；相互间相距又很遥远，不能当面交代。你认为该怎么办？”

太公回答说：“许多过于重大的秘密事情，应当用书信，而不用符节。君主用书信把指示传达给将领，将领则用书信向君主请示问题。每封书信都分成三部分，就是派三个人送信，而每人只送一部分，相互参差，使每个人都不了解书信的内容，这叫作阴书。即使敌人聪明之极，也不能识破我方的秘密。”武王说：“很好。”

军势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

太公曰：“势①因于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足见也。倏②而往，忽而来，能独专而不制者，兵也。夫兵，闻则议，见则图，知则困，辨则危。故善战者，不待张军③；善除患者，理于未生④；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⑤也。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⑥，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

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圣人征⑦于天地之动，孰知其纪？循阴阳之道，而从其候⑧，当天地盈缩⑨，因以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夫将：有所不言而守⑩者，神也；有所不见而视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无衡敌，对无立国。”

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势：底本作“资”，疑误，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②倏（shū）：忽然。

③张军：展开军队，列阵迎敌。张：伸展，展开。

④理于未生：意为防患于未然。理：治理，处理。

⑤国工：一国的能工巧匠。

⑥玄默：缄默不言，即保守秘密，不暴露自己的企图。

⑦征：征候。引申为观察，揣度。

⑧候：征兆，契机。

⑨天地盈缩：指自然界的盛衰变化，如四季的更迭、日月的盈亏等。

⑩守：保守，指胸有成竹，老谋深算。

野无衡敌：野战便没有可抗衡的敌人。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用兵进攻敌国，有什么进攻作战的原则吗？”

太公说：“战场作战的形势是根据敌人的行动而因势利导，战术的运用在敌我两方对阵的时候，奇与正的变化是依靠将领的无穷智慧。所以，最高的机密不可泄露，用兵的艺术不能外传。机密到了最高层次，自然只能会之秘而不能表现为言语，而军队作战的部署，自然也只能隐秘莫测而不可暴露于外界。飘逸而往，忽然而来，能独断专行而不受制于人，这是用兵制胜的关键原则。军事机密泄露，敌人就会采取对策；军队行动暴露，我军就会被敌人算计；我方军事秘密被敌人掌握后，我方一定会被敌人置于危险境地。所以善于用兵的，不等敌人摆开阵势就发动进攻；善于排除祸患的，应当消除隐患在萌芽状态；善于战胜敌人的，应通过见微察隐而取胜。最高明的作战艺术，就是造成无人敢与我为敌。所以与敌人直接交锋取胜的，不能称为良将；设置守备器具在失败之后的，不能称为智士；智谋与一般人相同的，不能叫做国师；技艺与一般人相同的，不可称为一国之良工。军事上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所攻必克；用兵的关键，莫过于保守秘密；行动的关键，莫过于出其不意；战前谋划，莫过于神妙莫测。

所以，希望先战胜敌人的，应当先假装十分害怕交战，以示军力弱小，诱使敌人暴露虚实再进攻，然后再进行决战这样便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圣人观察天地的运行，反复探求其变化规律，循阴阳变

化之规律，以便顺应季节的更替。天地间万物盛衰、生死成为常规，都是因天地自然规律的运行而发生变化的结果。所以古人说：没有看清敌人虚实形态的变化而与之交战，虽然军士很多但必定失败。善于作战的人安处不受干扰，能胜则战，不胜则止。所以说，没有恐惧，没有犹豫。用兵最严重的弊端就是犹豫；军队最可怕的灾难莫过于狐疑。总之，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见有利的形势决不放过，遇到有利的时机决不迟疑。如果失去有利时机，自己反受其害。所以，有智慧的人抓住战机决不错过，聪明的人毅然决断而不犹豫。因此投入战斗时，他的行动像疾雷不及掩耳，闪电不及瞑目。奔跑趋敌，有如惊马；用力而战，有如发狂。阻挡他的就会遭到击破，靠近他的必定失败灭亡，以这样凶猛的攻势，这种军队谁又能抵御呢！作为将领不言不语而胸有成竹的，是神；能眼睛不看即可明察秋毫的，是明。所以，掌握了神明之道的将领，就能够做到野无强敌，世无敌国。”

武王说：“你说得很好！”

奇兵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

太公曰：“古之善战者非能战于天上，非能战于地下；其成与败皆由神势①：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两阵之间，出甲陈兵、纵卒乱行者，所以为变也；深草蓊②者，所以逃遁也；溪谷险阻者，所以止

车御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坳泽窈冥者③，所以匿其形也；清明无隐者，所以战勇力也；疾如流矢，如发机者，所以破精微④也；诡伏设奇，远张诳⑤诱者，所以破军擒将也；四分五裂者，所以击圆破方也。因其惊骇者，所以一击十也；因⑥其劳倦暮舍者，所以十击百也；奇伎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强弩长兵者，所以逾水战也；长关远候⑦，暴疾谬遁⑧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喧嚣者，所以行奇谋也；大风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后也；伪称敌使者，所以绝粮道也。谬号令⑨，与敌同服者，所以备走北也；战必以义者，所以励众胜敌也；尊爵重赏者，所以劝用命也；严刑罚者，所以进罢怠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夺，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调和三军，制一臣下也；处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阻险者⑩，所以为固也；山林茂秽者，所以默往来也；深沟高垒，积粮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通治乱，不可以语变。故曰，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神势：神妙的态势。

②蓊蔚（wěngyì）：草木茂盛。

③坳泽：低洼潮湿的地方。窈冥：幽暗。

④精微：精妙周密。

⑤诳：欺骗。

⑥因：乘。

⑦长关远候：意为在远方设立关卡，派出侦察。

⑧暴疾缪遁：意为行动迅速、进退诡诈。

⑨谬号令：假传敌人的号令。

⑩保险阻者：占据险阻地形的人。

分移：意为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分：分开。移：挪动。

倾：倒下，倾覆。引申为失败，崩溃。

机：机会。

备：防备。

职：职守。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凡是用兵作战，其要领是什么？”

太公说：“古时候善于用兵作战的人，并不是能战于天上，也不是能战于地下；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全在于用兵能否神妙莫测。所以能造成这种态势的就胜利，不能造成这种态势的就失败，国家要灭亡。在敌我两阵之间陈兵列甲，纵容士卒阵势行列混乱的，是故意在

使用欺诈诱惑敌人的手段；占领有茂密的野草的地带，是为了隐蔽撤退部队；占据溪水山谷险阻的地段，是为了阻挡敌人的战车和防御敌人的骑兵；占领险隘关塞丛山的森林，是为了以少量兵力打击敌人的大部队；占领水泽低洼幽暗隐蔽的地形，是为了隐蔽自己军队的行动；队伍占领开阔平坦没有隐蔽的地方，这是为了与敌人较量军事实力；军队行动快如飞箭，突击猛如拨动的弩机，是为了打乱敌人的深谋妙计；使用伏兵巧妙埋伏，虚张声势的，是为了击破敌军、擒杀敌将；军队四面出击，多头进攻，是为了攻破敌人的各种阵势。乘敌人惊骇时发起进攻，以一击十；乘敌人疲惫不堪，夜晚宿营之际，以十击百；利用奇巧的手段架桥造船，越深水、渡江河。使用强弩和长柄的兵器，是为了越水作战；在远距离设置警戒哨兵与侦探，行动迅疾而不拘常法，是为了袭取占领敌人的城邑；击鼓前进并故意让士卒大声喧哗，是为了迷惑敌人，乘机实行奇妙的计谋；利用急风暴雨的天气而发动袭击，是为了攻击敌人前锋、歼灭敌人后卫的目的；假扮成敌人的使者，潜入敌区是为了断绝敌人的粮道；假传敌人的号令，混穿敌军的衣服，是为了准备撤退；战前以大义，是为了激励士众奋勇杀敌；加封尊贵的爵位，给予重赏，是为了勉励部下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实行严厉的刑罚，是为了振奋士气，摆脱懈怠。有赏有罚，有礼有威，有慢有快，这是协调三军的意志和统一属下行动的方法。占领视线开阔的高地的地形，是为了加强警戒与防守；占据险隘阻塞等要地，是为了坚固自己的防守；驻扎在茂密的山林地带，是为了隐蔽自己军队的往来行动；挖掘壕沟，高筑壁垒，多储粮食，是为了准备持久作战。所以说，将帅如不知道战争中攻守的策略，就谈不上对敌作战；如果不会灵活运用兵力，就谈不上出奇制胜用兵；如果不了解军队治乱的关系，就谈不上随机应变。所以说，将帅不仁义，那么三军就不会拥护；将帅如果不勇敢，那么三军就会失去精锐；将帅如果没有机智，那么三军就会滋生疑惧而失去胜利信心；将帅如果不精

明，那么三军就会遭到惨败；将帅如果考虑问题不周详，那么三军就会失去战机；将帅如果缺乏警惕性，那么三军将会疏于戒备；将帅如不坚强自力，三军就会懈怠玩忽职守。所以，将帅是掌握三军命运的人，三军要么同着他一起严整有治，要么同着他一道混乱不治。国家能得到能干的贤将，军队强大而国运昌盛；不能得到能干的贤将，则军队弱小而国家灭亡。”武王说：“说得很好。”

五音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律音①之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胜负之决乎？”太公曰：“深哉！王之间也。夫律管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③，此其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④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之。古者三皇⑤之世，虚无⑥之情，以制刚强，无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⑦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净，无阴云风雨，夜半遣轻骑往，至敌人之垒，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当耳，大呼惊之。有声应管，其来甚微；角声应管，当以白虎⑧；徵声应管，当以玄武⑨；商声应管，当以朱雀⑩；羽声应管，当以勾陈；五管声尽不应者，宫也，当以青龙。此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武王曰：“善哉！”

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敌人惊动则听之。闻枹鼓之音者，角也；见火光者，徵也；闻金铁矛戟之音者，商也；闻人啸呼之音者，羽也；寂寞无闻者，宫也。此五者，声色之符也。”

【注释】

①律音：指六律、五音。

②律管：古代正音的乐器，用竹、玉或铜制成，共十二管。各管按音阶由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③宫、商、角、徵、羽：古代五个音阶。阴阳五行家以五音配五行，宫属土、商属金、角属木、徵属火、羽属水。

④五行：古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构成，五者相生相克。

⑤三皇：传说中远古的帝王。具体人物说法不一，或以伏羲、神农、祝融，或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等。

⑥虚无：清静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⑦六甲：古代用天干与地支相配计算时日。其中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个以甲为首的干支称六甲。

⑧白虎：古代天文学把黄道上的恒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座即二十八宿。白虎本是西方七宿的合称，又用以代指西方，因西方属金，五行家又以白虎为金之神。

⑨玄武：本是北方七宿的合称，又用以代指北方。因北方属水，五行家又以玄武为水之神。

⑩朱雀：本是南方七宿的合称，又用以代指南方。因南方属火，五行家又以朱雀为火之神。

勾陈：古代天文学所定的一个星座，包括六颗恒星，勾陈即北极星。从地球上看来，北极星位置不变，为群星所环绕，因此又用以代指中央。因中央属土，五行家又以勾陈为土之神。

青龙：本是东方七宿的合称，又用以代指东方。因东方属木，五行家又以青龙为木之神。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从律管发出的乐声，就能了解三军力量的盛衰、预知胜负的结果吗？”太公说：“君王问的这个问题真是深奥啊！律管共有十二个音阶，其中主要有五个：即宫、商、角、徵、羽，这是最纯正的声音，万代不会改变。五行相生相克之神妙是普遍存在的自然规律，借此可用来预知敌方的变化。金、木、水、火、土五行，各以其相克优势取胜。古时三皇五帝时，崇尚虚无清静之情，无为而治以制伏刚强暴虐。由于没有文字，都出于五行相克关系行事。五行的道理，是天地间的自然规律。六甲的演衍和分合，其道理深奥玄妙如神。军事上运用五音五行的方法是：当天空晴朗，没有阴云风雨之时，夜半时分派轻骑兵前往敌营，在距敌营九百步以外的地

方，都侧拿着律管对着耳朵，大声疾呼以惊动敌人。这时，就会有敌人的声音反应于律管之中，但声音十分微弱。如果是角声反应于律管之中，就应当命令军队根据白虎的时空方位，从西边去攻打敌人；如果是徵声反应于律管之中，就应当命令军队根据玄武的时空方位，从北面去攻打敌人；如果是商声反应于律管之中，就应当命令军队根据朱雀的时空方位，从南面去攻打敌人；如果是羽声反应于律管之中，就应当命令军队根据勾陈的时空方位，从中央去攻打敌人；所有律管都没有回声的是宫声的反应，这时应当命令军队根据青龙的时空方位从东边去攻打敌人。所有这些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应验，是辅佐军队取胜的征兆，是成败的良机。”武王说：“说得很好！”

太公说：“深奥玄妙的音律，都有其外在的征候。”武王问：“怎么才知道的？”太公说：“当敌人惊动时则细心辨听：听到鼓槌击鼓的声音就是角声，看到火光就是徵声，听到金铁矛戟的声音就是商声，听到敌人呼喊叫嚣的声音就是羽声，敌营寂静什么也听不到就是宫声。这五种音律与外界的动静都是各有对称、相互吻合的。”

兵征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吾欲未战先知敌人之强弱，豫见胜负之征，为之奈何？”

太公曰：“胜负之征，精神①先见。明将察之，其败在人。谨候敌人出入进退，察其动静，言语妖祥②，士卒所告。凡三军说恠③，士卒畏法，敬其将命；相喜以破敌，相陈以勇猛，相贤以威武，此强征也。三军数惊，士卒不齐，相恐以敌强，相语以不利，耳目相属，妖言不止，众口相惑④；不畏法令，不重其将，此弱征⑤也。三军齐整，阵势以固，深沟高垒，又有大风甚雨之利；三军无故⑥，旌旗前指；金铎之声扬以清，鼙鼓之声宛以鸣。此得神明之助，大胜之征也。行陈不固，旌旗乱而相绕，逆大风甚雨之利，士卒恐惧，气绝而不属⑦；戎马惊奔，兵车折轴；金铎之声下以浊，鼙鼓之声湿如沬。此大败之征也。凡攻城围邑，城之气色如死灰⑧，城可屠；城之气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气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气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气出而东，城不可攻；城之气出而复入，城主⑨逃北；城之气出而复我军之上，军必病；城之气出高而无所止，用兵长久。凡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辅⑩。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精神：指人的精神面貌。

②妖祥：吉凶。妖：怪异凶恶。祥：吉祥。

③说恠：心情喜悦。

④众口相惑：互相怂恿。

⑤弱征：怯弱的征兆。

⑥无故：没有事故，平静安定。此处指不待命令而行动。

⑦不属：不相连接。引申为涣散。

⑧死灰：灰白色。

⑨城主：守城的主将。

⑩大辅：得力的辅佐之人。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我想在作战之前，先知道敌人强弱之势，预见敌我胜败的征兆，有什么办法吗？”

太公说：“胜败的种种征兆，首先在敌军将士的精神面貌上表现出来。明智的将帅能够事先察觉的，但能否利用这种征兆打败敌人，则在于人的主观努力。我们必须周密地侦察敌人出入进退的情况，观察他的动静，留意于言语中的吉凶，以及士卒的相互闲谈情况。凡是三军士众心情喜悦，遵守法令，尊敬长官，服从命令，乐于破敌杀将，相互间都是战场上的勇猛杀敌的谈资，相互间都以赞美威武勇敢的将士而为荣，这是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征兆；相反，如果敌人三军士众不断地受到惊动，士卒散漫混乱，行阵不整，相互间以敌人的强悍来恐吓畏惧，相互谈论不利于作战的言论，相互间探听各种消息，谣言四起，不得制止，不畏惧法令，不尊敬主将，这是军队虚弱无力的征兆。三军步调一致，队伍整齐，阵势坚固，凭借深沟高垒，又凭借暴风骤雨的有利条件，三军不待命令而旌旗向前方挥动，金铎的敲击声激扬清越，鼙鼓的声音宛转和鸣，这表明军队得到了神明的帮助，乃是取得胜利的征兆；相反，如果三军队伍阵势不坚固，旌旗混乱而

所指方向不对，行动又受暴风骤雨不利条件的影响，士卒惊恐畏惧，气喘吁吁，战马惊骇狂奔，兵车车轴断折，金铎声音低沉而混浊，鼙鼓声音沉闷而压抑，这是军队大败的征兆。凡是攻城围邑之时，通过观察城市上空的气象，可以预知进攻顺利或不顺利。如果城市上空一片死灰色，那么这座城可以被毁灭；如果城市上空之气向北流动，那么这座城可以被攻克；如果城市上空之气向西流动，那么这座城可以迫使投降；如果城市上空之气向南流动，那么这座城就难以攻取；如果城市上空之气向东流动，那么这座城便不可进攻；如果城市上空之气去而又返，那么守卫这座城市的将领必定逃跑了；如果城市上空之气流出覆盖在我军上方，我军必定受挫；如果城市上空之气高而不止，那么围城的时间将很长。凡是攻城围邑，如果超过十天仍然不打雷不下雨，一定要马上撤退解围，因为城中必定有得力的贤能之士辅佐。这以上就是说明为什么能攻则攻，不能攻就停止的道理。”武王说：“你说得很好！”

农器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天下安定，国家无事，战攻之具，可无修乎？守御之备，可无设乎？”

太公曰：“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①者，其行马蒺藜也②。马牛车輿者，其营垒蔽櫓也。锄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箠笠

③，其甲冑干楯也。锬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马，所以转输粮用也。鸡犬，其伺候也。妇人织纴，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鉞草棘，其战车骑也。夏耨④田畴，其战步兵也⑤。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冬实仓廩，其坚守也。田里相伍，其约束符信⑥也。里有吏，官有长，其将帅也。里有周垣⑦，不得相过，其队分也。输粟收刍⑧，共廩库也。春秋治城郭，修沟渠，其堑垒也。故用兵之具⑨，尽在于人事也。善为国者，取于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辟⑩其田野，安其处所。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纴有尺度，是富国强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耒耜：古代耕地翻土的农具。耒为柄，耜为铲，形状与犁相似。

②行马：即拒马，用以堵塞道路的障碍器材。蒺藜：一种带有尖刺的障碍物，形如蒺藜。

③蓑蓆笠（dēng）笠：蓑蓆：草编的雨衣。笠：古时有柄的笠，即雨伞。笠：斗笠，戴在头上。它们都是遮雨的器具。

④耨（nòu）：耘田除草。

⑤其战步兵也：可以用于战时对敌人步兵作战。

⑥符信：凭证。

⑦周垣：即为四周的墙垣。

⑧刍（chú）：喂饲牛马的草料。

⑨具：器具。

⑩辟：开辟。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天下安定太平，国家没有战争的时候，攻战的器具可以不加以整備吗？守卫防御的设备可以不予以筹置吗？”

太公回答说：“进攻防御的设备，完全在于平时的维护和准备。农民耕作用的耒耜，可以作为军用的行马蒺藜等作战障碍器材；农民耕作用的马车和牛车，车身可当做营垒的蔽橰屏障器材；农民耕作用的锄耰，可以作为作战的矛戟；农民穿的蓑衣、雨伞和笠帽，可以作为作战的甲冑和盾牌；农民掘土用的和锛，伐木用的斧和锯，舂米用的杵和臼，都可以当攻城的器具。农民耕作用的牛和马，可以用来运输粮食；鸡和狗可以用来报时和警戒。妇女纺织用的缁帛，可制作军用的旌旗；男子平整土壤的技术，可以用于攻城作业。春天农民耕田除草的方法，可以当作与敌人的战车骑兵作战的手段。夏天农民耘耨田地，可以当作与敌人步兵作战。秋天农民收割庄稼柴草，可以为战时储备粮食；冬天农民粮食装满仓库，可为战时长期守备准备。田里劳作的百姓，平时编在一起为“伍”，这就是战时军队编组和管理依据。里设有吏，乡设有长，平时领导百姓，战时即可作将帅。里与里之间设修围墙，互不逾越，战时便可当守备的战区。平时运输粮食柴草，可以当战时后勤仓库；春秋二季修筑城郭，疏浚沟渠，就等同为战时的堑壕堡垒。所以，用兵时需要的器具，完全分散在人们日常农事生活中。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无不重视农业大事。所以他必须让百

姓尽力豢养六畜，开辟田野，不让土地荒芜，让百姓有地方居住。男子耕田数亩，使粮食充足；妇女织布数尺，使穿戴富裕。这就是平时富国，战时强兵的方法。”武王说：“您说得很好！”

虎韬

军用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王者举兵，三军器用，攻守之具，科品①众寡，岂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问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愿闻之。”

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数，将甲士万人，法用：武冲大扶胥②三十六乘，材士强弩矛戟为翼③，一车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车轮，车上立旗鼓，兵法谓之震骇，陷④坚陈，败强敌。武翼大橦矛戟扶胥⑤七十二具。材士强弩矛戟为翼，以五尺车轮，绞车连弩⑥自副，陷坚陈，败强敌。提翼小橦扶胥⑦一百四十具，绞车连弩自副，以鹿车轮，陷坚陈，败强敌。大黄参连弩大扶胥⑧三十六乘，材士强弩矛戟为翼。飞鳧、电影⑨自副。飞鳧，赤茎白羽，以铜为首；电影，青茎赤羽，以铁为首。昼则以绛缟⑩，长六尺，广六寸，为光耀；夜则以白缟，长六尺，广六寸，为流星，陷坚陈，败步骑。大扶胥冲车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载，可以纵击横，可以败敌。辎车骑寇，一名电车，兵法谓之电击，陷坚陈，败步骑寇夜来前。矛戟扶胥轻车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载，兵法谓之霆击，陷坚陈，败步骑。方首铁棓维盼，重十二斤，柄长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长八寸，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钺。方首铁锤，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锤，败步骑群寇。飞

钩，长八寸，钩芒长四寸，柄长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众。三军拒守，木螳螂剑刃扶胥，广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马，平易地，以步兵败车骑。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败步骑，要穷寇，遮走北。轴旋短冲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黄帝所以败蚩尤氏。败步骑，要穷寇，遮走北。狭路微径，张铁蒺藜，芒高四寸，广八寸，长六尺以上，千二百具。败步骑。突暝来前促战，白刃接，张地罗，铺两鍬蒺藜、参连织女，芒间相去二寸，万二千具。旷野草中，方胸铤矛，千二百具，张铤矛法，高一尺五寸。败步骑，要穷寇，遮走北。狭路、微径、地陷，铁械锁参连，百二十具。败步骑，要穷寇，遮走北。垒门拒守，矛戟小槽，十二具，绞车连弩自副。三军拒守，天罗虎落锁连一部，广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剑刃扶胥，广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渡沟堑飞桥，一间广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着转关轳轳，八具，以环利通索张之。渡大水飞江，广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八具，以环利通索张之；天浮铁螳螂，矩内圆外，径四尺以上，环络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张飞江，济大海，谓之天潢，一名天舡。山林野居，结虎落柴营。环利铁锁，长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环利大通索，大四寸，长四丈以上，六百枚。环利中通索。大二寸，长四丈以上，二百枚；环利小徽纆，长二丈以上，万二千枚。天雨盖重车上板，结橐，广四尺，长四丈以上。车一具，以铁杙张之。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长三尺以上，三百枚。槨，刃广六寸，柄长五尺以上，三百枚。铜筑固为垂，长五尺以上，三百枚。鹰爪方胸铁把，柄长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铁叉，柄长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两枝铁叉，柄长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镰，柄长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槽刀，重八斤，柄长六尺，三百枚。委环铁杙，长三尺以上，三百枚。楸杙大锤，重五斤，柄长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万人，强弩六千，戟楯二千，矛楯两千，修治攻

具，砥砺兵器巧手三百人。此举兵军用之大数也。”武王曰：“允哉！”

【注释】

①科品：种类，品类。

②武冲大扶胥：设有大盾的大型战车。扶胥：战车的别名。

③材士：勇猛而武艺高强的战士。翼：护卫。

④陷：攻破。

⑤武翼大橐矛戟扶胥：一种装备有大盾牌和矛戟的战车。

⑥绞车连弩：一种用绞车张弓，能连续发射箭矢的强弩。

⑦提翼小橐扶胥：装备有小盾牌的小型战车。

⑧大黄参连弩大扶胥：装备有大黄连弩的大型战车。大黄：一种强弩的名称。参连弩：能连续击发的强弩。

⑨飞鳧（fú）、电影：两种旗帜的名称。

⑩绛缟：大红色的丝绢。

螳螂武士：骁勇善战的武士。

辎车骑寇：轻快迅捷的战车。

电车：快如闪电的战车。

矛戟扶胥轻车：一种配备有矛戟的轻型战车。

方首铁楮维盼：一种大方头的铁棒。楮：通“棒”。盼：同“颁”，头大貌。

大柯斧：长柄斧头。柯：斧柄。

败：击败。

飞钩：古代兵器，似剑而曲，可用来钩取敌人。

木螳螂剑刃扶胥：一种用以拒守的木制战车，形似螳螂，有尖刃向外。

木蒺藜（jílí）：用木料制成的形如蒺藜的有刺障碍物。

轴旋短冲矛戟扶胥：一种配备有冲角矛戟可以旋转的战车。

蚩尤氏：传说中九黎族首领，有兄弟九十一人，均兽身人头，能呼风唤雨，勇猛善战，后与黄帝争夺中原，失败被杀。

突瞑：在天色黑暗时进行突袭。

地罗：地网。

参连织女：将蒺藜连缀在一起的障碍物。织女：本是一种类似蒺藜的草，此处指一种带有尖刺的障碍物。

方胸铤（dìng）矛：齐胸高的小矛。铤：短柄小矛。

天罗虎落：一种障碍物。天罗：缀有蒺藜的网。虎落：竹篱。

飞桥：一种可折叠的桥或壕桥。

飞江：一种可济渡江河的浮桥。

天浮：一种浮桥。

天舡：大船。

结臬鉏铍（xǐchúwú）：指在木板上整齐地铺上麻布。臬：麻。鉏铍：排列成锯齿状。

铁杙（yì）：铁桩或钉子一类的东西。杙：橛，桩子。

桡（jué）：一种大锄头。

芟（shān）：除草。

砥砺：磨刀石，此处意为磨快、磨利。

数：数目。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君王起兵征伐，武器装备和攻守器械，其种类和数量有一定标准吗？”太公说：“这的确是个大问题啊！攻守战具的种类、数量，各有不同，这是有关军队威力强弱的大问题。”武王说：“我想知道得详细些。”

太公说：“凡统率甲士万人，所用的武器器材的大概配置标准是：武冲大扶胥三十六辆，以勇武之士使用强弩、矛、戟在两旁护卫，每车由二十四人推动。其车轮高八尺，车上竖旗设鼓。兵法上把这车辆叫作‘震骇’，可用它攻破坚阵，击败强敌。武翼大橐矛戟扶胥七十二部，以勇武之士使用强弩、矛、戟在两旁护卫。这种车装有五尺高的车轮，并附有绞车连弩，可用它攻破坚阵，击败强敌。提翼小橐扶胥一百四十部，并附有绞车连弩，这种车车轮像鹿车那么大，可用攻破坚阵，击败强敌。大黄参连弩大扶胥三十六辆，以勇武之士使用强弩、矛、戟在两旁护卫，并附有‘飞鳧’、‘电影’两种旗帜。飞鳧用红色的竿，白色的羽，以铜矛头为旗杆头；电影用青色的杆，红色的羽，以铁矛头为旗杆头。白天用大红色的绢，其长六尺，宽六寸，名为‘光耀’；夜间用白色的绢，其长六尺，宽六寸，名为‘流星’。这种战车可用以攻破坚阵，击败步骑兵。大扶胥冲车三十六辆，以螳螂武士乘于车上，可用它纵横冲击，击败强敌。輜车骑寇也叫电车，兵法称它为‘电击’，它可用以攻破坚阵，击败敌人乘夜来袭的步兵骑兵。矛戟扶胥轻车一百六十辆，每车乘螳螂武士三人，兵法称这种车为‘霆击’，可用它攻破坚阵，击败敌人的步兵骑兵。大方头铁棒也叫天桔，重十二斤，柄长五尺以上，共一千二百把。长柄斧也叫天钺，刃长八寸，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共一千二百把。方头铁锤也叫天锤，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共一千二百把，可用以击败敌人步兵骑兵。飞钩，长八寸，钩尖长四寸，柄长六尺以上，共一千二百把，它可用以投到敌群。军队防守时，应使用木螳螂剑刃扶胥，每部宽两丈，共一百二十部，也叫行马，在平坦的地形上步兵可用它阻止敌人的车、骑的行动。设置木蒺藜，要高于地面二尺五寸，共一百二十部，可用它阻止敌人的步兵、骑兵，拦阻势穷力竭的敌人和截断逃跑的敌人。轴旋短冲矛戟扶胥，共一百二十部，黄帝用它击败蚩尤，可用它击败步兵、骑兵，拦截阻击逃跑的敌人。在隘

路、小道，可以布设铁蒺藜。铁蒺藜刺长四寸，宽八寸、长六尺以上，共布一千二百部，可用它拦阻敌人的步兵、骑兵。敌人在能见度很低的时候突然前来挑战，白刃相接，这时应张设地罗，布置两铍蒺藜和参连织女，每部的芒尖相距二寸，共一万二千部。在旷野深草地区作战，配备齐胸铍矛，共一千二百把。设置铍矛的方法，是使它高出地面一尺五寸，可用以阻止敌人的步兵、骑兵，拦阻势穷力竭的敌人和截断逃跑中的敌人。在隘路、小道和低洼的地形上，可张设铁锁链，共一百二十部，它可用以阻止敌人的步兵、骑兵，拦阻势穷力竭的敌人和截断逃跑的敌人。守卫营门用矛、戟、小橧各十二部，并附有绞车连弩。军队驻守时应设天罗虎落锁链，每部宽一丈五尺，高八尺，共一百二十部。虎落剑刃扶胥，每部宽一丈五尺，高八尺，共五百二十部。为渡沟装备的飞桥，每间宽一丈五尺，长两丈以上，飞桥上装有转关辘轳，共八部，使用连环铁索架设。渡江河使用飞江，飞江用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的桥板八段拼成，用连环铁索联结起来。天浮和铁螳螂外圆内方，直径四尺以上，两者用铁环绳索联结，共三十二套。用天浮张设飞江，渡大水，这就叫天潢，也叫天船。军队在山林地扎营，结虎落营寨，必须准备长二丈以上的铁链一千二百条；连环大铁索粗四寸，绳长四丈以上，共六百条；中等铁索粗二寸，四丈以上，共二百条；带环的绳索长二丈以上，共一万二千条。天下雨时，辎重车要盖上车顶板，还要盖上用麻编结成的篷布，篷布宽四尺，长四丈以上，每车一条，用小铁桩固定在车顶上。砍伐树林用具：大斧，重八斤，柄长三尺以上，共三百把；大锄，刃宽六寸，柄长五尺以上，共三百把；铜筑固为垂，长五尺以上，共三百把；鹰爪齐胸铁耙，柄长七尺以上，共三百把；齐胸铁叉，柄长七尺以上，共三百把；齐胸两枝铁叉，柄长七尺以上，共三百把。用以清除草木用具：大镰，柄长七尺以上，共三百把；大橧刀，重八斤，柄长六尺，共三百把；带环的铁橧，长三尺以上，共三百个；击打铁橧的大

锤，重五斤，柄长二尺以上，共一百二十把。军队万人，需要强弩六千架，戟和盾两千套，矛和盾两千套，修理攻城器具和磨快兵器的能工巧匠三百人。以上是作战所需要的兵器器材的大略数目。”武王说：“应当这样！”

三陈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为天陈①、地陈②、人陈③，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④，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谓天陈。丘陵、水泉，亦有前后左右之利，此谓地陈。用车用马，用文用武，此谓人陈。”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天陈：依照天象布列阵势。陈：同“阵”。

②地陈：依照地形布列阵势。

③人陈：根据人事布列阵势。

④斗杓：即北斗，亦即今天所称大熊星座中七颗较亮的星，在北天排列成斗（杓）形，其中四星组成斗身，三星组成斗柄。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用兵时有所谓天阵、地阵、人阵，是什么意思？”太公说：“根据日月、星辰、斗杓等天象位置来布阵，就叫天阵；利用丘陵、水泽等地形为依托来布阵，就叫地阵。根据所使用的兵种和战法来布阵，就叫人阵。”武王说：“好啊！”

疾战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敌人围我，断我前后，绝我粮道，为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①也，暴②用之则胜，徐用之则败。如此者，为四武冲陈③，以武车骁骑惊乱其军而疾击之，可以横行。”

武王曰：“若已出围地，欲因以为胜，为之奈何？”太公曰：“左军疾左，右军疾右，无与敌人争道；中军迭前迭后④，敌人虽众，其将可走。”

【注释】

①困兵：处于困难境地的军队。

②暴：突然，迅速勇猛。

③四武冲陈：四面都用战车部队进行警戒的阵形。

④迭前迭后：轮番突击，或击敌前，或抄敌后。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如果敌人包围了我军，阻断交通，断绝粮道，应该怎么办？”太公说：“这是处境最困难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急速突围就能胜利，拖延时日就要失败。突围的队形是，把军队结成‘四武冲阵’，使用强大的战车和骁勇的骑兵，打击和震骇敌军，急速突击，这样就可以横行无阻地突围了。”

武王又说：“如果我军已突出重围，还想乘势击败敌军，怎么办？”太公说：“以左军迅速向左攻击，右军迅速向右攻击，不要和敌人争夺道路，以免分散兵力；同时以中军轮番突击，或击敌前，或抄敌后。这样敌军虽多，但也能打败。”

必出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①之地，敌人四合而围我，断我归道，绝我粮食，敌人既众，粮食甚多，险阻又固，我欲必出，为之奈何？”

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为宝，勇斗为首。审知敌人空虚之地，无人之处，可以必出。将士人持玄旗②，操器械，设衔枚，夜出。勇力、飞足、冒将之士，居前，平垒③为军开道；材士、强弩为伏兵居后，弱卒车骑居中。陈毕徐行，慎无惊骇。以武冲扶胥，前后拒守，武翼大橰④，以备左右。敌人若惊，勇力、冒将之士疾击而前，弱卒车骑，以属其后，材士、强弩隐伏而处。审候敌人追我，伏兵疾击其后，多其火鼓，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三军勇斗，莫我能御⑤。”

【注释】

①诸侯：古代对中央政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此处指敌对国家。

②玄旗：黑色的旗帜。

③平垒：攻占敌军营垒。

④武翼大橰：一种防卫型战车。

⑤莫我能御：宾语前置，不能阻截我军的突围。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领兵深入敌国境内，敌人从四面合围我军，切断我军退路，断绝我军粮道。敌军既众，粮食又多，占领了险阻地形，守备坚固，我想突围而出，应该怎么办？”

太公说：“突出敌人包围的方法，兵器最为重要，而首先必须奋勇战斗。查明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以及无人防守的处所，乘虚而击，就可以突出包围。突围时，将士们都拿着黑旗，持着器械，口中衔枚，乘着黑夜行动。使勇敢有力、行动轻捷、敢于冒险犯难的将士在前面，扫平敌人营垒，为我军打开通路；让勇敢的武士使用强弩，作为伏兵，隐匿在后面掩护，而让老弱士卒和战车、骑兵在中间行进。部署完毕后，沉着行动，谨慎从事，不可惊慌，并使用武冲扶胥在前后护卫，用武翼大橧矛戟扶胥在左右掩护。如果敌人发觉我军突围行动，我先头部队就迅速向前突击，老弱士卒和车骑跟在后面，勇武之士使用强弩埋伏起来。当敌来追我时，我伏兵就迅速攻击它的侧后，并多用火光、鼓声乱敌之耳目，使其感到我军好像是从地而出，从天而降。全军奋勇战斗，敌人就不能抵御我军的突围了。”

【原文】

武王曰：“前有大水、广堑、深坑，我欲逾渡，无舟楫之备。敌人屯垒，限我军前，塞我归道，斥堠常戒，险塞尽中，车骑要我前，勇士击我后，为之奈何？”

太公曰：“大水、广堑、深坑，敌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飞江转关与天潢以济吾军。勇力材士，从我所指，冲敌绝阵，皆致其死。先燔①吾辎重，烧吾粮食。明告吏士：勇斗则生，不勇则死。已出者，令我踵军设云火②远候，必依草木、丘墓、险阻，敌人车骑必不敢远追长驱。因以火为记，先出者令至火而止，

为四武冲陈。如此，则吾三军精锐勇斗，莫我能止③。”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燔（fán）：焚烧。

②云火：烟火，形容火光高升入云的样子。

③莫我能止：敌人就无法阻止我军了。本句为宾语前置。

【译文】

武王又说：“假如面前遇到大河、宽堑、深坑，我军要想渡过，而没有准备船只；敌人屯兵筑垒，阻止我军前进，堵塞我军归路，其观察哨又戒备很严，险要地形都在敌人手中，敌人的战车、骑兵又在前面拦阻，勇士又在后面追击，这种情况下我军应该怎么办？”

太公说：“凡是大河、宽堑、深坑，敌人一般是不设防的，即使进行防守，兵力也必定很少。这样，就可以用飞江、转关辘轳与天潢渡过我军。以勇武之士按照指定方向，冲锋陷阵，拼死战斗。先焚烧我军辎重，烧掉我军粮食，再明确告诉全军将士：勇斗就有生路，怯战就是死亡。摆脱了危险，就令我军后卫部队设置烟火信号，派出远方侦察，占领丛林、坟墓和险阻的地形，以准备阻击敌人。这样，敌人的战车骑兵必然不敢长驱远追了。之所以用火作为信号，是为了指示先期突围的部队到有火的地方集结，就编成‘四武冲阵’。这样，我三军将士都精锐而勇斗，敌人就无法阻止我军了。”武王说：“好啊！”

军略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遇深溪、大谷、险阻之水，吾三军未得毕济，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后不得属于前，无有舟梁①之备，又无水草之资。吾欲毕济，使三军不稽留，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帅师将众，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教不素信，士卒不习。若此，不可以为王者之兵也。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若攻城围邑，则有辒、临冲②；视城中，则有云梯、飞楼③；三军行止，则有武冲、大橰前后拒守；绝道遮街，则有材士、强弩，卫④其两旁；设营垒，则有天罗、武落⑤、行马、蒺藜。昼则登云梯远望，立五色旗旌；夜则设云火万炬，击雷鼓，振鼙铎，吹鸣笳⑥；越沟堑，则有飞桥、转关辘轳、铍；济大水，则有天潢、飞江；逆波上流，则有浮海、绝江⑦。三军用备，主将何忧？”

【注释】

①梁：桥梁。

②辒、临冲：辒（fénwēn），古代用于攻城的一种车辆。其形制下设四轮，上蒙以皮革，中可容十人，往来运土填堑；临冲，攻城器械的名称。临车是从上视下的车辆，冲车为冲撞城门的战车。

③云梯、飞楼：云梯，古代攻城时用来攀登城墙的长梯。飞楼，用以登高观察城中敌情的望楼。

④卫：底本作“冲”，疑误，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⑤武落：即虎落，绳索和木桩。

⑥笳：古管乐器名。

⑦浮海、绝江：均为古代的渡河器材。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领兵深入敌国境内，遇到深溪大谷和难以通过的河流，我军还没有渡完，这时忽然天降暴雨，流水大涨，后面的军队被水隔断，既没有船只、桥梁，又没有饮水、粮草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想完全渡过去，使三军不至停留过久，应该怎么办？”

太公说：“大凡率领军队行动，如果计划不预先制订，器械不预做准备，平时训练不周到，士卒动作不熟练，这就不能算是王者的军队了。凡军队在有军事行动的时候，没有不熟练使用各种器械的。如攻城围邑，就用‘轳’、‘临车’、‘冲车’；观察监视城内动静，就用‘云梯’、‘飞楼’；三军进止，就用‘武冲’、‘大橧’在前后掩护；断绝交通，阻断街道，就用武士操强弩控制两侧；设置营垒就用‘天罗’、‘武落’、‘行马’、‘蒺藜’以进行据守。白天就登上“云梯”眺望远方，并树立五色旌旗，以迷惑敌人；夜晚就设置“烟火”、万把火炬，并击‘雷鼓’，敲“‘鼙鼓’、摇‘大铎’，吹鸣笳，作为指挥信号；越沟壕，就用“飞桥”、“转关辘轳”、“”；渡大河就用‘天潢’、‘飞江’；逆流而行，就用‘浮

海’、‘绝江’。如果军队应用的器材都具备了，主将还忧虑什么呢？”

临境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吾与敌人临境相拒，彼可以来，我①可以往，陈皆坚固，莫敢先举。我欲往而袭之，彼亦可来，为之奈何？”

太公曰：“兵分三处：令我前军，深沟增垒而无出，列旌旗，击②鼙鼓，完为守备，令我后军，多积粮食，无使敌人知我意；发我锐士，潜袭其中，击其不意，攻其无备。敌人不知我情，则止不来矣。”

武王曰：“敌人知我之情，通我之谋，动而得我事，其锐士伏于深草，要隘路，击我便处③，为之奈何？”

太公曰：“令我前军，日出挑战，以劳其意。令我老弱，拽柴扬尘④，鼓呼⑤而往来。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敌无过百步，其将必劳，其卒必骇⑥。如此，则敌人不敢来。吾往者不止，或袭其内，或击其外，三军疾战，敌人必败。”

【注释】

①我：底本作“军”，疑误，今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②击：敲打。

③便处：便：简单。指防守薄弱之处。

④拽柴扬尘：拖曳着柴草奔驰，使尘土飞扬，以迷惑敌人。

⑤鼓呼：擂鼓呐喊。

⑥骇：惊骇。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我军和敌人在国境上对峙时，敌可以来攻我，我可以去攻敌，彼此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率先行动。我想前去袭击敌人，又担心敌人前来袭击我军，这应该怎么办？”

太公说：“在这种情况下，应把我军分为前、中、后三部分：令我前军进入深沟高垒，不要出战，列旌旗，击鼙鼓，做充分的战斗准备；令我后军多积粮食，不要让敌人知道我军的意图；然后，派遣精锐部队偷袭敌人的指挥中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袭扰敌人。敌人无法了解我军情况，就不敢前来进攻了。”

武王又问：“如果敌人察知我军情况，明了我军意图，我一行动，敌人就知道我要做什么，因而派其精锐部队埋伏在深草地里，拦阻我必经的隘路，袭击我防备不周的地方，对此怎么办？”

太公说：“令我前军每天前往挑战，以懈怠敌人的斗志；令我老弱士卒拖动树枝，扬起灰尘，击鼓呐喊，往来不停，以壮我军声势。

进行挑战时部队或出现在敌人右边，或出现在敌人左边，距离敌人不过百步远。在我军不断扰乱下，敌方的将帅必定疲于应付，敌方的士卒必定发生恐慌。这样，敌人就不敢前来了。我军反复不停地扰乱，或袭击他的内部，或攻击他的外部，然后，全军急速投入战斗，敌人一定会被打败。”

动静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之军相当。两陈相望，众寡强弱相等，未敢先举。吾欲令敌人将帅恐惧，士卒心伤，行陈不固，后陈欲走，前陈数顾①。鼓噪②而乘之，敌人遂走。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发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两旁，车骑百里而越其前后。多其旌旗，益其金鼓③。战合，鼓噪而俱起。敌将必恐，其军惊骇。众寡不相救④，贵贱不相待⑤，敌人必败。”

【注释】

①数顾：屡次回头看。此处可理解为动摇的意思。

②鼓噪：擂鼓呐喊，指军队交锋时大张声势。

③益其金鼓：增设金鼓。

④救：救援。

⑤待：照顾，对待。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领兵深入敌国境内，敌我之间势均力敌。双方阵垒相对，众寡强弱相等，谁也不敢率先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使敌人将帅恐惧，士卒悲观，行阵不稳，后阵的士卒想逃跑，前阵的士卒动摇，然后，擂鼓呐喊乘势进击，从而使敌人逃跑，那应该怎么办？”

太公说：“要做到这样，就须派遣部队隐蔽地开到距离十里的地方，在道路两旁设置埋伏，另组织战车和骑兵远出百里，迂回到敌军的前后，令各部队多备旌旗，增设金鼓。战斗发起时，擂鼓呐喊，各军同时进攻。这样，敌军将帅必然恐惧，士兵必然惊骇，以至大小部队互不救援，官兵之间不相互照顾，这样，敌军必定会被打败。”

【原文】

武王曰：“敌之地势，不可以伏其两旁，车骑又无以越其前后。敌知我虑，先施其备。吾士卒心伤，将帅恐惧，战则不胜，为之奈何？”

太公曰：“微哉，王之问也！如此者，先战五日，发我远候，往视其动静，审候其来，设伏而待之。必于死地，与敌相遇。远我旌旗，疏我行陈①。必奔其前，与敌相当，战合而走，击金无止②。三里而还，伏兵乃起。或陷③其两旁，或击其先后，三军疾战，敌人必走④。”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疏我行陈：疏散我之行阵，给敌人造成我军军心涣散的错觉。

②击金无止：指不停顿地击钲发出退兵的命令，诱敌深入。

③陷：突击。

④走：败逃。

【译文】

武王又说：“如果敌方地势不便于我军在其两旁设伏，我车骑无法迂回到敌人的前后，同时敌人又发觉了我军的意图，并预先做好了准备，这时，我方士卒悲观沮丧，将帅恐惧不安，就是进攻也不能取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太公说：“大王所问的确实很微妙啊！像这种情况，在战前五天就应向远方派兵侦察，窥探敌人的动静，观察敌军前来进攻的征兆，预先设伏兵等待敌人的来犯，必须选择在对敌人最不利的‘死地’进行交战。这时，我军先头部队避免与敌军正面交锋，只远远地举起旌旗，行列显得不整，并以与敌人相当的兵力向敌进攻。与敌接触，刚

一交锋即行撤退，故意鸣金收兵，后退三里再回头反击，这时伏兵乘机而起，或突击敌军两旁，或抄袭敌军前后，全军奋力作战，敌人必败而逃。”武王说：“真是太妙了！”

金鼓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相当。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①，旬日不止。沟垒悉坏，隘塞不守，斥堠懈怠，士卒不戒。敌人夜来，三军无备，上下惑乱，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令我垒上，谁何②不绝，人执旌旗，外内相望，以号相命③，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为一屯④，诫而约之，各慎其处。敌人若来，视⑤我军之警戒，至而必还，力尽气怠。发我锐士，随而击之。”

武王曰：“敌人知我随之，而伏其锐士，佯北不止，过伏而还，或击我前，或击我后，或薄⑥我垒。吾三军大恐，扰乱失次，离其所，为之奈何？”

太公曰：“分为三队。随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队俱至，或击其前后，或陷⑦其两旁，明号审令，疾击而前，敌人必败。”

【注释】

①霖雨：连续的大雨。

②谁何：指以口令相问答。在警戒区内，每人都用暗号口令以相识别。

③以号相命：通过号令互相联络，传达命令。

④屯：聚。此处指一个驻军单位。

⑤视：底本作“亲”，疑误，据《武经七书直解》校改。

⑥薄：逼近、逼迫，此处指发起进攻。

⑦陷：攻击，冲锋陷阵。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领兵深入敌国境内，敌我兵力相当，适值严寒或酷暑，或又日夜大雨，十多天不止，造成壕垒全部塌毁，险隘关塞不能守备，侦察哨兵麻痹懈怠，其他士卒疏于戒备。这时，敌人乘夜来袭，三军皆无准备，官兵之间又迷惑混乱，对此怎么办？”

太公说：“凡军队有戒备就能巩固，若松懈就要失败。所以要在我军营垒上口令呼应之声不绝，哨兵手持旗帜，与营垒内外联络，相互传送号令，金鼓之声不可断绝，对外表示已做好战斗准备。以三千人为一屯，谆谆告诫，严加约束，使各自慎重守备。若敌人来犯，发现我军戒备森严，即使迫近我军阵前，也必退去。这时，我军应乘敌力尽气衰之际，派遣精锐部队紧随敌后猛击敌人。”

武王说：“如果敌人知道我军要跟踪追击，而埋伏了精锐士卒，然后假装退却不止，当我军进到伏兵地区时，敌人就掉头配合其伏兵向我反击，有的攻我前队，有的击我后队，有的迫近我营垒，致使我军大为恐慌，行列陷于混乱，各自擅离在阵中的位置，对此怎么办？”

太公说：“在这种情况下应把我军分为三队，分头向敌人跟踪追击，注意不要进入伏击圈。在到达敌伏击圈前就要三队同时追到敌人，有的攻击敌人前后，有的攻击敌人两侧，并须严明号令，使士卒疾速出击，敌人必被打败。”

绝道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相守。敌人绝我粮道，又越我前后①。吾欲战则不可胜，欲守则不可久②，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深入敌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势，务求便利③。依山林、险阻，水泉、林木而为之固，谨守关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则我军坚固④，敌人不能绝我粮道，又不能越我前后。”

【注释】

①越我前后：指敌人迂回到我军侧后，从前后两面对我军实施夹击。

②久：持久。

③便利：有利。

④坚固：防守坚固。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领兵深入敌国境内，与敌对峙，这时敌人截断了我军粮道，迂回到我军后方，从前后两方面夹击我军。我想和他作战恐怕不能取胜，我想防守又恐怕不能持久，这该怎么办？”

太公说：“凡是深入敌国境内，必须观察地理形势，务求控制有利地形，依托山林、险阻、水泉、林木以求阵势的巩固，严守关隘桥梁，还应掌握城邑、丘墓等有利地形。这样，我军防守就能坚固，敌人既不能绝我粮道，也不能迂回到我军后方，从两面夹击我军了。”

【原文】

武王曰：“吾三军过大陵、广泽、平易之地，吾候望误失，卒与敌人相薄①。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敌人翼②我两旁，越我前后，三军大恐，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帅师之法，当先发远候，去敌二百里，审知敌人所在。地势不利，则以武冲③为垒而前，又置两踵军于后，远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后相救，吾三军常完坚④，必无毁伤⑤。”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相薄：相迫近。此处指狭路相逢、猝然遭遇。

②翼：从两旁包抄。

③冲：底本作“卫”，疑误，今据《武经七书宜解》本校改。

④完坚：完善而坚固的部署。

⑤毁伤：伤亡和失败。

【译文】

武王问：“我军通过大山、广阔的沼泽地及平坦地形时，由于我方侦查的情况有误，以致突然与敌军遭遇，要想进攻怕不能取胜，想防守怕不能巩固，这时敌人包围两侧，包围我军前后方，我三军大为恐惧，对此怎么办？”

太公说：“大凡统军作战的方法，当先向我前进远方派出侦察人员，在距离敌人尚有二百里时，就需要准确了解敌军所在的位置。如果地势对我行动不利，就用武冲战车在前面掩护行进，并编两支‘踵军’在后跟进，踵军和主力的距离远的可达百里，近的则为五十里，

一旦遇有紧急情况，前后可以互相救援。我三军如能经常保持这种完善而巩固的部署，也就不至于遭受伤亡和失败了。”武王说：“好啊！”

略地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战胜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别军①守险阻，与我相拒。我欲攻城围邑，恐其别军卒至而击我，中外②相合，击我表里。三军大乱，上下恐骇，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攻城围邑，车骑必远，屯卫警戒，阻其内外。中人③绝粮，外不得输，城人④恐怖，其将必降。”

【注释】

①别军：指敌方的另一支部队。

②中外：指敌城中守军与城外援军。

③中人：指被围困在城中的敌军。

④城人：指被围困在城中的军民。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我军乘胜深入敌国，占领其地，但还有大城未能攻下，而敌人另有部队在城外占领险要地形，与我军相持。我军想围攻城邑，又恐其城外部队突然逼近，会合其城内守军向我军夹击，以致全军大乱，上下大骇，应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凡攻城围邑时，须把战车、骑兵配置在离城较远的地方，以担任守卫和警戒，从而隔绝敌人的内外联系。城内敌人旷日持久弹尽粮绝，外面又不得输入，城内军民就会发生恐慌，守城的将领就会投降。”

【原文】

武王曰：“中人绝粮，外不得输，阴为约誓，相与密谋，夜出，穷寇死战，其车骑锐士，或冲我内，或击我外，士卒迷惑，三军败乱。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当分军为三军，谨视地形而处。审知敌人别军所在，及其大城别堡^①，为之置遗缺之道，以利其心，谨备勿失。敌人恐惧，不入山林，即归大邑，走其别军。车骑远要其前，勿令遗脱。中人以为先出者得其径道，其练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独在。车骑深入长驱，敌人之军，必莫敢至。慎勿与战，绝其粮道，围而守之，必久其日。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豕树社丛勿伐^②，降者勿杀，

得而勿戮，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③。’如此，则天下和服④。”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大城别堡：指被我所围城池附近的敌国大城市和堡垒。

②冢树：坟墓地的树木。社丛：社神庙旁的树林。社：古代祭祀神灵的场所。

③罪在一人：意指所有的罪恶均在敌国君主一人身上，而与普通百姓无关。

④和服：心悦诚服。

【译文】

武王问：“城内敌人断粮，城外粮食不得输入城中，这时敌人就会互相联系密谋突围，乘夜出城拼命死战，以车骑锐士或冲入我营内，或攻击我营外，使我军士卒惶惑，三军败乱，对此怎么办？”

太公说：“遇到这种情况，应把我军分为三支部队，并根据地形条件屯驻部队。首先查明敌城外部队状况及所据守的地区和附近大城堡的位置，然后为被围敌人留出一条道路，以诱其外逃，但须严密戒备，不使敌人跑掉。由于被围敌人恐惧，不是想逃到深山密林，就是想撤到另一城邑，或投靠其城外的‘别军’。以一支部队用战车和骑兵在距城较远的地方，阻击敌人突围的先头部队，不让他们脱逃。在这种形势下，守城敌军就会误认为其先头部队已突围成功，打通了撤

退的道路，其精锐士卒必会继续从城内外逃，城内只剩下老弱残兵了。然后用我军部队以车骑长驱直入，敌人必不敢继续突围。这时我军也不要急于进攻，只要断绝其粮道，把城围困起来，日子一久，敌人就会投降。攻克城邑后，不要焚烧粮食，不要毁坏房屋，不要砍伐坟地的树木和庙社的丛林，不要杀戮投降的敌军士卒，不要虐待俘虏，对敌国人民要表示仁义，施以恩德。并对其士民宣告：‘有罪的只是无道君主一人。’这样，天下就会心悦诚服了。”武王说：“好啊！”

火战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遇深草蓊秽①，周吾军前后左右。三军行数百里，人马疲倦休止。敌人因天燥疾风之利，燔吾上风，车骑锐士，坚伏吾后。吾三军恐怖，散乱而走，为之奈何？”

太公曰：“若此者，则以云梯、飞楼，远望左右，谨察前后。见火起，即燔吾前而广延之②，又燔吾后。敌人若至，则引军而却，按黑地而坚处，敌人之来，犹在吾后，见火起，必还走。吾按黑地③而处，强弩材士④卫吾左右，又燔吾前后。若此，则敌不能害我。”

武王曰：“敌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后，烟覆⑤吾军。其大兵按黑地而起，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为四武冲陈，强弩翼吾左右，其法无胜亦无负。”

【注释】

①蓊（wěng）秽：草木茂盛。蓊：茂盛之貌。秽：田中多草，荒地。

②即燔吾前而广延之：意思是敌人在我前方放火，我也在前方适当地点放火，以隔断敌之火势，使火烧不到我军。

③黑地：大火烧过之地是一片黑色，故称为黑地。

④强弩材士：高强的弓箭手，有才能的士兵。

⑤烟覆：用烟雾覆盖。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领兵深入敌国境内，遇到茂密的草丛围绕在我军前后左右。我军已行军数百里，人困马乏，需要宿营休息。这时敌人趁天干风燥，在上风口放火，其车骑锐士又埋伏在我军的后面，致使我三军恐慌，散乱逃跑，对此怎么办？”

太公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在草地宿营要利用云梯、飞楼，登高眺望前后左右的情况。如发现敌人放火，就顺着风向在我军较远的前方放起火来，扩大火焚面积，同时又在我军后方放起火来，以便烧出一块‘黑地’，若是敌人前来进攻，我就可以把军队撤到这块黑地坚守。前来围攻的敌人此时还在我军后面，他看到火起，定会退走。我军在黑地内布阵，用勇士强弩掩护左右两翼，又在前后放火继续烧掉我军前后的茂草，如此，敌人就无法加害于我军了。”

武王又问：“敌人既在我军左右放火，又在我的前后放火，以致烟雾覆盖了我军阵地，而敌军突然从燃烧过的黑地向我逼近，对此怎么办？”太公说：“遇上这种情况，可将我军结成‘四武冲阵’，并以强弩掩护我军左右两翼。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取胜，但也不会导致失败。”

垒虚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何以知敌垒之虚实，自来自去？”太公曰：“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观敌之变动。望其垒，即知其虚实；望其士卒，则知其去来。”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听其鼓无音，铎无声，望其垒上多飞鸟而不惊。上无氛气，必知敌诈而为偶①人也。敌人卒去不远，未定而复返者，彼用其士卒太疾②也。太疾，则前后不相次，不相次③，则行陈必乱。如此者，急出兵击之，以少击众，则必胜矣。”

【注释】

①偶：指用土木或稻草制成的假人。

②疾：同“急”。

③相次：次序，连接。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怎样才能知道敌人营垒的虚实和敌军调动的情况呢？”太公说：“为将帅的必须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眺望敌军营垒，以观察敌情的变化；眺望敌人的营垒，就知道其内部的虚实；观察士卒的动态，就知道其调动的情况。”

武王又问：“用什么办法知道这些情况呢？”太公说：“如果听不到敌人的鼓声，也听不到敌营的铃声，又望到敌营垒上有许多飞鸟而不惊惧，空中也没有尘烟飞扬，必然是敌人的空营，而守营的只是些假人；如果敌人仓促撤退不远，还没有停下来而又返回的，这是调动军队太慌乱的现象。太慌乱，其前后就没有秩序；没秩序，行列就会混乱。像这种情况，我军可急速出兵打击敌人，虽然以少击众，也必会取得胜利。”

豹韬

林战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遇大林，与敌分林①相拒。吾欲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为之奈何？”

太公曰：“使吾三军分为冲陈②，便兵所处，弓弩为表，戟楯为里。斩除草木，极广吾道，以便战所。高置旌旗，谨敕③三军，无使敌人知吾之情，是谓林战。林战之法，率吾矛戟，相与为伍，林间木疏，以骑为辅，战车居前，见便则战，不见便则止。林多险阻，必置冲陈，以备前后。三军疾战，敌人虽众，其将可走。更战更息④，各按其部，是谓林战之纪⑤。”

【注释】

①分林：即敌我双方各占据一部分森林地带。

②冲陈：即四武冲阵。

③谨敕：严格地约束。

④更战更息：轮番战斗，轮番休息。

⑤纪：原则，准则。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领兵深入敌国境内，遇到森林地带，与敌人各占一部分森林对峙时，我想要做到防御就能固守，进攻就能取胜，那应该怎么办？”

太公说：“将我军分为‘四武冲阵’，配置在便于作战的地方，弓弩手布设在外层，戟盾布设放在内层，并砍去草木，开辟道路，以便于我军战斗行动；高挂旗帜，以便联络，同时严格地约束全军，不使敌人察知我军的情况，这就是林地战斗应注意的问题。林地作战的方法：应将我军使用矛、戟的士卒编为混合小分队，在森林中树木稀疏的地方以骑兵辅助作战，把战车配置在前面，发现有利的情况就打，不利的情况就不打。如森林中有许多险阻地形，就必须设置‘四武冲阵’，以防敌袭击我军前后，战斗时务使全军急速地进行战斗，这样，敌人即便众多，也可被我军打败。部队要轮番作战轮番休息，各部队都要按编组行动，这是林地战斗的一般原则。”

突战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敌人深入长驱，侵掠我地，驱我牛马，其三军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系累①，为敌所虏。吾欲以守则

固，以战则胜。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谓之突兵②。其牛马必不得食，士卒绝粮，暴击而前。令我远邑别军③，选其锐士，疾击其后。审其期日，必会于晦④。三军疾⑤战，敌人虽众，其将可虏。”

【注释】

①系累：拘禁、束缚。

②突兵：担任突击作战任务的部队。

③远邑别军：驻扎在远处的另一支部队。

④晦：阴历每月的三十日为晦日。此处意为无月光的黑夜。

⑤疾：猛烈地。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敌人发动进攻，长驱直入，侵占土地，抢掠牛马，蜂拥前来，迫我城下，我士卒大为恐惧，人民被拘禁，沦为俘虏。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要进行防守则能固，实施战则可取胜，应该怎么办？”

太公回答说：“像这样的敌军叫作突然来袭的军队，他的牛马必然缺乏饲料，他的士卒必然没有粮食，只是凶猛地向我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应命令我远方驻地的军队，挑选精锐的士卒，迅速袭击敌人的后方，同时详细计算确定作战时间，务必在夜间对敌会战。尔后，

三军迅速猛烈地与敌人交战，那么即使敌人人数众多，其主将也可被我俘虏。”

【原文】

武王曰：“敌人分为三四，或战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马。其大军未尽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军恐惧，为之奈何？”

太公曰：“谨候敌人未尽至，则设备而待之。去城四里而为垒，金鼓旌旗，皆列而张。别队为伏兵。令我垒上多积强弩，百步一突门①，门有行马。车骑居外，勇力锐士隐伏而处。敌人若至，使我轻卒合战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击鼙鼓，完为守备。敌人以我为守城，必薄我城下。发吾伏兵，以冲其内，或击其外。三军疾战，或击其前，或击其后。勇者不得斗，轻者不及走。名曰‘突战’②。敌人虽众，其将必走。”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突门：在城墙或垒壁上预先开设的便于部队出击的暗门。一般由城墙内向外挖，外面留四五寸不挖透。部队出来时，临时将其推倒，突然出击。

②突战：突然出击。

【译文】

武王又问太公说：“如果敌军分为三四部分，或者进攻以侵占我土地，或者驻止以掠夺我牛马，他的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而以一部分兵力迫近我城下，以致我军恐惧，应该怎么办？”

太公回答说：“这时就应该仔细观察情况，乘敌人尚未完全到达前，就应先完成战备，严阵以待。其方法是：在距城四里的地方构筑营垒，金鼓旗帜都完全布设起来，另派一部分兵力作为伏兵。命令我营垒上的部队多集中强弩，每百步设一突门，用行马封锁。战车、骑兵配置在营垒外面，勇锐士卒隐蔽埋伏。敌人如果来到，使我轻装部队与敌交战后佯败退走，并令我军在城上立旗帜，击鼙鼓，做好防守准备，敌人以为我主力守城，必然逼近城下。这时再命令我军突然出动伏兵，冲入敌人阵内，或攻击敌人阵外，此时全军勇猛迅速地出击，既攻击敌人正面，又攻击敌人后方，使敌人勇战的将士无法抵抗，轻装的将士来不及逃跑。这种战法称为‘突战’。敌人虽然众多，但其主将也必被我打败。”武王说：“好啊！”

敌强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人冲军①相当，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人夜来，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军震动。吾欲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谓之‘震寇’②，利以出战，不可以守。选吾材士强弩，车骑为之左右，疾击其前，急攻其后，或击其表，或击其里。其卒必乱，其将必骇。”

武王曰：“敌人远遮我前，急攻我后，断我锐兵，绝我材士，吾内外不得相闻，三军扰乱，皆散而走，士卒无斗志，将吏无守心，为之奈何？”

太公曰：“明哉，王之问也！当明号审令，出我勇锐冒将之士，人操炬火③，二人同鼓，必知敌人所在，或击其表，或击其里。微号④相知，令之灭火，鼓音皆止。中外相应，期约皆当。三军疾战，敌必败亡。”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冲军：担任突击任务的部队。

②震寇：使我军感到震恐的敌军。意为在夜间对我实施强袭之敌。

③炬火：火把。

④微号：暗号。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领兵深入敌国境内，与敌人突击部队接触，在兵力上敌众我寡，敌强我弱，而敌人又利用夜暗前来，有时攻我的左

翼，有时攻我的右翼，致使全军震动。我想实施进攻就能胜利，防御就能牢固，应该怎么办？”

太公说：“这样的敌人叫作‘震寇’。我军利于出战，而不宜防守。须挑选勇士强弩，以战车、骑兵为左右翼，迅速攻击敌人正面，急剧袭击敌人后边，既攻击敌人阵外，又攻入敌人阵内。这样，敌军必然混乱，敌军将帅也必然惊慌失措而被打败。”

武王又说：“如果敌人在远处阻截我的前方，急速攻击我的后方，阻断我精锐的救兵，阻绝我的勇武之士，使我内外失去联系，以致三军扰乱，散乱逃走。士卒没有斗志，各级军官无心固守，面临这种处境应该怎么办？”

太公说：“君王所提出的问题高明啊！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首先明确发出号令，出动我勇猛精锐的士卒对付敌人，使每人携持火炬，二人同击一鼓。必须探知敌人的准确位置，然后部署军队，有的攻击敌人外部，有的冲入敌人内部。部队凭借暗号互相识别，并令部队扑灭火炬，停息鼓音，然后内外策应，大家都按预先约定的信号准确执行。全军猛烈地战斗，敌人必然遭到失败。”武王说：“好啊！”

敌武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卒遇敌人，甚众且武，武车骁骑绕我左右，吾三军皆震，走①不可止，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谓之‘败兵’。善②者以胜，不善者以亡。”

【注释】

①走：逃跑。

②善：善于用兵打仗。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领兵深入敌国境内，突然遭遇敌人，敌人人数甚多而且勇猛，并以武冲大战车和骁勇的骑兵包围我军的两翼，全军震惊，纷纷逃跑，无法加以阻止，对此怎么办？”

太公回答说：“这样行动的军队叫作‘败兵’。善于用兵的人可以因此而取胜，不善于用兵的人呢也可能因此而灭亡。”

【原文】

武王曰：“用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强弩，武车骁骑为之左右，常去前后三里。敌人逐我，发我车骑，冲其左右，如此，则

敌人扰乱，吾走者自止。”

武王曰：“敌人与我车骑相当，敌众我少，敌强我弱，其来整治①精锐，吾陈不敢当②，为之奈何？”太公曰：“选我材士强弩，伏于左右，车骑坚陈而处。敌人过我伏兵，积弩③射其左右，车骑锐兵，疾击其军，或击其前，或击其后。敌人虽众，其将必走。”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整治：整齐不乱。

②不敢当：无法匹敌，难以抵挡。

③积弩：集中弓弩。

【译文】

武王又说：“那具体该怎么办呢？”太公回答说：“应当巧妙埋伏我军的勇士强弩，并以武冲大战车和骁勇的骑兵配置在其左右两翼，伏击地域一般距离我主力前后约三里。敌人若来追击，就出动我军的战车、骑兵，冲击敌人的左右两侧。这样敌人就会陷入混乱，我军逃跑的士卒就会自动停止逃跑。”

武王再说：“敌我双方的战车、骑兵相遇，在兵力上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人前来，阵势整齐，士卒精锐，我军要与敌人对阵而战而难以抵挡，对此怎么办？”太公说：“在这种情况下，应挑选我军勇士强弩伏于两侧，战车骑兵布成坚阵进行防守。当敌人通过我军埋

伏的地方，就集中弓弩射击敌人的左右两翼并出动战车、骑兵和勇锐士卒，猛烈地攻击敌军，有时攻敌人的正面，有时攻敌人的后面。这样，敌人虽然人数众多，也必定被我军打败。”武王说：“说得太好啦！”

乌云山兵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①，其上亭亭②无有草木，四面受敌。吾三军恐惧，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三军处山之高，则为敌所栖③；处山之下，则为敌所囚④。既以被山而处，必为乌云之陈⑤。乌云之陈，阴阳皆备。或屯其阴，或屯其阳。处山之阳，备山之阴；处山之阴，备山之阳；处山之左，备山之右；处山之右，备山之左。其山敌所能陵⑥者，兵备其表，衢道通谷，绝以武车，高置旌旗，谨敕三军，无使敌人知我之情，是谓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陈，法令已行，奇正已设，各置冲陈于山之表，便兵所处，乃分车骑为乌云之陈。三军疾战，敌人虽众，其将可擒。”

【注释】

①磐石：巨石。

②亭亭：山峰高兀耸峙的样子。

③栖：鸟类歇宿于树上。言为敌所逼而不能下来。

④囚：囚禁，为敌所围困。

⑤乌云之陈：如乌云之聚散无常，时分时合的阵形。

⑥陵：攀登。

【译文】

武王问太公说：“领兵深入敌国境内，遇到高山巨石，山头高耸，没有草木，四面受敌攻击，全军产生恐惧，士兵迷惑不知所措。我想实施守则固，战则胜，应该怎么办？”

太公回答说：“凡是我军队占领山顶，容易为敌所围困，不得自由下山；凡是我军队处于山麓，容易为敌所围困，而不得自由行动。我军既然在山地作战，那就必须布成‘乌云之阵’。所谓‘乌云之阵’，就是控制机动部队，支援各方作战的兵力部署，同时对山南山北各个方面都要进行戒备。既要防守山的北面，又要防守山的南面；军队占领山的南面，要戒备山的北面；占领山的北面，要戒备山的南面；占领山的左面，要戒备山的右面；占领山的右面，要戒备山的左面。凡是敌人能攀登的地方，就要派兵戒备防守，交通要道和能通行的谷地，就用战车阻绝，并高挂旗帜，以使联络，号令三军，严阵以待，不使敌人察知我军情况，在所占领的山地构成坚固的防御，就叫作‘山城’。行列已经排定，士卒已经列阵，法令已经颁行，奇正方略已经确定，各部队都编成‘冲阵’，配置在比较突出的高地，便于

作战的地方，再把战车骑兵布成‘乌云之阵’。这样，当敌来攻时，我全军急剧战斗，敌军虽人数多，必然被打败，其将领也将被我军俘获。”

乌云泽兵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人临水相拒。敌富而众，我贫而寡。逾水击之，则不能前；欲久其日，则粮食少。吾居斥卤之地①，四旁无邑，又无草木。三军无所掠取，牛马无所刍牧②，为之奈何？”太公曰：“三军无备，牛马无食，士卒无粮。如此者，索便诈敌而亟去之，设伏兵于后。”

武王曰：“敌不可得而诈，吾士卒迷惑。敌人越我前后，吾三军败乱而走，为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为主③，必因敌使，精微为宝④。”

【注释】

①斥卤之地：盐碱地带。此处指荒芜贫瘠的地方。斥：碱。卤：盐。

②刍牧：割草放牧。

③金玉为主：以金玉财宝为欺诱敌人的主要手段。

④精微为宝：指谋划或行动时，把精细秘密作为最宝贵的手段。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领兵深入敌国境内，与敌人隔河对峙，敌人资材充足，兵力众多，我军资材贫乏，兵力寡少。我想渡河进攻，却无力前进；我想拖延时日，却粮食缺乏，不能持久。而且我军处在荒芜贫瘠的碱盐地方，附近没有城邑也没有草木，军队无处掠取物资，无处放牧牛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应对？”太公回答说：“军队没有战备器械，牛马没有饲料，士卒没有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寻找机会，欺骗敌人，迅速向别处转移，并在后面设置伏兵，以对付追击我军的敌人。”

武王又问：“如果敌人不受我欺诈，我军士卒迷惑惊恐，敌人进到我军前后，我三军溃退，对此怎么办？”太公说：“这时寻求出路的方法，主要是用金玉货财暴露于敌，引诱其产生掠夺之心，同时要贿赂敌之军使，此事必须精密细致，不使敌人察觉最为重要。”

【原文】

武王曰：“敌人知我伏兵，大军不肯济，别将分队，以逾于水，吾三军大恐，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分为冲陈，便兵所处。须①其毕出，发我伏兵，疾击其后，强弩两旁，射其左右，车骑分为乌云之陈，备其前后，三军疾战。敌人见我战合，其大军必济水而来。发我伏兵，疾击其后，车骑冲其左右，敌人虽众，其将可走。凡用兵之大要，当敌临战，必置②冲陈，便兵所处，然后以车③骑分为乌云之陈，此用兵之奇也。所谓乌云者，鸟散而云合，变化无穷者也。”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须：等待，等到。

②置：底本作“宜”，疑误，今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③车：底本作“军”，疑误，今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译文】

武王又问：“敌人已知我方设有伏兵，大军不肯渡河，另派一支小部队渡河攻我军，我军大为惶恐，对此怎么办？”

太公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应该部署为‘四武冲阵’，并部署在便于作战的地方，待其全部渡河后，发动我军伏兵，猛烈袭击其后，强弩由两旁射击敌人左右两翼。同时把我军战车、骑兵分布为‘乌云之阵’，戒备前后，使三军迅猛战斗。敌人见我军打击他已渡河的小部队，其大军必然会渡河前来，这时指挥我伏兵猛烈袭击敌后，战车、骑兵冲击敌人左右两翼。这样，敌人人数虽多，定会被打败，其将必逃。大凡用兵的主要原则是，当面临战斗时，必须设

置‘四武冲阵’，把它部署在便于作战的地方，然后使用战车和骑兵分布成‘乌云之阵’，这就是出奇制胜的用兵方法。所谓‘乌云’，就是借鉴鸟散云合的现象，从而使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变化无穷。”武王说：“好！”

少众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吾欲以少击众，以弱击强，为之奈何？”太公曰：“以少击众者，必以日之暮，伏于深草，要之隘路；以弱击强者，必得大国之①与，邻国之助。”

武王曰：“我无深草，又无隘路，敌人已至，不适日暮。我无大国之与，又无邻国之助，为之奈何？”太公曰：“妄张诈诱，以荧惑其将。迂其道，令过深草；远其路，令会日暮②。前行未渡水，后行未及舍，发我伏兵，疾击其左右，车骑扰乱其前后。敌人虽众，其将可走，事大国之君，下邻国之士；厚其币，卑其辞③。如此，则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之：底本作“而”，疑误，今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②暮：底本作“路”，疑误，今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③厚其币，卑其辞：多送金钱，言辞谦逊。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我想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应该怎么办呢？”太公说：“要以少击众，必须利用日暮昏暗之际，把部队埋伏在深草地带，在隘路截击敌人；而要以弱击强，就必须有大国的协助，邻国支援。”

武王又问：“我方没有深草地带可设伏，又没有隘路可利用，敌人大军抵达时，又不在日暮之际，而且我方既没有大国的协助，也没有邻国的支援，应该怎么办呢？”太公说：“应当用虚张声势，引诱诈骗手段迷惑敌将，诱使敌人迂回行进，使其通过深草地带；诱使敌人多绕远路延误时间，迫使其在日暮时与我军交战。乘敌人先头部队还没有全部渡水，后续部队还来不及宿营的有利时机，出动我军伏击部队猛烈袭击敌人左右两翼，并令我军战车和骑兵扰乱敌人的前后。这样，敌兵虽人数多，也会被打败。敬事大国君王，礼交邻国贤士，多送金钱，言辞谦逊，这样就能与大国结盟，得到邻国的援助了！”武王说：“说的真好！”

分险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人相遇于险阨①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敌右山而左水，与我分险相拒。吾欲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为之奈何？”

太公曰：“处山之左，急备山之右；处山之右，急备山之左。险有大水无舟楫者，以天潢济吾三军；已济者，亟广吾道，以便战所。以武冲为前后，列其强弩，令行陈皆固。衢道谷口，以武冲绝之，高置旌旗，是谓‘车城’②。凡险战③之法，以武冲为前，大櫓为卫，材士强弩翼吾左右。三千人为屯，必置冲陈，便兵所处。左军以左，右军以右，中军以中，并攻而前。已战者，还归屯所④，更战更息，必胜乃已。”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阨：险隘。

②车城：通过联结战车而构筑起来的营寨。

③险战：险隘地带的战斗。

④屯所：集结之地，兵营。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引兵深入敌国，与敌军在险阻狭隘的地方相遇。我军占领的地形是左山右水，敌军占领的地形是右山左水，敌我双方各据险要，相互对峙。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都想守必固，战必胜，应该怎么办？”

太公回答说：“当我军占领山的左侧时，应迅速戒备山的右侧；占领山的右侧时，应迅速戒备山的左侧。险要地带中的大河大江，如果没有船只利用时，就应用‘天潢’使我军渡过。已渡江的先头部队应迅速开辟前进道路，抢占便于作战的地形以利主力进入战场。要用武冲大战车掩护我军的前后部队，广泛布列强弩，以使阵形坚固。在通向几个方向的交通枢纽和两山之间的入口处，用武冲大战车加以阻绝，并在高处插上旗帜，这就构成了一座‘车城’。对险要地带进攻的打法是，以武冲大战车为前导，以大盾牌为防护，使勇士强弩保障我军左右两翼，步兵每三千人为一屯，编成‘四武冲阵’，部署在便于作战的地形上；战斗时，左军用于左翼，右军用于右翼，中军用于中央，三军并肩攻击前进。已战的回到集结地域休整。轮番作战，轮番休息，直到取得胜利为止。”武王说：“好啊！”

犬韬

分合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三军分为数处，将欲期会合战①，约誓②赏罚，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军之众，必有分合之变。其大将先定战地、战日，然后移檄书③与诸将吏，期攻城围邑，各会其所，明告战日，漏刻有时④。大将设营而陈，立表辕门⑤，清道而待。诸将吏至者，校其先后。先期至者赏，后期至者斩。如此，则远近奔集，三军俱至，并为合战。”

【注释】

①期会合战：约定时间、地点，集中军队与敌交战。

②约誓：作战前夕集合军队，宣布作战目的、原因，申明军纪，告诫将士。

③檄（xí）书：古代官府用以征召、晓谕或声讨的文书。

④漏刻有时：意谓规定军队到达的时间。漏刻：即壶漏，古代的一种计时器。

⑤立表：古代立木为表，通过观察日影来计算时间。辕门：军营的正门。古时军队驻扎时，四周以车辆为垣，在营门处用两车仰置，以车上系马之辕杆两条，树立于门之两侧以为门，故称之。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君王统兵出征，三军分驻数地，主将要按期集中军队与敌交战，并申令全军上下，明定赏罚的原则，应该怎么办？”

太公说：“通常用兵的原则，由于三军众多，必然有分散和集中作战这些部署上的变化。主将要预先确定作战的地点和日期，然后下达战斗文书晓谕诸将吏。文书的内容包括：明确规定要围攻的城邑、各军应集中的地域、明告作战的日期、规定到达的时间。到三军集中那天主将设营布阵，在辕门内竖起标杆，以观测日影，计算时间，禁止行人，等待将吏到达。将吏到达时，要核对其是否准时，先期到达的予以赏，过期到达的杀头示众。这样，不论远近都会按期赶来会集。待三军全部到达后，就能集中力量与敌交战了。”

武锋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车骁骑，驰陈选锋①，见可则击之。如何则可击？”太公曰：“夫欲击者，当审察敌人十四变②，变见则击之，敌人必败。”

武王曰：“十四变可得闻乎？”太公曰：“敌人新集③，可击。人马未食，可击。天时不顺，可击。地形未得，可击。奔走，可击。不戒，可击。疲劳，可击。将离士卒，可击。涉长路，可击。济水④，可击。不暇，可击。阻难狭路，可击。乱行，可击。心怖⑤，可击。”

【注释】

①选锋：突击队，敢死队。

②变：变故。此处指对敌不利的情况。

③集：集结。

④济水：渡河。

⑤怖：害怕。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用兵的重要原则之一，必须有威武的战车，矫健的骑兵，能够冲锋陷阵的精锐士卒作为前锋部队，发现敌有可乘之机就发起攻击。那么，究竟什么时机可以打呢？”太公说：“想要打

击敌人，应当详细察明并抓住十四种对敌不利的情况，一旦发现这些情况中的一种就发起攻击，敌人必会被打败。”

武王说：“你可以把这十四种对敌不利的情况讲给我听吗？”太公说：“敌人刚集结、立足未稳时可以打；人马饥饿时可以打；天候季节对敌不利时可以打；地形对敌不利时可以打；敌奔走赶路时可以打；敌人没有戒备时可以打；部队疲劳时可以打；将离士卒时可以打；长途跋涉后可以打；敌军渡河时可以打；敌军忙乱时可以打；通过险阻隘路时可以打；行列散乱时可以打；军心惊怖不安时可以打。”

练士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练士之道①奈何？”

太公曰：“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②，名曰冒刃③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④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拔距、伸钩⑤、强梁⑥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⑦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为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⑧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⑨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心者，聚为

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靡⑩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军之练士，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练士之道：挑选士卒的方法。练：同“拣”，选择、挑选。

②卒：古代军队的一级编制，一般百人为卒。此处可理解为“队”。

③冒刃：敢于冒险。刃：刀口、刀锋，喻指危险。

④接武：前后足迹相连接。武：足迹。这里意为步伐稳健整齐。

⑤拔距：古代运动习武的游戏，类似现在的拔河。伸钩：把弯钩拉直。

⑥强梁：强横、强悍、强暴。

⑦寇：底本作“冠”，疑误，今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寇兵即像盗贼一样出没无常的军队。

⑧赘婿：男到女家成婚。古人认为这是一种耻辱。

⑨励钝：激励迟钝萎靡之人，让他振作起来。

⑩胥靡：刑徒囚犯。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选编士卒的方法应该怎样？”

太公说：“军队中有勇气大、不怕死、不怕伤的，把他们编为一队，叫作‘冒刃之士’；有锐气旺盛、年壮勇猛、强横凶暴的，把他们编为一队，叫作‘陷阵之士’；有姿态奇异、善用长剑、步伐稳健，能在行列中整齐行动的，把他们编为一队，叫作‘勇锐之士’；有臂力过人、能拔距伸钩、强壮有力能冲入敌阵捣破敌人金鼓、撕破敌人旗帜的，把他们编为一队，叫作‘勇力之士’；有能越高城、行远路、轻足善走的，把他们编为一队，叫作‘寇兵之士’；有王公大臣因失势，而要重立功劳的，把他们编为一队，叫作‘死斗之士’；有阵亡将帅的子弟，要为其父兄报仇的，把他们编为一队，叫作‘敢死之士’；有曾被招赘、被俘虏，要求扬名遮丑的，把他们编为一队，叫作‘励钝之士’；有因贫穷而愤怒，要求立功受赏的，把他们编为一队，叫作‘必死之士’；有刑徒免罪，如今要掩盖其耻辱的，把他们编为一队，叫作‘幸用之士’；有才技胜人，能任重致远的，把他们编为一队，叫作‘待命之士’。以上这些就是军队中要熟悉的选编士卒的方法，是不可不仔细考虑的啊！”

教战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合三军之众，欲令士卒练士教战之道，奈何？”

太公曰：“凡领三军，必有金鼓之节①，所以整齐士众者也。将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②，旌旗指麾③之变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学战，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学战，教成，合之万人；万人学战，教成，合之三军之众；大战之法，教成，合之百万之众。故能成其大兵④，立威于天下。”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节：节制，指挥。

②操兵起居：操兵指使用兵器，起居指坐、站、进、退、分、合等。意为操持兵器，练习各种战斗动作。

③麾：同“挥”，指挥。

④大兵：强大的军队。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集合组成仓军部队，想要使士卒和选出的勇士娴熟掌握作战之道，其训练方法如何？”

太公回答说：“凡是统率三军必须用金鼓来指挥，这是为了统一士兵的行动。将帅必先明确告诉官兵怎样进行操练，而且要反复讲解

清楚，训练他们操作兵器，熟悉战斗动作，依照各种旗帜指挥信号的变化而变更行动的方法。所以，训练军队时，先要进行单人教练，单人教练完成了，再十人合练；十人学战，教练完成了，再百人合练；百人学战，教练完成了，再千人合练；千人学战，教练完成了，再万人合练；万人学战，教练完成了，再三军合练以训练大军作战的方法。各项教练完成了，就可会集成百万大军，组成强大的军队，立威于天下。”武王说：“好啊！”

均兵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以车与步卒战，一车当几步卒，几步卒当一车？以骑与步卒战，一骑当几步卒，几步卒当一骑？以车与骑战，一车当几骑，几骑当一车？”

太公曰：“车者，军之羽翼①也，所以陷坚陈，要②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③也，所以踵④败军，绝粮道，击便寇⑤也。故车骑不敌战⑥，则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三军之众，成陈而相当，则易战⑦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险战⑧之法：一车当步卒四十人，四十人当一车⑨；一骑当步卒四人，四人当一骑；一车当六骑，六骑当一车。夫车骑者，军之武兵也，十乘败千人，百乘败万人；十骑败百人，百骑走千人，此其大数也。”

【注释】

①军之羽翼：意为战车对于军队来说，好比鸟之羽翼，是用来增强战斗力的。

②要：同“邀”，邀击。

③军之伺候：意为骑兵如同侦察人员一样，是窥探敌人，乘敌之隙的。

④踵：跟踪追击。

⑤便寇：敌人的机动部队。

⑥车骑不敌战：意为车骑使用的地形不适宜，车骑的编制配合不恰当。

⑦易战：在平坦的地形作战。

⑧险战：在险厄阻隘的地形作战。

⑨车：底本作“卒”，疑误，据《武经七书汇解》校改。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用车兵对敌步兵战斗，一辆战车能抵几名步兵？几名步兵能抵一辆战车？用骑兵与步兵战斗，一名骑兵能抵几名步兵？几名步兵能抵一名骑兵？用战车对骑兵战斗，一辆战车能抵几名骑兵？几名骑兵能抵一辆战车？”

太公回答说：“战车是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是军队的‘翅膀’，用以攻坚陷阵，截击强敌，切断其退路；骑兵是军队的侦察人员和先锋，乘敌之隙，用以跟踪追击，断敌粮道，袭击散乱流窜的敌人。因此，车骑使用不恰当，那么在战斗中一名骑兵还不能抵挡一名步兵。如果全军布列成阵，骑兵配合得当，那么在平坦地形上作战，一辆战车可以抵挡步兵八十名，步兵八十名相当于一辆战车；一名骑兵可以抵挡步兵八名，八名步兵相当于一名骑兵；一辆战车可抵挡骑兵十名，十名骑兵相当于一辆战车。在险阻地形上作战，一辆战车可抵挡步兵四十名，四十名步兵相当于一辆战车；一名骑兵可抵挡步兵四名，四名步兵相当于一名骑兵；一辆战车可抵挡骑兵六名，六名骑兵相当于一辆战车。战车和骑兵是军队中最具威力的战斗力量。十辆战车可以击败敌千人，百辆战车可以击败敌万人；十名骑兵可以击退敌百人，百名骑兵可以击退敌千人。以上这些都是大约的数字。”

【原文】

武王曰：“车骑之吏数①与陈法，奈何？”太公曰：“置车之吏数：五车一长，十车一吏，五十车一率，百车一将。易战之法：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险战之法：车必循道，十车为聚②，二十车为屯，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队间三十六步；五车一长，纵横相去二里，各返故道。置骑之吏数：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③，二百骑一将。易战之法：五骑为列，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队间五十步。险战之法：前后相去十步，左右

二步，队间二十五步。三十骑为一屯，六十骑为一辈④。十骑一吏，纵横相去⑤百步，周环各复故处。”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吏数：军官的数量。

②聚：与下文的“屯”，都是车兵的一种战斗编组。

③率：指车兵的一级单位。

④辈：骑兵的一种战斗编组。

⑤去：距离。

【译文】

武王又说：“战车和骑兵应配置的军官数目和作战方法怎样？”太公回答说：“战车应配备军官的数目是，每五辆战车设一长，每十辆战车设一吏，每五十辆战车设一率，每百辆战车设一将。战车在平坦地形上作战的战法是：五辆战车为一列，前后相距四十步，各车左右间隔十步，队间间隔各六十步；战车在险阻地形上作战的战法是：战车必须沿道路行进，十辆战车为一聚，二十辆战车为一屯，战车与战车前后距离二十步，左右宽约六步，队间距离三十六步，活动范围前后左右各一里，各辆战车战斗后仍由原路返回。骑兵应配备军官的数目是：五名骑兵设一长，十名骑兵设一吏，百名骑兵设一率，二百名骑兵设一将。骑兵在平坦地形作战的战法是：五名骑兵为一列，前后相距二十步，左右间隔四步，队间距离五十步；骑兵在险阻

地形上作战的方法是：前后相距十步，左右间隔二步，队间距离二十五步，三十名骑兵为一屯，六十名骑兵为一辈。活动范围前后左右各百步，战斗后各自返回原来位置。”武王说：“讲得真好！”

武车士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选车士①，奈何？”太公曰：“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缚束旌旗，力能彀八石弩②，射前后左右，皆便③习者，名曰武车之士，不可不厚也。”

【注释】

①车士：乘车战斗的武士。

②彀八石弩：彀（gòu），张满弓弩。八石弩，即拉力为九百六十斤的强弩。石，古代计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③便：熟练。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怎样选拔车上武士？”太公回答说：“选拔车上武士的标准是：取其年龄四十岁以下，身高七尺五寸以上，奔跑起来追得上飞驰的马，能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并能对前后、左右、上下各方应战自如，能够捆绑旗帜，力大能够拉满八石弓弩，熟练地向左右、前后射箭，这种人称为武车士，给他们的待遇不可不优厚。”

武骑士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选骑士①，奈何？”太公曰：“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②，能驰骑彀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③，驰④强敌，乱⑤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不可不厚也。”

【注释】

①骑士：骑马作战的武士。

②超绝伦等：身怀特异才能，本领远远超过一般人。

③泽：聚水的洼地、河流。

④驰：追逐，追赶。

⑤乱：打乱。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怎样选拔骑士？”太公回答说：“选拔骑士的标准是：取其年龄四十岁以下，身高七尺五寸以上，身强力壮，行动敏捷快速，超过常人，能在乘马疾驰中挽弓射箭，对前后、左右各方应战或回旋进退应战自如，能够越过沟堑，攀登高地，冲过险阻，跨越大泽，追逐强敌，打乱众多敌人的人，这种人称为武骑士，给予他们的待遇不可不优厚。”

战车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战车，奈何？”太公曰：“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①，三军同名而异用也。凡车之死地②有十，胜地③有八。”

【注释】

①别径奇道：岔路捷径。

②死地：不利的地形。

③胜地：有利的情况、处境。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战车怎样作战？”太公说：“步兵作战，贵在熟悉情况变化；车兵作战，贵在熟悉地形状况；骑兵作战，贵在熟悉岔路捷径。三个兵种同是作战部队，但是用法不同。车兵作战有十种死地，也有八种有利的情况。”

【原文】

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无以还者，车之死地也；越绝险阻，乘敌远行者，车之竭地也；前易后险者，车之困地也；陷之险阻而难出者，车之绝地也；圯下渐泽①，黑土黏埴②者，车之劳地也；左险右易，上陵仰阪③者，车之逆地也；殷④草横亩，犯历深泽者，车之拂⑤地也；车少地易，与步不敌者，车之败地也；后有沟渎，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车之坏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溃陷，前不能进，后不能解者，车之陷地也。此十者，车之死地也。故拙将之所以见擒，明将之所以能避也。”

武王曰：“八胜之地，奈何？”太公曰：“敌之前后，行陈未定，即陷之；旌旗扰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即陷之；陈⑥不坚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前往而疑，后恐而怯，即陷之；三军卒⑦惊，皆薄而起，即陷之；战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远行而暮舍，三军恐惧，即陷之。此八者，车之胜地

也。将明于十害、八胜，敌虽围周，千乘万骑，前驱旁驰，万战必胜。”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圯下渐泽：塌陷积水的地带。圯：毁坏。下：低下。渐：浸水。泽：洼地，池沼。

②黏埴：泥泞的黏土。

③仰阪：迎着山坡。阪，同“坂”，山坡。

④殷：茂盛。

⑤拂：违背。引申为不利。

⑥陈：阵地。

⑦卒：同“猝”，马上，急促。

【译文】

武王问：“那什么是十种死地？”太公说：“只可以前进而不能退兵，这就是战车的死地；越险阻，需长途追逐敌人，这就是战车的竭地；前面平坦易行，后面险阻不通，这就是战车的困地；陷入险阻而难以出来，这就是战车的绝地；塌陷积水、黑土黏泥地带，这就是战车的劳地；左面险阻，右面平坦，还要爬坡，这就是战车的逆地；盛草连垄，还要渡过水泽，这就是战车的拂地；车少地平，而且战车与步兵配合不当，这是战车的败地；后有沟渠，左有深水，右有高

坡，这就是战车的坏地；昼夜连降大雨，多日不停，道路毁坏，前不能进，后不能退，这就是战车的陷地。这十种地形环境都是战车的死地。所以，愚将由于不了解这十种死地而被擒，智将由于了解这十种死地就能避开它。”

武王又问：“八种有利的情况是什么？”太公回答说：“敌人的前后行阵尚未排列完毕，就乘机攻破它；敌人旌旗扰乱，人马不断调动，就乘机攻破它；敌军士卒有的向前，有的退后，有的往右，有的往左，混乱不已，就乘机攻破它；敌军阵势不稳定，士卒前后相互观望，就乘机攻破它；敌人前进犹豫，后退害怕，就乘机攻破它；敌人三军突然惊乱，轻举妄动，就乘机攻破它；敌人与我军战于平坦地形上，日暮还未结束战斗，这时动用战车攻破它；敌人长途行军，宿营很晚，三军惧战，就乘机攻破它。这八种情况就是战车的有利情况。将帅如果明白战军作战的十种‘死地’和八种‘胜地’，敌人即使四面包围，用千乘万骑向我军正面压迫，两侧突击，我们也能够从容应付，无论多少次战斗都必定取得胜利。”武王说：“好啊！”

战骑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战骑，奈何？”太公曰：“骑有十胜、九败①。”

武王曰：“十胜，奈何？”太公曰：“敌人始至，行陈未定，前后不属，陷其前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敌人行陈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而昏，数更旌旗，变易衣服，其军可克；敌人行陈不固，士卒不斗，薄其前后，猎②其左右，翼而击之，敌人必惧；敌人暮欲归舍，三军恐骇，翼其两旁，疾击其后，薄其垒口③，无使得入，敌人必败；敌人无险阻保固，深入长驱，绝其粮道，敌人必饥；地平而易，四面见敌，车骑陷之，敌人必乱；敌人奔走，士卒散乱，或翼其两旁，或掩其前后，其将可擒；敌人暮返，其兵甚众，其行陈必乱，令我骑十而为队④，百而为屯，车五而为聚，十而为群，多设旌旗，杂以强弩，或击其两旁，或绝⑤其前后，敌将可虏。此骑之十胜也。”

【注释】

①十胜：十种制胜的战机。原文只有八胜，疑有脱简。九败：九种致败的地形。

②猎：打猎，此处指袭击。

③垒口：营垒的入口。

④队：与下文的屯、聚、群，均为古代骑兵部队的战斗编组。

⑤绝：断绝。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骑兵作战的方法应该怎样？”太公回答说：“骑兵作战有‘十胜’和‘九败’。”

武王问：“‘十胜’是怎样的？”太公说：“敌人刚到，行阵还没有稳定，前后部队不相联系，我骑兵应立即击破其先头骑兵部队，夹击其两翼，敌人必溃逃；敌人阵势整齐坚固，士卒战斗情绪很高，我骑兵部队应缠住敌人两翼不放，时而奔驰过去，时而奔驰回来，快速如风，猛烈如雷，使尘土飞扬迷漫，白昼如同黄昏，并多次更换旗帜，改变服装，使敌人疑虑重重，敌军就可以被打败；敌人行阵不稳固，士卒没有斗志，这时用骑兵迫近敌人前方和后方，从左右从两翼夹击它，敌人必会震恐；敌人日暮回营，三军心存恐惧，这时动用骑兵应夹击其两翼，并急速袭击其后尾，迫近其营垒入口，阻止其进入营垒，敌人在慌乱中必会溃败；敌人没有险阻地形可以用来固守，这时我骑兵应长驱直入，切断其粮道，敌人必会陷于饥饿；敌军处于平坦地形，四面受到威胁，这时我骑兵协同战车四面围攻它，敌人必会溃乱；敌人败逃，士卒散乱，这时我骑兵或由其两翼夹击，或袭击其前后，敌将帅也就可以被擒；敌人日暮退回营垒，部队很多，队形一定混乱，这时命令我骑兵十人编为一队，百人编为一屯，战车五辆编为一聚，十辆编为一群，多插旗帜，配以强弩，或者打击其两翼，或者断绝其前后，这样，敌将帅也可以被俘获。以上这些，就是骑兵作战的十种可以取胜的战机。”

【原文】

武王曰：“九败，奈何？”太公曰：“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陈，敌人佯走，以车骑返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追北逾险，长驱不止，敌人伏我两旁，又绝我后，此骑之围地也；往而无以返，入而无以出，是谓陷于天井，顿于地穴①，此骑之死地也；所从入者隘，所从出者远，彼弱可以击我强，彼寡可以击我众，此骑之没地也；大涧深谷，翳茂林木，此骑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后有高山，三军战于两水之间，敌居表里②，此骑之艰地也；敌人绝我粮道，往而无以返，此骑之困地也；污下沮泽③，进退渐洳，此骑之患地也；左有深沟，右有坑阜④，高下如平地，进退诱敌，此骑之陷地也。此九者，骑之死地也。明将之所以远避，暗将之所以陷败⑤也。”

【注释】

①地穴：地之下陷者为地穴。

②表里：内外有利的地形。

③沮泽：水草所聚的地方，即沼泽地。

④坑阜：指地形高低凹凸不平。坑：凹陷地。阜：土山。

⑤陷败：陷于失败。

【译文】

武王又问：“所谓‘九败’又是什么？”太公说：“用骑兵攻击敌人，如果不能突破敌阵，敌人假装逃跑，而以战车和骑兵反击攻我后方，这是骑兵的‘败地’了；追击败退之敌，越过险阻，长驱深入

而不停止，敌人埋伏在我军两旁，又断绝我军后路，这是骑兵作战的‘围地’；前进后而无法退回，进入后而无法出来，这叫陷入‘天井’之内，困于‘地穴’之中，这就是骑兵作战的‘死地’；进军的道路狭窄，退归的道路迂远，敌军可以以弱击强，以少击众的地方，这就是骑兵作战的‘没地’；大涧深谷，林木茂盛，行动困难，这就是骑兵作战的‘竭地’；左右有水，前有大山，后有高岭，我军在两水之间作战，敌人内守山险，外据水要，这就是骑兵作战的‘艰地’；敌人断我粮道，我军只有进路而没有退路，这就是骑兵作战的‘困地’；沼泽地、低湿泥泞地，进退困难重重这就是骑兵作战的‘患地’；左有深沟，右有坑凹，一高一低，看起来就像平地，无论进退都会招致敌人来攻，这就是骑兵作战的‘陷地’。以上这九种情况都是骑兵作战的不利条件。这是明智的将帅所竭力避开的困厄，也是愚庸的将帅之所以陷于失败的原因。”

战步

【原文】

武王问太公曰：“步兵与车骑战①，奈何？”太公曰：“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陈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

武王曰：“吾无丘陵，又无险阻，敌人之至，既众且武，车骑翼我两旁，猎我前后，吾三军恐怖，乱败而走。为之奈何？”

太公曰：“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置牛马队伍，为四武冲陈。望敌车骑将来，均置蒺藜，掘地匝后②，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退，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与：底本无此字，疑脱，从《武经七书汇解》补正。战，底本无此字，疑脱，据《武经七书汇解》补正。

②掘地匝后：指在四周开掘壕沟。

【译文】

武王问太公道：“步兵怎样与战车、骑兵协同作战？”太公回答说：“步兵与敌人战车、骑兵作战，必须依托丘陵、险阻的地形列阵，把长兵器和强弩配置在前面，把短兵器和弱弩配置在后面，轮流战斗，轮番休整。敌军战车和骑兵即便大批到达，我军也坚守阵地，顽强战斗，并动用勇士强弩戒备守御后方。”

武王又问：“我军既无丘陵又没有险阻可以依托，敌人到达的兵力既众多又强大，敌人战车、骑兵夹击我军左右两翼，突袭我军前后，而我军上下惊恐万分，慌乱之中溃败而逃，这该怎么办？”

太公回答说：“命令我军士卒制作行马和木蒺藜，把牛车、马车都集中统一起来编为一队，步兵列成‘四武冲阵’。观察到敌军战车、骑兵即将到来，就在他来的方向，广泛布设蒺藜，并在周围挖掘

环形的壕沟，深和宽各五尺，这叫作‘命笼’。步兵带着行马进退，并用车辆连结组成营垒推着它前后移动，停止下来就成为营寨。并以勇士强弩戒备左右两翼，然后号令我全军迅猛战斗，不得有丝毫的懈怠。”武王说：“说得真好啊！”

三略

上略

【原文】

夫主将之法，务揽①英雄之心，赏禄有功②，通③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④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⑤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含气之类⑥，咸⑦愿得其志。《军谡》⑧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⑨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⑩，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¹¹。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如此谋者，为帝王师。

故曰，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

【注释】

①揽：收揽。

②禄禄有功：禄，这里用做动词，指奖给俸禄；有功，指有功劳的人。

③通：贯通、推广。

④同好靡：同好，指一条心作战；靡，没有。

⑤人：指人心。

⑥含气之类：指人。这里用人的呼吸来借代指人整体。

⑦咸：都。

⑧讖（chèn）：验证、符验。《军讖》是古代的一部兵书，唐代时候还存在，后来失传。

⑨贼：伤害。引申为祸患。

⑩设：意思通“施”，施行。

宜：适宜。

端：开端。

莫：没有谁。

推移：发展变化。

图制：图谋制胜。

守微：守，遵守；微，微妙之道，指“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

盈：满。

服：顺服。

【译文】

统帅将领的方法，必须收揽英雄豪杰的心，将禄位奖赏给功臣，使自己的意志贯通于众。所以，只要与众人一条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业；与众人同仇敌忾，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国泰民安，是由于获得人心；国破家亡，是由于失人心。因为人都愿意实现自己的志向的。古代的兵书《军谶》讲：“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是美德，刚是祸害。弱者往往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援，强者常常遭到人们的怨恨和攻击。柔有柔的用处，刚有刚的用处，弱有弱的用处，强有强的用处，应当把这四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因事制宜地加以运用。事物的始末还没有显露，人们就无法认识它。天地神明，是随着事物的推移而变动无常的。战争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军事上要根据敌情的变化来采取适当的对策，而不要首先采取行动，敌人动则跟随。这样就能图谋制胜，无往不胜，辅佐君主，树立威严，拯济天下，安定边远地区。能这样出谋划策的人，就能做帝王的老师。

所以说，人没有不贪强好强的，却很少有人能掌握柔能克刚、弱能胜强这个微妙的道理。一般人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它，就可以保全自己。圣人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它，就能够顺应事物的规律，推行开来可以遍布于天下，收拢起来可以不出乎寸心。安置它不需用房屋，保护它也不需用城郭，只需藏在心中加以巧妙的运用，就可以使敌国屈服了。

【原文】

《军谏》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①；能弱能强，其国弥彰②。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夫为国之道，恃③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④。所适⑤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⑥，天道自然，其巧无间⑦。军国之要⑧，察众心，施百务⑨。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⑩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

【注释】

①弥先：弥，更加；光，光明荣耀。

②彰：显著。

③恃：依靠。

④策无遗：策，政策、谋略；无遗，无所遗漏，指全部得以施行。

⑤适：往，到……去。

⑥救：应和。

⑦间：间隙、缝隙。

⑧要：关键。

⑨百务：指各种措施。

⑩原：申冤。

察：考察。

抑：压制。

残：消灭。

覆：倾覆、翻覆。

复：报复、惩罚。

废：废除、毁掉。这里指诛杀。

横：任意横行、暴虐的人。

损：减少。

脱：解脱。这里指赦免，加以宽恕。

【译文】

《军谶》上说：“既能用柔，又能用刚，国家就日益辉煌彰著；既能用弱，又能用强，国家就繁荣昌盛。如果单纯用柔或单纯用弱，国家就必定削弱；单纯用刚或单纯用强，国家就必定灭亡。”

治理国家的原则，是依靠贤士和民众。信任贤人如同自己的心腹，使用民众如同自己的手足，那么就不会失策。这样，行动起来就像四肢与躯干一样的协调，骨节相应，运用自然有似天道，巧妙得没有间隙。统军治国的要诀，在于悉心体察民心，正确实施各种措施。对处境危险的人要予以保护，对心存畏惧的人要给予安抚，对叛离的人要设法召还，对含冤受屈的人予以昭雪平反，对有所申诉的人要为其调查清楚，对才高职低的人要予以提拔，对恃强骄横的人要予以压制，对与我为敌的人要予以制裁，对贪求的人要设法满足，对愿意效力的人要予以任用，怕人揭短要予以隐讳，对善谋的人要亲近，对进谗言的人不要予以信任，对毁谤他人的人要反复进行核实，对谋反的人要予以铲除，对蛮横的人要让他受挫，对自满的人要给予抑制，对愿归顺的人要招抚，对已被征服的人要给予安置，对投降的人要加以宽恕。

【原文】

获固①守之，获厄塞②之，获难屯③之，获城割④之，获地裂⑤之，获财散之。敌动伺⑥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⑦去之，敌陵⑧待之，敌暴绥⑨之，敌悖⑩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

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为者则己，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

彼为诸侯，己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取。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娖，然后选士以司牧之。夫所谓士者，英雄也。故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

【注释】

①固：坚固。

②厄塞：厄，险峻；塞，阻塞。

③屯：屯兵、驻兵。

④割：分割。这里指分封的意思。

⑤裂：分裂。这里也是裂土分封的意思。

⑥伺：观察。

⑦佚：通“逸”，安逸。这里是以逸待劳的意思。

⑧陵：欺凌，侵犯。

⑨绥（suí）：安抚、抚平的意思。

⑩悖：悖逆道义。

携：离，分离的意思。

举：举动、行动。

因：根据、依据。

放言：这里指放出假情报。

拔：攻取。

祖祖：尊崇祖先。前一个“祖”用做动词，尊崇的意思。

匱：竭尽。

牧：治理、管理。

罗：收罗、集中。

【译文】

占领了坚固的地方要加以守备，占领了险峻的地方要设立关塞，占领了难于攻取的要地要驻兵屯守，得到城邑要分赏给有功之臣，得到土地要裂土分封，得到财物要分散给众人。敌人行动时要注意侦察，敌人接近时要严加戒备，敌势强盛时要故意示弱使它骄傲，敌人以逸待劳就要避其兵锋，敌人来犯就要严阵以待，敌人凶暴我就要安抚民众，敌人背逆天理我要伸张正义，敌人和睦团结我要使它分化。要顺应敌人的行动加以挫败它，要利用敌人的形势而击破它，放出假

情报诱使敌人发生错误，四面包围敌人把其一举歼灭。取得胜利不要归功于自己名下，获得财物不要据为己有，夺取城池不要自己久据，拥立其他人为君而不要自取其位，决策出自于自己，功劳归于将士，须知道这正是利益之所在！

别人都是诸侯，自己才是天子，使他们各保城邑，让官吏贤士各自征收赋税。世上的君主都能尊重自己的祖先，但很少爱护体贴那些地位卑微的民众。尊敬祖先只是敬亲之道，爱护民众才是为君之道。爱护民众的君主，重视农桑，不侵占农时，减轻赋税，不使民众贫穷；减少徭役，不使民力疲困。这样，便可以做到国家富足，人民安乐，然后再选派士人去管理他们。所谓贤士，就是那些英雄豪杰。所以说，能够收罗敌国的英雄豪杰，就可以使敌国陷于困境。英雄豪杰是国家的骨干，普通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获得了骨干，掌握了根本，自然就能政令畅通而民众毫无埋怨。

【原文】

夫用兵之要①，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②贤不爱财，赏功不逾③时，则下力④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⑤以财，则士自来；接⑥以礼，励⑦以义，则士死之。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⑧而共安危，敌乃可加⑨，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

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⑩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

也。

【注释】

①要：关键。

②禄：这里用做动词，给……俸禄。

③逾：超过。

④下力：部下同心协力。

⑤赡：供养。

⑥接：对待，接待。

⑦励：鼓励、劝勉。

⑧同滋味：即同甘共苦的意思。

⑨加：进攻。

⑩馈箪醪：馈，送给；箪，瓢。一说通“觶”，古代的酒器，圆肚广口，可容三升酒；醪，美酒。

诸：之于。

味：这里用做动词，使……有味道。

以：因为。

【译文】

用兵打仗的要诀，在于有隆重的礼节和优厚的俸禄。礼节隆重，智谋之士就会自动归附；俸禄优厚，侠义之士就乐于轻死效力。所以，用禄优待贤人，不要吝惜财物，奖赏有功的人，不要拖延时间，这样，就能使部下齐心协力而削弱敌国。任用贤人的方法，是通过封爵位尊重他，给予资财供养他，如此，贤人就会自愿投效；用礼节接待他，用道义鼓励他，如此，义士就会效力致死。当将帅的人，必须与士兵同甘苦而共安危，这样才能去攻击敌人，这样军队才会全胜，敌人才会全部被俘获。

传说从前有一位良将，有人送给他一坛美酒，他叫人把酒倾倒在河中，并与士卒们一起掬水共饮。很明显，一坛酒不会使河水有美酒味，但全军将士却会因此而心悦诚服地为他效力死战，这是由于将帅能与士卒同甘共苦的缘故。

【原文】

《军谏》曰：“军井未达①，将不言渴；军幕②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③，将不言饥。冬不服裘④，夏不操⑤扇，雨不张盖⑥，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⑦，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军谡》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⑧也。”故将无还令⑨，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⑩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攻城则不拔，图邑则不废，二者无功，则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则将孤众悖，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

【注释】

①达：成功。这里是打好井的意思。

②军幕：军用的帐篷。

③炊：炊烟。这里用做动词，指烧火做饭。

④服裘：服，穿；裘，用动物的皮毛做的衣服。

⑤操：拿。

⑥张盖：打伞。

⑦素蓄：素，平常；蓄，积蓄。

⑧用命：服从命令。

⑨还令：发出的命令没有执行或者反悔。

⑩御：用。

越境：指攻打别的国家。

持：把持、掌握。

乱将：治军没有法度的将领。

乖众：指不守法令的军队。乖：背离。

拔：攻取、拔取。

悖：背离。

以：用来。

奔北：同“败北”。失败。

老兵：没有战斗力的军队。

伍：古代军队的最小组织单位，五个人为一伍。失伍：指军队混乱没有秩序。

【译文】

《军谡》上说：“军井还没有凿成，将帅不说口渴；军帐还没有架好，将帅不说疲倦；军灶还没有做好饭，将帅不说饥饿。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独自打伞，这就是将帅的基本要求。将帅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军队就能团结一致而不离散，连续作战而不知

疲倦，这是因为官兵之间平时互爱、思想一致的缘故。”所以说，将帅不断地施加恩惠于广大士卒，战时就能以少胜多。

《军谡》上说：“将帅之所以有威严，在于号令严明；作战之所以获得全胜，在于军政整治；士兵之所以不怕打仗，在于服从命令。”因此，将帅一旦发布命令就要令出必行，赏罚必信，像天地那样不可移易，这样才可统领大军；士兵拼死效命，这样才可出境作战。统率军队掌握作战形势的是将领，冲锋陷阵打败敌人夺取胜利的是士兵。所以，治军无方的将领不能让他去统率军队，离心离德的军队不能用以攻伐敌人。因为这样的军队既不能攻占城池，更不能灭亡敌国，这两者都劳而无功，必将导致军力疲弊。军力疲弊，就会使将帅陷于孤立，士兵就会违命，用这样的军队来防守，则会守不住，用这样的军队去进攻作战，则会溃败，这就叫作衰落之军。衰落之军，那么将领就会丧失威信；将领没有威信，那么士兵也就不怕刑罚；士兵不怕刑罚，那么军队必然涣散；军队发生涣散，那么士兵就会逃亡；士兵逃亡，那么敌人就会乘机进攻；敌人乘机进攻，那么军队就必定走向败亡。

【原文】

《军谡》曰：“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①。推惠施恩，士力日②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③，可下而不可胜④。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

《军谡》曰：“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⑤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⑥。

《军谡》曰：“贤者所适⑦，其前无敌。”故士可下⑧而不可骄，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士骄则下不顺，将忧则内外不相信，谋疑则敌国奋。以此攻伐，则致乱。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致胜，则国家安定。

《军谡》曰：“将能清⑨，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⑩，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故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

【注释】

①恕己而治人：恕，宽恕的意思。恕己而治人，是指用和宽恕自己一样的心来治理军队。

②日：一天天。

③望而不可当：望，观望，指望风而逃；当，通“挡”，抵挡。望而不可当，意思是望风而逃而不敢抵抗。

④下而不可胜：下，打败；不可胜，指不能使战士屈服。

⑤官人：官吏。

⑥震：震慑。

⑦适：往，到……去。

⑧下：谦卑。

⑨清：清廉。

⑩听讼：处理诉讼、纷争。

图：画图。这里是熟悉的意思。

负薪：指山里砍柴的人。泛指百姓。

廊庙：廊，指宫殿四周的走廊；庙，庙堂。因为二者都是古代帝王和大臣议论政事的地方，因此廊庙用来代指朝廷。

宜：应该。

【译文】

《军谡》上说：“良将统率军队，总是以恕己之道体贴、关怀下属。普遍施加恩惠，士兵的战斗力的就会一天比一天增强，打起仗来就像暴风骤雨那样迅速猛烈，进攻起来就像江河决堤那样汹涌澎湃。”因此，这样的军队就能使敌人望风逃窜而不敢抵抗，只有束手投降而不敢存有取胜的奢望。将领能身先士卒，因此，他统领的军队就能称雄于天下。

《军谡》上说：“军队以赏为表、以罚为里，两者缺一不可。”赏罚严明，将帅的威信才能建立起来；选拔官吏辅佐得当士兵就心悦诚服；所任用的贤人德才兼备，敌国就会震恐不安。

《军谏》上说：“贤人所归附的国家，就能所向无敌。”所以，对士人要谦恭而不可傲慢，对将领要使他愉快而不可使他陷入忧虑，对谋略要深思熟虑而不可犹豫不决。对士人傲慢，下级就不会顺服；将领内心有忧虑，君主与将领之间就互不信任；谋略迟疑犹豫，敌国就会乘隙进攻。在这样的状态下去打仗，必然招致祸乱。将领是国家的命脉，将领能率军战胜敌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军谏》上说：“将领应该能清廉，能镇静，能公平，能严整，能接受意见，能明辨是非，能揽纳人才，能博采众议，能了解各诸侯国风土人情，能通晓山川地理，能明确地形险阻，能掌握军队权柄。”所以说，仁人贤士的智谋，君主圣上的远虑，普通民众的言语，朝廷上的议论，存亡兴衰的史迹，都是将领应当知道的。

【原文】

将能思士如渴，则策从①焉。夫②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③，则功臣倦④；专己⑤，则下归咎⑥；自伐⑦，则下少功⑧；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⑨，则士卒淫。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式⑩；有三，则下奔北；有四，则祸及国。

《军谏》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将有此三者，军必败。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

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军谡》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诚也。

【注释】

①从：服从。

②夫：句首语气词，那。

③同：同对待。

④倦：倦怠。

⑤专己：一意孤行。

⑥咎：错误、责任。

⑦伐：夸耀、炫耀。

⑧少功：建立的功绩小。

⑨内顾：思念妻妾。这里指迷恋女色。

⑩式：规矩法度。

奔北：打败仗。

一：团结。

设：张设、实施。

夺：失误、过失。

制：制止、抵制。

会：会集、集中。

重：稳定。

迁怒：把过错算在别人身上。

动：指相机而动、适时行动。

【译文】

将领能够求贤若渴，就会听从贤士的计策。将领如果拒绝规劝，智谋之士就会离去；不采纳谋士计策谋略，谋士就会背叛；善恶不分，有功的人就会心灰意冷；一意孤行，下级就会归咎于上司；自我夸耀，部下就不会积极立功；听信谗言，众人就会离心离德；贪图财物，就无法禁止坏人坏事；迷恋女色，士兵就会淫乱违纪。以上八条，将帅身上犯有一条，那么兵众就不信服他的权威；犯有上面两条，那么就会军无法纪乱成一团；犯有上面三条，那么众人就会纷纷逃散溃不成军；犯有以上四条，那么就会祸国殃民。

《军谏》上说：“将领的谋略要做到保密，士兵的思想要做到统一，进攻敌人要做到迅速。”将领的谋略保密，奸细就无法得逞；士兵的思想统一，军队就能团结一致；进攻敌人行动迅速，敌人就猝不及防。军队有了这三条原则，那么计划就不会遭到破坏。将领的谋略被泄露，军队就丧失有利态势；敌人能窥探到我军内部情况，祸患就

会不能制止；非法的财货入了军营，各种弊端就会纷至沓来。将领若犯有这三点，那么军队必定要失败。将领没有深谋远虑，有智谋的人就会失望离去；将领没有勇敢气概，官兵们就会恐惧不安；将领轻举妄动，军心就不会稳定；将领迁怒于人，全军上下也会心怀畏惧。

《军谡》上说：“深谋远虑，坚定勇敢，是将领应该具备的宝贵品德。适时而动，当怒而怒，是将领应该掌握的用兵艺术。”因此，虑、勇、动、怒这四项，都是将领应当谨慎遵从的。

【原文】

《军谡》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军谡》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①。”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

《军谡》曰：“兴师②之国，务③先隆恩；攻取④之国，务先养民⑤。”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故良将之养士，不易⑥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⑦。

【注释】

①死夫：愿意付出生命的人。

②兴师：师，军队；兴师，发动战争。

③务：一定。

④攻取：指发动战争攻取别的国家。

⑤养民：古代指减轻徭役和赋税，给百姓修养生息的时间，以便增加人口，积累财富。

⑥不易：指和……一样。

⑦全：成全，这里是实现的意思。

【译文】

《军谏》上说：“军中没有资财，士众就不会归附；军中没有奖赏，士众就不勇往直前。”《军谏》上还说：“在香美鱼饵之引诱下，必有上钩的鱼儿；在重赏之下，必定有不怕死的士兵。”所以，使士卒衷心归向的是礼，使士兵乐于效死的是赏。用使他归附的东西招引他，用使他效死的东西明示他，那么，所需要的人就会自动聚集。所以，起初以礼相待而后来又反悔的，士卒就不会留下来；起初以赏相示而后来又反悔的，士兵就不愿意听从使唤。只有礼、赏听从使唤，士卒才会争着去为他效命。

《军谏》上说：“要兴兵打仗的国家，必先多施恩惠于士兵；要采取攻势的国家，必先让民众休养生息。”能够做到以少胜多，是广施恩惠的缘故；能够做到以弱胜强，是由于获得民众的支持。所以，良将爱护士兵，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这样才能使全军上下万众一心，战无不胜。

【原文】

《军谡》曰：“用兵之要①，必先察②敌情。视其仓库，度③其粮食，卜其强弱④，察其天地，伺⑤其空隙。敌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⑥也；民菜色⑦者，穷也。千里馈粮⑧，民有饥色；樵苏后爨⑨，师不宿⑩饱。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军谡》曰：“上行虐则下急刻。赋敛重数，刑罚无极，民相残贼，是谓亡国。”《军谡》曰：“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窃公为恩，令上下昏；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军谡》曰：“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

【注释】

①要：关键、根本。

②察：观察、考察。

③度：估计、预测。

④卜其强弱：卜，占卜。这里应该也是预测的意思。强弱：指军队力量的强弱。

⑤伺：窥察、探查。

⑥虚：指国库空虚。

⑦菜色：饥饿之色。因为在困难时期，收成不好，因此百姓只能靠吃野菜为生，营养缺乏，所以面无血色。

⑧馈粮：指运输粮食。

⑨樵苏后爨：樵苏，打柴割草；爨，烧火。

⑩师不宿：师，军队；宿，隔夜。

溃：失败。

急刻：严峻苛刻。

重数：繁重。

令：使。

饰：粉饰。

端：始、开端。

进：推举、推荐。

枉：曲。这里指不正直的人。

抑挫：排挤压制。

讪：讥刺、诽谤。

【译文】

《军谏》上说：“用兵打仗的要诀，是必须首先察明敌情：了解清楚其库存的物资，估算其粮草的多少，分析判断其兵力的强弱，察明敌方的天气和地形，以寻求攻打敌人的可乘之隙。所以，国家没有遭受战事的苦难而运粮的，说明国势空虚；广大民众面黄肌瘦的，说明百姓贫穷。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民众就会有饥色；临时打柴草做饭，军队就不能吃饱肚子。如果要从千里之外运粮，说明国家缺一年的粮食；从二千里之外运粮，说明国家缺两年的粮食；从三千里之外运粮，说明缺三年的粮食。这正是国家空虚表现。国家空虚，民众就必然贫困；民众贫困，上下之间就不会亲近和睦。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从外面进攻，民众在内部抢掠，国家就必然崩溃灭亡。”

《军谏》上说：“君主肆意暴虐，臣属就会极端苛刻；赋税繁重，滥用刑罚，民众就会自相残害。这样，国家就必定会灭亡。”

《军谏》上又说：“内心贪婪伪装廉洁，制造假象骗取名誉；盗用朝廷爵禄以行私惠，使上下昏聩不识其真实的面目；假装正派，以此骗取高官厚禄。这便是窃国的开端。”《军谏》上还说：“大小官吏结党营私，各自引进亲信；重用坏人，压制好人；背弃公道谋取私恩，同僚之间相互讥讽攻讦。这便是国家祸乱的根源。”

【原文】

《军谏》曰：“强宗①聚奸，无位而尊，威无不震；葛②相连，种德立恩，夺在位权③；侵侮下民，国内哗喧，臣蔽不言，是谓乱根。”

《军谏》曰：“世世作奸，侵盗县官④；进退求便⑤，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谓国奸。”《军谏》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⑥，强弱相虏，莫适⑦禁御，延及君子，国受其咎⑧。”《军谏》曰：“善善不进⑨，恶恶不退⑩，贤者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

【注释】

①强宗：封建社会中的豪门，有权势的家族。

②葛（lěi）：即野葡萄，蔓生植物，攀附在树木丛上。

③位权：高位。

④县官：指天子。

⑤便：好处、便利。

⑥若：相似。

⑦适：能够。

⑧咎：灾祸。

⑨善善不进：善善，喜好善良的人；进，推荐。

⑩恶恶不退：恶恶，厌恶恶劣的人；退，贬退、罢免。

不肖：没有贤德与才能的人。

【译文】

《军谏》上说：“豪门大族聚结成奸，虽无爵位却很显赫，威风十足肆无忌惮；力势有如葛藤一般盘根错节，私施恩惠树立自己的形象，谋夺朝政大权；欺压民众，国内舆论哗然，群臣却隐瞒实情蒙蔽君主，不敢直言。这就是发生动乱的根源。”

《军谏》上说：“世世代代作恶，侵夺天子权威；一举一动只求便利自己，舞文弄墨、歪曲法令，以危害自己的国君，这就是捣乱国家的奸贼。”《军谏》上说：“官多而民少，尊卑上下不分，以强掠弱，不能禁止，必然波及好人，国家也会受害。”《军谏》上说：“喜爱好人而不加以任用，厌恶坏人却不给予黜退，有才有德的人隐退，无才无德的人却当政掌权，国家就会受到危害。”

【原文】

《军谏》曰：“枝叶强大，比周居势①，卑贱陵②贵，久而益大，上不忍废，国受其败。”《军谏》曰：“佞臣③在上，一军皆讼④，引威自与⑤，动违于众。无进无退，苟然取容⑥。专任⑦自己，举措伐⑧功。诽谤盛德，诬述庸庸⑨。无善无恶，皆与己同。稽留行事⑩，命令不通。造作奇政，变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祸殃。”

《军谏》曰：“奸雄相称，障蔽主明；毁誉并兴，壅塞主聪。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异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贤，奸雄乃遁；主任旧齿，万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实。谋及负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注释】

①比周居势：比周，勾结；居势，霸占高位。

②陵：侵犯、侮辱。

③佞（nìng）臣：巧言谄媚的臣子。

④讼：诉讼、责备。这里是愤愤不平的意思。

⑤与：给。

⑥取容：委曲讨好、取悦别人。

⑦专任：专横霸道。

⑧举措伐：举措，行动、举动；伐，夸耀、炫耀。

⑨诬述庸庸：诬述，污蔑说；庸庸，平凡无能的样子。

⑩稽留行事：稽留，扣留延缓；行事，指政事、公家文书。

命令：国家的政令。

易常：易，改变；常，常法、常规。

相称：互相吹捧、表扬。

聪：听力。

其萌：指祸乱的萌芽。

主任旧齿：主，君主；任，任用；旧齿，有声誉的老人。

实：充实。

述：称述、记载史册。

洋溢：广泛传播。

【译文】

《军谏》上说：“朝廷宗室权力强大，结党营私，窃据高位，欺下犯上，时间愈久，他们的势力愈大，君主不忍果断地除掉他们，国家就会遭受败亡之祸。”《军谏》上说：“奸佞之臣当权，全军都会愤愤不平，他们却仗势逞威，行动违背众意。他们在进退问题上毫无原则，行事都为讨好上级。他们刚愎自用，一举一动都自夸功劳。他

们诽谤品德高尚的人，将其诬蔑为庸碌之辈。他们好坏不分，一切只求符合己意。他们积压政事，使得上令不能够顺利向下传达。处处标新立异，变更古制，改易常法。君主若重用这种奸佞之徒，势必遭受他们的祸殃。”

《军谏》上说：“奸雄之间互相标榜，蒙蔽君主的眼睛，使其良莠不分。诽谤与吹捧搅和在一起，以堵塞君主的耳朵，使其邪正不辨。他们各自庇护其亲信，使君主失去忠臣。”所以，君主明察异端的言辞，就能看到祸乱的萌芽；君主使用高德贤才，奸佞之徒就会躲开；君主任用年高德劭老臣，万事就会治理清明；君主聘用埋名隐士，人才就会充实；如再普遍汲取百姓的智慧，就会广得人心，建立不朽的功业；不失去众人的拥护，德政才能广泛传播，广为佳颂。

中略

【原文】

夫三皇①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②者，体天则③地，有言④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⑤功，四海化⑥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王⑦者，制⑧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⑨备衰，四海会同⑩，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

《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时退内御，则功难成。”

《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军势》曰：“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

【注释】

①三皇：关于三皇的说法有很多。有以下几种：燧人、伏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所引的《礼纬含文嘉》）；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伏羲、祝融、神农（《白虎通·号篇》）；伏

羲、神农、共工（《通鉴外纪》）；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伏羲、神农、黄帝（《尚书》、《帝王世纪》）。目前比较统一的说法是“三皇”指燧人、伏羲、神农。

②帝：指五帝。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庖牺、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资治通鉴外纪》）；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伪《尚书序》）。这种说法因为经书地位的尊贵，因此以后史籍皆承用此说。于是这一五帝说被奉为古代的信史。

③则：效法。

④言：教化的言语。

⑤让：辞让、推让、谦让。

⑥化：教化。

⑦王：指三王，即夏、商、周三朝的开创者：夏禹、商汤、周文王（或者是周文王和周武王）。

⑧制：统治、管理。

⑨矩：原本的意思是画直角或者方形的工具，此处引申为法度。

⑩会同：古代诸侯朝见天子叫做会同。

王职：朝廷官员的职务。

以：凭借、通过。

霸：指“春秋五霸”，这一名词也有几种说法：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白虎通?号》）；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孟子?告子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夫差（《荀子?王霸》）。其中前二种说法较为常用。

用命：服从命令。

内御：请示上级，指由朝廷控制。

邀：追求。

为：因为。

附：依附。

【译文】

在三皇时代，没有治理国家的言辞、政令，但是他们的教化却流传四海，天下人都不知道这个功劳应该归于谁。到了五帝时代，他们效法顺应自然规律，设教施令，天下太平安乐。君臣之间相互谦让而不争功，因而教化大行于四海，百姓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所以，使用臣属不必依靠礼赏其有功，也能相处得和谐而无矛盾。到了三王时代，注重以道德统御民众，使人心悦诚服；制定各种法规以防世道衰败，四海诸侯按时朝见，向朝廷奉献贡赋。虽有军备，却无战祸。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安定，君主平安，臣属下僚依据义的规范适时告退，君臣之间也能和谐而无矛盾。春秋五霸时代，统治臣属用权

术，结交贤士靠信义，使用人才靠奖赏。如果信义差了贤士就会疏远，奖赏少了，属下不肯用力效命。

《军势》说：“出兵打仗，贵在将帅军拥有自行决断的权限。如果进退行动都要受君主控制，那就很难取得成功。”《军势》上说：“使用有智谋的人、勇敢的人、贪婪和愚笨的人，其方法各有不同。有智谋的人乐于建功立业，勇敢的人好实现其志愿，贪婪的人热衷于追求利禄，愚笨的人从来不顾惜自己的生命。要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来充分利用。这是军队用人的莫测高深的妙术。”《军势》上说：“不要让能言善辩的人谈论敌人的长处，因为这会蛊惑众人，扰乱军心；也不要任用仁慈的人掌管财物，因为他们会滥施财物去迎合下级。”《军势》上说：“军队中要禁止巫祝，绝不准他们给官兵占卜军事上的吉凶祸福。”

【原文】

《军势》曰：“使义士不以①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②谋。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③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④。

故圣王御⑤世，观盛衰，度⑥得失，而为之制⑦。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⑧竭，则盟誓相诛伐。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

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⑨定疑，非譎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圣人体天，贤者法地，智者师⑩古。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

【注释】

①以：用、通过。

②暗主：昏庸的主子。

③事：服侍。

④蹶：跌倒。引申为倾覆。

⑤御：治理、管理。

⑥度：观测、预测、估计。

⑦制：这里用做动词，制定制度和法令。

⑧泽：恩泽。

⑨嫌：嫌疑。

⑩师：效法、仿效。

差：划分等级、区别。

晓：明白。

明：明白、知道。

源：本源，根渊。

纪：纲纪、根本。

【译文】

《军势》上说：“使用有节操的人不能靠钱财。”因为有节操的人不会为不仁的人去效死卖命；而聪明的人，也不会为昏庸的君主出谋划策。君主不可以没有德行，没有德行，臣属就会叛离；不可以没有威严，没有威严，就会丧失权力。臣属不可以没有德行，没有德行，就不能为君主尽忠守职；不可以没有威严，没有威严，国家就会遭到衰弱，但是，威严过于膨胀，自己也会身败名裂。

所以，圣王统治天下，观察盛衰的变化，考虑得失的原因，从而制定出典章礼乐制度。规定诸侯辖二军，方伯辖三军，天子辖六军。后来天下混乱，叛逆逐渐发生，天子的恩泽也同样趋于竭尽，导致诸侯之间结盟立誓，互相攻伐。由于政治军事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办法消灭谁。于是千方百计收揽英雄豪杰之心，与他们同喜好同憎恶，然后再运用权术，随机应变。所以，不经过运筹策划，就没有办法来裁

决疑惑难明的事物；不采取诡诈奇譎的手段，就没有办法来打击奸人消灭敌寇；不施用阴谋诡计，也就没有办法取得成功。

圣人能够体察上天之道，贤者能够取法大地之理，智者能够以史为鉴。因此，《三略》一书是为乱世而作的。通观全篇，其中《上略》部分是说述设置礼赏，辨别奸雄，昭示成败根源等方面的道理；《中略》部分是主要阐述区别德行、明察权变等方面的精髓要义；《下略》是阐述道德、分析安危，说明嫉贤妒能、迫害人才的灾祸的。所以，身为君主深通《上略》之理，就能任用贤人，战败敌人；深通《中略》之道，就能驾驭将帅，统领士兵；深通《下略》之言，就能明察天下盛衰兴亡的根源，熟悉治国的一般原则。身为臣属深知《中略》之道，就能成就功业，保全身家。

【原文】

夫高鸟①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②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③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④，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⑤其心。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卒⑥离，威权一与⑦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⑧。故弱之以位⑨，夺之以国⑩，是谓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论骏也。存社稷，罗英雄者，《中略》之势也，故世主秘焉。

【注释】

①高鸟：即飞鸟。

②谋臣：参与出谋划策的属下。

③极：极点、极致。

④中州善国：中原最好的国土。

⑤说：通“悦”，取悦，使……高兴。

⑥一合而不可卒：一合，统一；卒，通“猝”，突然。

⑦一与：交给一个人，指掌握在一个人手中。

⑧阶：阶梯。这里指关键、根本。

⑨位：高位。

⑩国：国土。指分封土地。

作：作为、行为。

论骏：论，道理、理论；骏，通“驳”，驳杂。

社稷：社，土地神；稷，谷神。因为古代帝王都祭祀社稷，因此后来社稷就成为了国家的代名词。

势：权势。

秘：这里用作动词，当作秘密、宝贝的意思。

【译文】

高飞的鸟死了，良弓就要被收藏起来；敌国灭亡了，谋臣就要被消灭。所谓“消灭”，并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而是削弱他们的威势，剥夺他们的权力。在朝廷上给他们高官厚禄，以表彰他们的功劳；再给他们中原的良田沃地，就会使他们家庭富裕；再赏给他们美女和珍宝，就会使他们心情舒畅。民众一经组合为军队就不能仓促解散，兵权一经授予就不能仓促改变。战争结束，将帅班师回朝的时候，正是君主权位存亡的关键时刻。所以，要通过赐封爵位的办法来削弱将帅的实力，通过赐予土地的办法来剥夺将帅兵权，这是“霸者”统御将帅的策略。因此说，“霸者”的行为，其道理是很驳杂的。既要保全国家又要收罗英雄，这就是《中略》所论述的权变诀窍，是历代国君的秘宝。

下略

【原文】

夫能扶①天下之危者，则据②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③于民，则贤人归④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⑤。求贤以⑥德，致⑦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⑧。微者，危之阶⑨，乖者亡之徵⑩。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

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注释】

①夫能扶：夫，句首发语词，那；扶，救。

②据：有。

③泽及：泽，恩泽；及，到、给予。

④归：归顺。

⑤六合同：六合，即天地东南西北六者，实际上指天下；同，统一。

⑥以：用。

⑦致：来，使……到来。

⑧乖：背乱。

⑨阶：阶梯。引申为根由、原因。

⑩徵：征兆。

降人以体：降人，使人降服、投降；体，身体，这里指行动。

图始：图，图谋、策划；始，开创。

金石丝竹：金石，打击乐器的统称；丝竹，管弦乐器的统称。

谓：说、指。

都邑：都，国都；邑，京城。都邑，指国家。

君：统治、治理。

节：节制、规范。

和：和谐。

乐乐：第二个“乐”是使动用法，使……快乐。

【译文】

能够挽救天下于危亡之际的人，就能使天下安宁；能有消除天下忧患之中的人，就能享有天下的快乐；能够拯救天下灾祸深渊的人，就能获得天下的幸福。所以，能遍施恩泽及于民众，贤人就会归顺他；能够施恩泽及于万物，圣人就会归向他。贤人一旦前来归附，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强盛；圣人一旦前来归附，那么天下就会统一。招求贤人要凭德，聘请圣人要靠道。贤人离去，国家就会衰弱；圣人离去，国家就会混乱。国家衰弱是危险的途径，国家混乱是灭亡的征兆。贤人执政，能使人们在行动上顺从；圣人执政，能使人们心悦诚服。使人内心顺从，就可以图谋创业；令人心悦诚服，就可以善始善终。使人们内心顺从用礼，使人们心悦诚服要靠乐。

所谓“乐”，不只是指金、石、丝、竹等乐器，而是使人爱家庭、爱宗族、爱职业、爱国家，拥护政令，讲究道德。这样治理国家的君主，通过推行乐教来加以节制人们的行为，使人们不失和谐的关系。所以，有道德的君主，总是用音乐来使民众欢乐；无道德的君主，只知道用音乐使自己快乐。使民众都快乐，国家才能保持长治久安；只图自己快乐，国家不久便会灭亡。

【原文】

释①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②。佚政③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④，务广德者强；能有⑤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⑥。残灭之政，累世⑦受患。造作过制⑧，虽⑨成必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教人者顺。逆者乱之招⑩，顺者治之要。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

故夙兴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仇，义之决也；恻隐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注释】

①释：放开、放弃。

②佚而有终：佚，通“逸”，安逸；终，结果，这里是好结果的意思。

③佚政：即“逸政”，安逸的政策、简单的政策。即“无为之政”，使百姓休养生息的为政方式。

④务广地者荒：务，从事；荒，灭亡。

⑤有：是保持、保有的意思。

⑥残：毁灭。

⑦累世：接连几世。

⑧造作过制：造作，指建造宫室园林之类的活动；过，超过；制，制度所规定的标准。

⑨虽：即使。

⑩招：招致。指根源、原因。

治之要：治，治理；要，关键。

蹈：踩、踏。引申为遵循、实行。

得：心得。

宜：应该遵守的原则。

体：规矩、规范。

夙兴夜寐：夙，早上；兴，起来劳作；寐，睡觉。

决：决断、决定。

恻隐：悲痛、伤痛、不忍。

发：开端。

【译文】

舍近而图远的人，必定会劳民伤财而无收获；舍远而图近的人，必定会安逸而善终。安逸的政治，就会出现众多忠臣；烦苛的政治，必然使许多民众怨恨。所以说，热衷于扩张领土的，内政必然荒废；

致力于广施恩德的，国家必定强盛。能保持自己所拥有的，会得到平安无事；贪图别人所拥有的，会招来祸殃。残暴的政治，世世代代都将受害；所作所为超过限度，即使开始成功也终将失败。不以身作则，只是一味教训别人的，违背了常理；正人先正己，以行动教育别人的，才顺乎常理。违背常理是致乱的根源，顺乎常理才是安定国家的关键。道、德、仁、义、礼，这五者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道是人们所应遵循的普遍规律，德是人们从道中所领悟的法则，仁是人与人之间应保持的相互亲情，礼是人们所应遵守的身体力行的规范。这五者缺一不可。

所以，人们每天的生活行动，都要受礼的约束；讨贼报仇是受义的决断；同情怜悯之心是仁爱的本性；使自己和他人获得满足，这是修德的要求；使人均齐平等，各得其所，这是推广道的教化。

【原文】

出君下①臣名曰命，施于竹帛②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③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④；邪臣胜，则主威⑤伤。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⑥，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⑦，而下⑧尽力。废⑨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众疑无定国⑩，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

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仇治仇，其祸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

【注释】

①出君下：出，出自；下，下达。

②施于竹帛：施，实施，这里是书写的意思；竹，竹子、竹片；帛，布帛。

③夫：句首语气词。

④胜：得逞、得势。

⑤威：威严、威信。

⑥不肖：不仁。

⑦人：指贤能的人。

⑧下：属下。

⑨废：废除、罢免。

⑩定国：安定的国家。

治民：顺从的百姓。

疑定惑还：定，安定，这里是澄清的意思；还，回去，这里是消除的意思。

逆：违背。

结：结果。

使：使用。

是谓：是，这；谓，叫作。

【译文】

君主以口述给臣下的指示叫作“命”，把它写在竹帛上则叫作“令”，遵照执行命令叫作“政”。“命”有错误时，“令”就不能实行；“令”不能实行时，“政”就会发生偏差；政治有偏差是，治国之“道”就会行不通；治国之“道”行不通，奸邪之臣就会得势；奸邪之臣得势，君主的权威就要受到威胁。千里之外去迎请“贤人”，路途是遥远的；但招引奸佞之徒，路途却是非常近便的。所以，英明的君主宁愿舍近而求远，就能成全功业；尊重贤人，下级也就会为他尽心竭力。废黜一个好人，许多好人都会悲观丧气；奖励一个坏人，许多坏人都会纷沓而至。好人好事得到保护，坏人坏事得到惩罚，国家就会安定，众多好人好事就会纷纷涌现。民众心存疑虑，国家就不会安定；民众惶惑不安，就不会奉公守法。只有疑虑消失，惶惑除去，国家才能趋于安宁。一项法令背天逆理，其他法令也会失去效用；一桩坏事得到推行，其他坏事就会随之而来。

所以，对顺民要给予好处，对凶民要加以制裁，这样，法令才能推行，众人也无怨言。用民众所怨恨的法令去治理心存怨恨的民众，这叫背天逆理；用民众所仇恨的措施去治理胸怀仇恨的民众，其祸患将不可挽救。治理民众要做到公平，而要实现公平，就必须政治清明，这样，民众就能各得其所，而天下也就太平安宁了。

【原文】

犯上者尊①，贪鄙②者富，虽有圣王，不能致③其治。犯上者诛，贪鄙者拘④，则化行而众恶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⑤；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⑥。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⑦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禄。潜名抱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故其道⑧高而名扬于后世。

【注释】

①尊：尊贵。指得到尊贵的地位。

②贪鄙：贪欲强烈且卑鄙浅陋。

③致：达到。

④拘：拘留、拘禁。

⑤爵禄得：以爵禄得。

⑥胁：威胁、压迫。

⑦所以：用来行动的方法、途径。以：用。

⑧道：道德，品德。

【译文】

犯上作乱的人反而身居高官，贪婪卑鄙之徒反而富足，这样的话，即使有圣明的君主，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只有犯上作乱的人受到诛戮，贪婪卑鄙的人受到拘禁，这样，良好的风气才能推行，坏人坏事才能清除。高尚纯洁的人，是不能用爵禄收买得到的；讲究节操道义的人，是不能用威刑胁迫的。所以，圣明的君主招求贤人，必须根据他们的志向旨趣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招求高尚纯洁的人，要重礼；招求有正义感有气节的人，要重道。这样才能招到贤士，君主的圣名也才能保全。

德才出众的人，能明察盛衰的根源，通晓成败的缘由，详察治乱的关键，深知进退的节度。虽然穷困也不做亡国的官吏，虽然贫寒也不领取混乱之邦的俸禄。胸怀安邦治国之道的隐匿者，视时而动就能做最高的官。当遇到志同道合的君主时，定能建立卓越的功勋。这正是他们能以高尚的道德而流芳后世的原因。

【原文】

圣王之用兵，非乐①之也，将以诛暴讨②乱也。夫以③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④，临不测而挤欲堕⑤，其克⑥必矣。所以优游恬淡⑦而不进者，重⑧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

豪杰秉⑨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

【注释】

①乐：指喜欢作战。

②暴讨：暴，暴虐；讨，讨伐。

③以：用。

④决江河而溉爝火：决，排除堵塞物，疏通水道；溉，浇灌；爝火，火把。

⑤临不测而挤欲堕：临，到达；不测，不可测量，指深渊；欲，即将；堕，掉落。

⑥克：赢得胜利。

⑦优游恬淡：舒缓、迟缓的样子。

⑧重：看重、重视。

⑨豪杰秉：豪杰，这里就是贬义词，指逞强施威的人；秉，秉持、把持、掌握、控制。

【译文】

圣王兴兵打仗，不是好战，而是将要运用战争来讨伐暴乱。以正义讨伐不义的战争，就像决开江河之水去淹没微弱的火光，就像在深渊的边缘去挤一个摇摇欲坠的人，其赢得成功是必然的。圣王之所以悠闲安逸而不急于用兵，是不愿过多地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伤。战争毕竟不是吉祥之事，是天道所厌恶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进行战争，这才是符合天道的。人顺应天道，就好像鱼在水里一样，得水便生，离水便死。所以，君子要时刻心存敬畏而不能背离天道。

豪强执政当权，国家的威严就要削弱；生杀大权操在豪强手中，国势就衰竭。豪强俯首听命，国家才可长治久安；生杀大权操在君主手中，国家才能保持安宁。士农工商日用匮乏，国家就没有储备；士农工商日用富裕，国家才能安乐。

【原文】

贤臣内①，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②。内外失宜③，祸乱传世。大臣疑④主，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

伤贤者，殃⑤及三世；蔽⑥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⑦贤者，福流⑧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⑨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注释】

①内：任用、亲近。

②毙：倒下。这里是遭受陷害的意思。

③宜：合适。引申为法度。

④疑：通“拟”，比拟。

⑤殃：灾祸、灾殃。

⑥蔽：遮蔽、埋没。

⑦进：推荐、推举。

⑧流：延续。

⑨彰：彰显、显著。

【译文】

贤臣被任用，奸臣就会被疏远；奸臣被任用，贤臣就会遭陷害。任用奸臣，疏远贤臣，祸乱就会延及后世。大臣傲上自比君主，众奸就会乘机聚集。臣属相当于君主的地位时，上下就会混乱；君主相当于臣位时，上下秩序就彻底颠倒。

伤害贤人的，祸患将会延及子孙三代；埋没贤人的，自身也会遭受祸害；忌妒贤人的，自身的名誉也难保全；只有荐贤举能的人，才能造福子孙后代。所以君子热心于推荐贤人，因而美名显扬于世间。利一人而危害百人，那么民众就想离开城郭；利一人而危害万人，那么全国民众就会人心思散；除去一人而有利于百人，那么众人就会仰慕他的恩泽；除去一人而有利万人，那么国政就不会发生混乱。